

完元ハ、柳子厚ナリ、齋スルハ祭リヲスル日ナリ、其父ノ樂ム所ヲ思ヒ、其嗜ム所ヲ思フ、然ルニ子木菱去ルハ、禮ノ末ニ拘泥シテ、孝道ヲ失フニ至ルナリ、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

蘇東坡、柳子厚ヲ謗テ陋ナリトス、子木ハ楚ノ國ノ賢人ナレハ、死ニ事ルハ生ニ事ルカ如クスルト云ヘル、聖人ノ言ヲ知ラサル者ニハアラジ、然ルニ遺言ノ如ク、菱ヲ以テ祭ラザルハ、大ニ忍ヒサル所ノ者アレハナリ、是ヲ以テ其情ヲ奪フテ菱ヲ以テセザルナリ、

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言、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死生ノ際ハ一大事ナリ、故ニ聖人之嚴ニス、路寢ハ正寢ナリ、冠纓ヲ結フハ、子路ノ死セントスルトキ、前ニ出ツ、死セントスルニ臨ンテ、我手ヲ啓ケ、我足ヲ啓ケト言シハ、曾子ナリ、父母平日ノ言ハ、恩愛ヲ以テ義ヲ掩フコトアリ、至嚴ハ死セント

スルノ時、私シテ以テ公法ヲ害スベカラス、

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

三ツハ、容貌ヲ動カシテ、斯ニ暴慢ヲ遠サク、顔色ヲ正フシテ、斯ニ信ニ近ク、辭氣ヲ出シテ、斯ニ鄙倍ヲ遠サク、論語泰伯ノ篇ニ出ツ、孟僖子ハ左傳昭公七年ニ出ツ、管仲云々ハ前ニ出ツ、皆是大義ニ厚ク、其身ヲ私シセザルナリ、

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

赫々ハ明ラカニ盛ナル貌、若敖氏ハ屈氏ノ祖ナリ、正卿ハ大夫ナリ、口腹ヲ之憂フハ、其言ニ任セ、嗜ム所ノ菱ヲ供ヘテ、口腹ヲモテ愛ヒト爲シ、終ニ禮ノ大法ニ戻ル、陋タル甚クシトス、夫子ハ茲ニ子木ヲ指スナリ、

故曰、是必有大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

其禮ヲ失シテ、太史ニ書セテレ、後世ニ傳ヘラル、ヲ以テ忍ヒスト爲ス、然レトモ、其樂シム所嗜ム所ヲ思フハ、親ヲ追思スルノ情ヲ言フナリ、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死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芻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羊棗ハ棗ノ一種實小黒ニシテ圓ク、又羊矢棗ト云フト、孟子ノ註ニ見ユ、父手澤ノ書ヲ翫弄スルニ忍ヒス、母ノ手道具ヲ執リ用ユルニ忍ヒス、皆人子ノ情ナリ、芻ヲ薦ル、子ノ心ニ出テハ則チ可ナリ、父ノ命ヨリセハ則チ陋タルノミ、飲食ノ故ヲ以テ父ノ大陋ヲ成スベケンヤ、

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

曾元ハ曾子ノ子、簣ハ側革ノ反音、牀棧ナリ、爾雅ニ簣之ヲ第ト謂フ、史記索隱

曰ク、簣ハ葦荻之薄キナリ、姑息ハシハラクイコフト云フ意、私意ヲ以テ大法ヲ行ハサルノ義、童子ハ大家ニ曾子ニ作ル、茲ニ童子ト云ヘルハ、則チ曾元ヲ指スナリ、死ニ垂ントスルノ時、簣ヲ易ルハ不仁ノ甚タシキ者ナリト言ハシ、

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乃瞑。

晋ノ中行偃死ス、目猶開テ口嚙シ、玉ヲ含マスベカラズ、范宣子手ヲ洗フテ其屍ヲ撫シテ曰ク、其子ノ荀吳ニ事ルコト、中行偃ニ事ルカ如クセント云フ、主ハ偃ヲ指シテ云フ、屍猶心ニ合ハス、目開テ閉ズ、欒懷子曰ク、主ノ中行偃死セル後、齊ヲ伐ツコトヲ嗣ガザル所ノ者アラハ、此河ニ誓ツテ河伯ノ罰ヲ受ケント云フ、屍則チ

目ヲ閉テ瞑セリ、左傳襄公十九年ニ出ツ、
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

范宣子ハ、其子ノ吳ニ事ルハ、中行偃ニ忠ヲ盡スモ同様ナルコトヲ知テ齊ヲ伐ツノ事ハ、夫子偃ノ國ヲ愛ルノ美事ニシテ、忠タルコト大ナリトス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之疾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疾ハ丑刃ノ反音チン、病ト云フカ如シ、藥石ハ藥、及砒ナリ、左傳襄公二十三年ニアリ、美疾ハ美味ヲ嗜フテ、病ヲ生スルナリ、疾ノ美ナルハ、病アリテ益々美味ヲ嗜ムナリ、故ニ其毒滋々多シ、柳子ノ屈到ヲ愛スルハ、病者ニシテ毒ヲ啖フカ如ク、子木父屈到ノ命ニ違フハ、藥石ト爲スナルカ如シ、

〔案スルニ屈到ノ論、古來ヨリ諸儒喋々論シ來ル、今ニ於テ一是一非、盡ルトキ無キカ如シ、余オモヘテク、芟ヲ薦ムル、子ニ出ルトキハ則チ惑ヘルナリ、父ノ命ニ出テ子之レニ背クハ孝意ヲ失フニ似タリ、死ニ事ルコト生ニ事ルカ如シトノ一語ヲ以テ斷スベシ、若シ屈到死セズシテ、芟ヲ求メハ、千金ヲ捨テモ薦メザルベカラス、已ニ死スルノ後、其言ニ背テ芟ヲ去ラハ、死ニ事ル生ニ事ル如クニハ非ルナリ、死者知ルコト有リト爲ハ、必ス恨マン、孝子ノ忍ンテ爲スヘキ事ニ非ルナリ、朱文公常ニ言、蘇氏ノ學、人ノ心術ヲ壞ル、學校宜シク禁絶スヘシト、蓋シ三蘇ノ文、古今ニ獨歩ス、然レトモ理ヲ以テ之ヲ推セハ、相合サル者アリ、情ヲ以テ之ヲ言ヘハ、稍

戻レル者アリ、此亦醇疵相雜ル者、蘇ヲ學ブ者、宜シク取舍スベキナリ、

酷吏傳序

司馬遷

酷ハ苦浴ノ反音コク、虐也、慘ナリ、史記ノ一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論語爲政ノ篇民免レテ耻無シハ、之ヲ道ヒキテ從カハザル者ハ、刑有テ以テ之ヲ一ニスレハ、苟クモ刑ヲ免レテ羞耻ル所無キナリ、老子三十八章、及ヒ五十七章上德ハ德トセス、故ニ自カラ德アリ、下德ハ德ヲ爲シテ、其德ヲ失ハサラントス、是ヲ以テ德無シ、格ルハ至ルナリ又曰ク正ナリ、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法令ハ治道ノ具ニシテ、治世ヲ制シ、世濁ヲ清ムルノ源ニハ非ス、

昔天下之綱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愈愉快乎。

昔シハ秦ノ時ヲ指ス、上下相通ルハ、吏ハ君ヲ避ケ、民ハ吏ヲ避ク、是ヲ以テ紀綱振ハス、沸ヲ揚ルハ、湯ヲ煮立ルカ如クナリ、嚴烈苛酷ナラサレハ、任ニ勝テ愉快ニ事ヲ爲スコト能ハス、

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聖賢ノ道ヲ言フ者ハ、其道ニ溺ル、訟ヲ聽ク論語顔淵ノ篇、吾レモ他人モ別ニ違ヒタルコト無シ、只訟ヘ無カラシメント希フノミ、訟ヘテカラシムルニハ、天下ノ人ナシテ、盡ク堯舜ノ民タラシメザルベカラス、

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漢興、被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下士ハ道德ヲ聞ケハ、迂遠ナリトシテ大笑フ、觚ハ郷飲酒ノ時ノ爵ナリ、觚ト云フ、八稜ニシテ隅有ルモノ、漢之ヲ破テ圓ト爲ス、秦ノ嚴法ヲ除テ法僅カニ三章ヲ約スルカ如ク、事ヲ簡畧ニスルヲ云フナリ、故ニ政事ハ吞舟ノ魚ヲ漏ス、物ヲ大目ニ視ルナリ、而シテ吏治ハ烝々トシテ姦ニ至ラサラシム、又ハ治ルナリ、彼レニ在

ルハ道德ナリ、此レハ嚴酷ナリ、

〔烝ハ進ムナリ、又ハ魚肺ノ反音刈、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呂后ノ時、酷吏侯ニ封セラレ、宗室ノ罪アル者モ、嚴刻ニ法ヲ施ス、轢ハ音歴、車ノ轢ム所ナリ、功臣ヲモ辱シムルニ至ル、呂氏敗レテ酷吏ノ封ヲ禽シテ之ヲ滅ス、孝景ノ時、鼂錯亦嚴法ヲ用ユ、七國云々前ニ出ツ、其後郅都、寧成ノ屬、皆嚴酷ノ法ヲ用ユ、

論志

朱伯賢

明ノ朱右、字ハ伯賢、洪武三年元史ヲ修ス、翰林院編集ニ除セラル、白雲齋有リ、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

孟子公孫丑ニ曰ク、志ハ氣之帥ナリ、氣體ノ充ルナリ、朱註ニ志ハ心ノユク所ニシテ、氣ノ將帥ト爲ルナリ、樞ハクル、機ハシカケナリ、萬事カラクリノ本ト云フ義ナリ、

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

柄ハトリテナリ、之ヲ以テ左右前後ニ運轉スル意齊ハナルナリ、

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爲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

伊尹張良前ニ在リ、肇ハ始ムナリ、鄧禹ハ後漢光武ノ臣、光武ニ從テ名ヲ竹帛ニ垂レンコトヲ希フ、狄仁傑ハ唐ノ臣、僭僞ノ周ヲ摧ク功ヲ以テ、梁國公ニ封セラル、蓋天ハ天ヲオホフナリ、

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在視夫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

肆ハ音四、恣ナリ、吝嗇ハシハキナリ、盤ハ樂シムナリ、佚ハ逸ト同シ、昏惰ハ昏惰

ニシテ、偷惰ナルナリ、弛ブハユルブナリ、

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志之係於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繼可識矣。

唐虞ノ禪讓ヲ以テ、其身ニ與ヘントスルモ、志操ヲ易變セサルナリ、晉楚ノ富ニモ心ヲ移サ、ルナリ、孟賁賁育ノ勇ヲ以テスルモ、奪フコト能ハザルナリ、人ヲ觀ルハ、其人ト爲リテ見ルナリ、

〔案スルニ、此篇亦甚タ賞スヘキ文ニ非ス、余白雲稿ヲ見ス、想フニ必ス數篇ノ中ニハ此レニ勝ル文アルベシ、選者ノ心ヲ用ヒサルナリ、編中諸名家ノ評、甚タ怪シムヘク、疑フベキモノ者多シ、選者名ヲ借テ録スル者往々之レアリ、故ニ盡ク評語ヲ刪テ載セス、後人ヲシテ疑惑ヲ生ゼシムレバナリ、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四終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五

石川鴻齋講述

小心文

過秦論中

賈誼

前漢賈誼ハ文帝ノ時博士ト爲ル、時ニ年二十餘、後ニ梁王ノ太傅ト爲ル、治安策ヲ上ル、過秦論ニ篇アリ、茲ニ中下ノ二篇ヲ出ス、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孝公ハ獻公ノ子、殽ハ山ノ名、函ハ函谷關ナリ、括ハシ、ルナリ、囊ノ如クニシ、ル意、宇內ハ海內ナリ、八荒ハ八方ナリ、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商君ハ商鞅ナリ、衡ヲ連ルハ、關西ノ諸侯ヲ連ルナリ、合縱連衡ノ解前ニ出ツ、諸侯

ハ關東六國ヲ言フ、拱手ハ手ヲ斂ルナリ、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膏腴ハ肥美ノ地ナリ、我ニ於テハ要ト爲シ、敵ニ在テハ害ト爲ス、之ヲ要害ノ郡ト

云フ、諸侯ハ韓、魏、燕、趙、齊、楚ナリ、致スハ來シ迎ルナリ、從ヲ合セルハ前ニ出ツ、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縱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

孟嘗君ハ田文ナリ、平原君ハ趙勝ナリ、春申君ハ黃歇ナリ、信陵君ハ無忌ナリ、共ニ

從約ヲ爲シ、衡ヲ連テシメザラントス、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寧越ハ趙人、徐尚ハ詳カナラス、杜赫ハ周人、齊明ハ東周ノ人、周最、陳軫以下七人、

皆秦ヲ攻ルノ意ヲ通シ、吳起孫臏(音牝)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皆能兵ヲ用ユル者、

〔案スルニ此數人、皆時代同シカラズ、諸國ノ客トナリ、臣トナル者、獨リ蘇厲秦ノ相ト爲ル、相集リテ一時ニ秦ヲ攻ルニハ非ス、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閉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

六國ノ兵秦ニ十倍ス、九國ハ宋衛中山ヲ合スルナリ、遂巡ハアトシザリスルナリ、

鐵ハ音族、矢ノ根ナリ、九國皆逃遁シテ、從約解ケ、地ヲ割テ秦ニ從フ、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九國ノ弊ヲ征ス、北ハニグルナリ、鹵ハ音魯、楛ナリ、宰割ハ屠宰ノ肉ヲ割カ如クナリ、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覆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

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六世ハ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ナリ、長策ハ馬ノ鞭ニ喩フ、二周ハ東西二周ナリ、六合ハ天地四方、敲朴ハ短ヲ敲ト曰ヒ、長ヲ朴ト云フ、皆擊ツ具、笞ハ

ウツナリ、

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頸ニ繩ヲ繫ケハ降伏ヲ表スルナリ、彎ハ引クナリ、百家ノ言ハ、先王ヨリ傳ハリク

ル諸書ナリ、黔首ハ庶民ナリ、黔ハクロキナリ、首鬚ノ黒キヲ云フ、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兵ハ兵器ナリ、鋌ハ音的、兵及ナリ、金人十二、重サ各千石、華山ヲ斷シテ城ヲ爲リ、億丈ハ周圍ヲ云フ、勁弩ハツヨキ石弓ナリ、利兵ヲ陳テテ、誰何スルハ、一人一人通行ノ人ヲ結問スルナリ、

始皇既没、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殊俗ハ四方ノ夷狄ヲ曰フ、甕ハカメナリ、牖ハマドナリ、繩樞ハ繩ヲ以テ戶樞ニ繫ル、賤民ノ子ナリ、氓民ト同シ、遷移ハ徒刑ニ逢テ、他國ヘ移サレタルモノナリ、陶朱猗頓ハ、皆富人ナリ、貨殖傳ニ出ツ、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

躡ハフムナリ、行伍ハ輕卒ナリ、阡陌ハ田間ノ道南北ヲ阡ト云ヒ、東西ヲ陌ト云フ、木ヲ斬ニ兵器ニ易ヘ、竹竿ニ揭ケテ旗ト爲ス、贏ハ音盈、擔負スルナリ、景ハ影ト同シ、影ノ如ク從フナリ、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鋌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

天下ノ諸侯弱キニハ非ス、雍州函谷ノ固メ自若トシテ變セス、陳涉ハ匹夫ナリ、鉏ハ苗ヲ助クル具、耰ハ音憂、種ヲ覆フ器ナリ、棘ハ音陟、戟ト同シ、矜ハ戈ノ柄ナリ、一曰ク耰ハ鉏ノ柄ナリ、皆農具、鋌ハ所拜ノ反、音サイ、戟ノ屬、適戍ハ漁陽ヲ守ルノ卒ナリ、郷ハ嚮ナリ、以前ノ士ニ及ブニ非ルナリ、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秦ト成敗ノ變チ異ニシ、功業諸侯ノ爲ス所ト反セリ、絜モ度リナリ、クラブル意、比ハクラブルナリ、量モハカルナリ、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區々ハ小ナリ、秦西隅ニ據ル、諸侯ノ地ハ十倍ナリ、萬乘ハ天子ノ權、禹ノ時九州ニ分ツ、秦雍州一ヲ保ツ、故ニ他ヲ八州ト云フ、一夫ハ陳涉ナリ、七廟ハ天子ノ廟、攻ハ天下ヲ并ス以上ノ事、守ハ先王ノ道ヲ廢スル以下ノ事、一篇ノ文意兩句ヲ以テ斷ス、是等ノ論ハ漢文ノ尤モ粹ナルモノナリ、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

四海ノ民庶ヲ養フナリ、古ヘヨリ四海文字慣用シテ、一天下ノ通稱ト爲ス、漢土實ハ四海ナシ、海ニ瀕スルハ東方一邊ノミ、上古ノ人隣境有ルヲ知ラス、オモヘラシク中土ノ外、僅ニ夷狄有テ海之ヲ環ルト、故ニ之ヲ四海ト云フ、郷ハ嚮フナリ、

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攻、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五霸ハ齊ノ桓公、晉ノ文公等、前ニ出ツ、南面ハ天子ノ位、王侯亦南面ヲ稱ス、北ヲ

上トシ、南ヲ下トス、故ニ北ニ坐シテ臣庶ヲ治ル意、元元ハ百姓ナリ、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鄙ハ財ニ畜ナル者、各國ヲ兼并スル者ハ、詐力ヲ以テ高尙ナリトシ、國ヲ安定スル者ハ、順道ノ權力ヲ貴ブ、國ヲ取ルト國ヲ守ルト同シカラサルナリ、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戰國ヲ平吞シテ天下ノ王トナル、然ルニ其治政ハ、霸術ヲ行ツテ、王政ヲ行ハス、其道ヲ易ヘサルナリ、之ヲ取ル所以ノモノハ、同シクテ之ヲ守ル者ハ、先王ノ法ト大ニ異ナル者、獨立ニシテ天下ヲ有ツ、故ニ亡アルコト速カナリ、上世ハ虞夏殷周ヲ云フ、淫驕ハ、淫亂驕奢ノ主ナリ、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

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啓
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三王ハ夏商周ノ先王ナリ、領ハシビナリ、裋褐ハ相布ナリ、ハダカハカマ、啓々ハ音
敖々、衆口ノカマヒスキナリ、秦戰國ノ弊ヲ承テ、新タニ天子トナル、多年ノ勞民ヲ
憐マハ仁ヲ爲シ易シ、

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
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
里。

秦ノ二世皇帝ナシテ、尋常ノ庸主ヲラシメ、縞ハ素ナル者、素シロキ服ナリ、功臣ノ
後ハ、六國ノ後、及ヒ秦代ノ功臣等ヲ云フ、囹圄獄ナリ、牢ナリ、收帑ハ罪人ヲ收メ
テ、力役ニ充ツルナリ、帑努ト同シ、
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
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
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

財幣ハ金銀ナリ、賦ハ租稅ナリ、法ハ法律ヲ簡約ニスルナリ、塞クハ萬民ノ望ヲ充
タシメルナリ、威ト徳トナリテ、天下ト與ニ苦樂ヲ同フセハ、天下ノ人心盡ク集ラ
ン、

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
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謹ハヨロコブナリ、狡猾ハ黠猾ナル者、ソルガシコキナリ、法網ニ漏ル不良ノ徒ナ
リ、不軌ハ法度ニ循ハサル民ナリ、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
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
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
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阿房宮前ニ出ツ、紀ハ理ナリ、オサムルナリ、上下ノ者、罪ヲ遁レテ、微罪ノ者刑ニ
行ハル、コト多シ、刑戮セラル、者、道路ニ相望ムノ多キニ至ル、

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

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卿大夫ヨリ以下。皆自カラ危ウム。故ニ天下ヲ動カシ易キヲ以テ、陳涉ノ徒亂ヲ起セルナリ、藉ハ借ルナリ、大澤ハ地名、始メ吳廣ト大澤郷ヲ攻ム、

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先王ハ古帝王ヲ云フ、牧ハヤシナフナリ、故ニ曰ク、安キ民ハ與ニ義ヲ行フヘキハ、堯舜三代ノ民ヲ云フ、危民ハ非ヲ爲シ易キハ、桀紂及ヒ秦民ノ事ヲ云フ、二世ノ過チハ非ニ傾ケルナリ、

〔案スルニ、此篇ハ二世ヲ以テ論チ立ツ、前篇ノ雄偉ニ似ス、故ニ文選ニハ前篇ヲ取テ、下篇ヲ取テス、前篇ニテ則チ足レリ、下篇ハ贅疣ノ思ヒアリ、又案スルニ、二世本ト始皇ノ子、始皇本ト呂不韋ノ子、秦世莊襄ヲ以テ已ニ絶セリ、賈人呂氏ノ子、繼テ以テ天下ヲ席卷ス、風雲ノ變ニ乘スルト雖モ、蓋シ亦稀世ノ僥倖ナリ、二世ニシテ亡ブル怪シムニ足ル者ナシ、今二世ヲノ王政ヲ行ヒ、仁徳ヲ布カシメントス、然

ルトキハ沛公只一諸侯ニシテ已マシノミ、二世ノ惡政ハ即チ沛公ヲ助クル本ト、沛公ノ發起ハ二世ノ不君ニ原ツク、天下ノ事自カラ定數アリ、何ソ二世ノ政ヲ惜マンヤ、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唐蒙使ノ夜郎西犍中ニ畧通スルヤ、又巴蜀ノ吏卒千人ヲ發シ、郡又多ク爲メニ轉漕スル萬餘人、軍興ノ法ヲ用ヒテ、其渠卒ヲ誅ス、巴蜀ノ民大ニ恐驚ス、上之ヲ聞テ、相如ヲ遣ハシ、唐蒙等ヲ責メ、因テ巴蜀ノ民ニ諭告スルニ、上意ニ非ルヲ以テス、

檄ハ軍書ナリ、檄ノ名、戰國ニ始ル、散文アリ、僱語アリ、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巴蜀ノ太守某ニ告ク、時ニ西南ノ夷、自恣專橫、久シク討セズ、屢邊境ヲ犯ス、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

事ヲ受ルハ朝命ヲ奉スルナリ譯ヲ重スルハ言語通セサルヲ以テ重子テ語ヲ譯
シテ申達スルナリ帛ハイタルナリ太子ハ番禺ノ太子、夔ハ步黑ノ反音ボク、

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

頸ヲ延ヘ踵ヲ舉ルハ歸服スル貌踵ハ足後ナリ喁々然ハ衆口上ニ向フノ意臣妾
タランハ男女共ニ上ニ事ヘントスルナリ遼ハハルカナリ中郎將ハ唐蒙ナリ賓
ハ伏スルナリ使者ノ不然ヲ衛スルハ使者道路ニテ不測ノ變ヲ防禦スルナリ、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擅爲轉粟運輸
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制ヲ興スハ軍法ヲ以テ渠帥ヲ誅スルヲ云フ粟ヲ轉輸スルハ過チテ有司ニ歸ス
ルナリ皆天子ノ意ニ非ス當行ノ者云々ハ其地ノ百姓ヲ責ル意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

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施踵人懷怒心如
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烽ハ烟火燧ハ音遂薪ヲ積ムナリ寇有レハ舉テ知ランム攝ハ持ツナリ編列ノ
民ハ編戶ナリ巴蜀ノ民ト主ト異ニスルモノナランヤ、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拆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

符ハ剖符ナリ圭ヲ折ルハ中分ニスルナリ通侯ハ帝城ノ東ニ第ヲ列スル者西チ
尊ト爲シ東チ下ト爲ス通侯天子ノ下次ニ在リ、

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
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

肝腦中原ニ塗スルハ戰死スルノ義膏液野草ヲ潤スモ相同シ諡ハ死後ノ名行爲
ニ因テ撰ム、

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

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人ノ胸中相越ルハ甚タ遠カラザルナリ、率ハ順フナリ、俗風長厚ニシテ敦朴ナラサレハ、刑戮ヲ被ルモ亦ムヘナリ、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前使ノ彼レカ若キ、愚民ノ此ノ如キ患フナリ、信使ハ自ラヲ云フ、三老ハ巴蜀ノ老前ニ蜀ノ父老ヲ難スル文ニ耆老トアルト同シ、孝弟文選ニ孝弟ニ作ル、景帝ノ時ニ三老ヲ置テ孝悌ノ道ヲ教ユルナリト註ニアリ、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田時ハ耕作ノ時、百姓ヲ一呼出シテ聞スルヲ煩ハス、故ニ近縣ニ示シテハ、遠所山澤ノ民ニ、偏シ聞サランコトヲ恐ル、因テ縣道ニ下シ、天子ノ意ヲ諭スナリ、忽ハユルカセト訓ス、輕忽ニスルコトナカレト云フ義、

報任安書

司馬遷

任安字少卿益州ノ刺史ト爲ル、司馬遷刑セラレ、ノ後、又中書令ト爲ル、任安書ヲ與ヘテ、責ルニ賢ヲ進ルノ義ヲ以テス、遷此書ヲ以テ報スト云フ、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太史公ハ、父談ヲ指シテ云フ、牛馬ヲ掌ルノ僕ナリト、謙遜シテ云フナリ、懃々ハチソゴロニ云フ義、懇々ハ至誠ナリ、望ハ怨望スルナリ、僕カ足下ノ言ヲ師トセスンテ、流俗人ノ言ヲ用ユルヲ怨望スルカ如シ、僕敢テ此ノ如キニハ非ルナリ、

僕雖罷。鷙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罷鷙ハツカレタル馬ナリ、長者ハ大人君子ノ謂、身殘ハ刑セラレテ、穢名ヲ受ル者、抑鬱ハ志シ伸ヒス、悶塞スル意、世ノ諺ニ曰ク、我ハ誰カ爲ニカ之ヲ爲シテ孰レニカ之ヲ聽シメント、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鍾子期ハ善ク音曲ヲ聞ク人、伯牙ハ善ク琴ヲ彈スル人、容ハカタチツクルト訓ス、大質ハ身ナリ、虧ハカシルナリ、刑餘ノ人ナレハナリ、隋侯ノ珠、和氏ノ璧ニ譬フ、由ハ許由、夷ハ伯夷ナリ、點スハ辱ナリ、又汙スナリ、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々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賤事ハ賤役ナリ、卒々ハイツカハシキナリ、時ニ少卿長太子ノ事ニ就テ獄ニ囚セラル、季冬ニ至レハ、罪案已ニ定リテ刑ニ就クベシ、

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其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卒然ハ速カナリ、諱ハ死ナリ、憤ハイキトオルナリ、懣ハ音悶、煩フナリ、曉スハ諭スナリ、長逝ハ死スルナリ、固陋ノ心ヲ陳セントナリ、闕ハカクナリ、此時久シク返

書ヲ出サ、リシナリ、過ハトガメナリ、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符ハ聚ル所ノ處、予ハアトフルナリ、決ハ志ヲ定ムルナリ、世ニ託スルハ世ノ中ニ處スルナリ、

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憐ハ慘ミ痛ムナリ、先ハ祖先ナリ、醜ハ惡ムナリ、宮刑ハ腐刑、則チ陽道ヲ絶ツ刑ナリ、刑餘ノ人ハ、一世ニ非ス、其汚名ヲ後世ニ傳ルヲ云フ、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豈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雍渠ハ靈公ノ夫人、靈公ト同車シ、孔子ヲ參乘セシム、孔子去テ陳ニユク、商鞅ハ景監ニ因テ秦王ニ見ユ、趙良之ヲ辱シム、前ニ出ツ、同子武帝ニ參乘ス、袁絲其刑餘ノ

人ナルコトヲ諫ム、帝同子ヲ下ス、宦豎ハ腐刑ノ人、
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先人ハ司馬談緒業ハ餘業ナリ、輦轂ハ天子ノ車、則門下ト云フ義、罪ヲ待ツハ祿
ヲ得テ奉職セシコトナリ、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
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
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

之ヲ上ニシテハ第一ト云フ義、之ヲ次ニシテハ第二ト云フ義、遺ハ先人ノ遺
業ナリ、闕ハ朝政ノ闕ヲ補フナリ、塞ハ拔クナリ、敵國ノ旗ヲ奪ヒ取ルノ義、遂クル
無シハ、四ツノ者一モ爲シ得タルコト無キナリ、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
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
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世ニ合ヒ人ニ容レラル、ヲ取ルナリ、短長ハ長ヲ絶テ短ヲ補フノ效ナキナリ、廁
ハソフナリ、太史ハ千石下太夫ナリ、綱ハ紀綱ナリ、隸ハ隸僕ナリ、闕茸ハ音塔兀、

猥賤ナリ、又不肖ナリ、又才能無キナリ、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
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
以望天、故絕貧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
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自カラ罪ヲ得ルノ本末ハ明ラカニ易カラス、羈ハ馬絆ナリ、絆ヲ脱スルノ馬ニ
喻フ、鄉曲ハ鄉里ナリ、薄技ハ文藝ヲ謙シテ云フ、周衛ハ宿衛ナリ、御殿ニツメテ居
ルコト、盆ヲ載テ天ヲ望ムハ、眼ノト、カザルニ喻フ、親媚ハ主上ニ愛セラレシコ
トヲ求ムルナリ、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益
酒、接慙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土之風。

趣舍路ヲ異ニスルハ、李陵ノ爲ス所ト、已レノ爲ス所トハ、相異ナルヲ云フ、奇ハ偶ナラサルノ謂ヒ、メツラシキ人ト云フ義、狗ハシタカフナリ、國土ノ風ハ、一國ノ人推テ士ト稱スルノ人ナリ、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事ヲ舉テ當ラザルハ、單子ヲ伐テ敗北セシヲ云フ、媒ハナカダナリ、孽ハ言臭禍ナリ、媒合シテ罪ヲ舉ケラル、ナリ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子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王庭ハ單子ノ居ル處、過當ハ思タヨリハ多ク、夷狄ヲ殺シタルナリ、

毘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毘裘ハ匈奴ノ服スル所ノ衣ナリ、賢王ハ匈奴ノ王ノ號或ハ曰ク官名ナリ、卷ハ丘圖ノ切音捲連弩ナリ、未ダ沒セサルハ、虜ニセラレサル時ナリ、

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但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

慘愴ハイタミカナシムナリ、但ハ音姐、悼ハ音導、心チイタマシムルナリ、款々ハ忠實ナリ、甘チ絶ツウマキモノヲ食ハサルナリ、少チ分ツハ聊ノモノニテモ士卒ニ

分チ與ヘルナリ、暴匈奴ヲ伐ノ功、天下ニ暴露スルニ足ルナリ、款款前ニ出ツ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

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

睡毗ハ目ノ皆ナリ、イサ、カト云フ義、貳師ハ此時李廣利貳師トシテ、遣ハサント
大沮ハト、ムルナリ、李陵ノ爲メニ言ヲ飾リテ説クト見做サル、ナリ、理ハ獄官

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佯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賂ヲ以テ罪ヲ贖フコト能ハス、法吏ハ獄中ノ役ナリ、囹圄ハ獄ナリ、愬ハ訴ルナリ、
李陵ハ匈奴ニ降テ家名ヲ頽セリ、佯ハ音ニ次ナリ、蠶室ハ腐刑ヲ行フ處、一一ハア
ラマシノ次第ナリ、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蓄。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

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

先人ハ談ナリ、漢ノ初メ功臣ニハ符ヲ剖テ世々傳テ賜フ、重テ白馬ノ盟アリ、丹
書ハ信ナリ、朱印ヲ賜フノ事、トハト筮ヲ爲ス者、祝ハ巫祝ナリ、倡優ハ演戲ヲ爲ス
者、螻ハケラ也、蟻ハアリ、世ノ節ニ死スル者ト比スル能ハサルナリ、

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自カラ樹立スルハ、自カラ求メテ此ニ至ルナリ、死ノ輕重ハ趨ムク所ニ由リテ異
ナルナリ、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
不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
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

先ハ先祖ヲ辱シメサルナリ、理色ハ道理ト顏色ナリ、辭令ハ上ヨリ仰セワケサレ
ル事、詘ハ屈ナリ、服ヲ易ルハ諸衣ヲ着ルナリ、乃チ罪人ノ服、木索ハ架ヲ受ルナリ、

箠楚ハウタル、ナリ、金鐵ニ嬰ルハ、鎖リニテ繋カル、ナリ、肌膚ヲ毀ツハ、跡セラレ又鼻耳等ヲ截ラル、ナリ、最下ハ陽根ヲ腐ラズ刑ナリ、刑大夫ニ上ラスハ、禮記ノ文、司馬遷下大夫ノ列ニアリ、而シテ此重刑ヲ受ク、故ニ勉勵セサルベカラスト云フハ、士君子ヲ戒ルナリ、但ノ上ノ法ヲ苛酷ニ過ルヲ含メルナリ、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阱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陷阱ハオトシ穴ナリ、地ヲ畫シテ假リニ牢ト爲スモ、人入ルヘカラス、木ヲ削テ獄吏ト爲スモ、對スヘカラザルハ、獄吏ノ苛暴ナルヲ惡シテ云フナリ、計ヲ鮮ニ定ル、鮮ハ明ラカナリ、早ク自カラ未萌ニ定ムレハ則明ラカナリ、是文選張銑ノ註ニヨ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榜ハ擊ナリ、圜牆ハ獄ナリ、槍ハツクナリ、惕ハオソル、ナリ、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

於羸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

強顏ハ面皮ノ厚キコト、西伯ハ文王ナリ、羸ハ與久ノ反、音羸、羸里ハ地名、淮陰ハ韓信ナリ、趙敖ハ張耳ノ子、皆漢ノ臣、絳侯ハ周勃ナリ、請室ハ罪ヲ請フ室、魏其ハ竇嬰ナリ、三木ハ項ト手足ニ枷ヲ受ルナリ、鉗奴ハ鐵ヲ以テ束ヌルナリ、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壹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

罔ハ法網ナリ、勢強キトキハ勇ナリ、形弱キトキハ怯ナリ、陵夷ハソツレ來リテ、遂ニ鞭箠ノ間ニ至ルナリ、至ッテ節概ヲ引ントスルハ、機ヲ知ルニ遠キナリ、重ハハ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

義理ニ激セラレ、者ハ然ラサルナリ、勇者モ必ス名節ニ死セサルアリ、怯夫モ義
ヲ慕フアリ、何ノ處ニカ勉勵シテ自殺セザラント云フ義、怯夫ニ續ク文、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
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
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
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侗
儻非常之人稱焉。

縲ハ力追ノ反音ルイ、紲ハ思列ノ反音セツ、繩目ノ耻ナリ、臧獲ハ下奴ナリ、婢妾
ハ下女ナリ、糞土ノ中ハ穢汚ノ事、忍ソテ世ニ活キ長ラヘルハ、未タ世ニ盡サル
所有ルヲ以テナリ、史記ヲ編スルノ意ヲ略ス、偶ハ他歴ノ反音テキ、儻ハ他郎ノ反
音タウ、卓異ナリ又餘達ナリ、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臧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
也。

文王羸里ニ拘レテ、周易ヲノベ、孔子厄ニ遭フテ春秋ヲ作り、左丘明盲トナリテ國
語ヲ著シ、臧ハ足ヲキラル、ナリ、呂不韋蜀ニ遷サレテ、呂氏春秋ヲ著ハシ、其他詩
經ノ三百篇ハ、憤ヲ發シテ作ル、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
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

心中鬱結スル所有テ述ル所、但シ左丘明明ヲ失フノコト未タ詳カナラス、國語ノ
作、丘明ノ作タルコト確證ナシ、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
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
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不遜ハ前人ニ遜ラス、無能ノ辭ハ謙意ナリ、綜ヘハ理スルナリ、軒轅ハ黃帝ナリ、一家ノ言ハ別ニ機杼ヲ出シテ、空前ノ書ヲ綴ル意、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草稿ヲ創シテ、未タ完カラスシテ、禍ニ遭ヘルナリ、慍ハイカルナリ、償フハ前ニ受ケタル辱ラツクノハント云フ、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累ヒテ負フノ下、未タ居易カラザルナリ、下流ハ下等ノ輩、戮ハ辱ト同シ、ハツカシメラル、ナリ、垢ハ汚名ヲ後世ニ遺ス、甚キモノミト云フ義、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

腸カ一日ニ九タヒ廻ル、心神ヲ腦スナ云フ、忽々ハ愁亂ノ貌亡失ナリ、閹閣ノ臣ハ、閹臣乃千宦官ヲ云フ、狂惑ハ小人ナリ、與ニ小人ニ隨フテ世ヲ涉ルヲ云フ、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任安ノ教ルハ、前ニ貽ル書ノ意、刺ハ戾ナリ、謬ハ誤ナリ、任安ノ言フ所、我心ト戾誤スルニハ非ルナリ、曼辭ハ史記ノ文章、雕琢ハ文ヲ修飾スルノ意、著ス所ノ書俗人ノ信セサルニ益無シト雖トモ、死後ニ至テ是非ハ定ラントナリ、意ヲ十分ニ悉ク大能ハス、只固陋ノ心ヲ陳ルナリ、

一篇公ノ進退ヲ盡ス、順序整列、大軍廣野ニ出ルカ如シ、是等ノ文ハ初學ノ軌範ト爲スヘカラズ、唯其一斑ヲ窺フノミ、

聞樂對

中山靖王

中山靖王ハ名ハ勝、景帝ノ第九子ナリ、建元三年代王長沙王、濟川王、中山王來、

朝ス、天子酒ヲ置テ饗ス、中山王樂聲ヲ聞テ泣ク、其故ヲ問フ、勝對テ曰ク、臣聞、悲者不可爲、樂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

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

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素ハ累字重ルナリ、歎ハ音希歎ムセナリ、高漸離、史記刺客傳ニ出ツ、筑ハ琴ニ似テ
竹ヲ以テ繫ツ、低ハ首ヘテ垂テ食ハサルナリ、雍門子琴ヲ鼓スルヲ以テ、孟嘗君ニ
謁ス、於邑ハ短氣ノ貌、邑悒ト同シ、幼眇ノ聲ハ精微ニ入ルノ聲、横ニ集ルハ眼ニ滿
ルナリ、

夫衆煦漂山。聚蟲成蠹。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

羑里。孔子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煦ハ况羽ノ反、音詡、吹クナリ、漂ハ動クナリ、蠹ハ蚊ナリ、雷ハ雷ノ古字、椎ハ槌ト
同シ、烝庶ハ烝民ナリ、增積シテ害ヲ與フルニ至ル、

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

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身遠國ニ在リテ與スル者寡シ、鑠ハ消スナリ、毀ヲ積ムトキハ骨ヲ銷スルニ至ル、
輕キ者モ叢レハ車ノ軸ヲ折リ、羽翮アレハ肉ヲ飛揚スルナリ、紛驚ハ驚亂ナリ、羅
ハ法網ナリ、潛ハ涙ヲ流スナリ、

臣聞白日曠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蠹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道遠。路遠會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
曠ハ暴ラスナリ、蠹蟲カトアブナリ、杳冥ハルカコシラキナリ、掩ハ布クナリ、散ナ
リ、塵ハ塞ルナリ、闕ハ止ルナリ、蠹ハ蜂ト同シク多キ貌、

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

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

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
騰ハ音奚、小鼠ナリ、社内ニ居ル小鼠ハ、水ヲ以テ灌カレス、熏ハイブサル、ナリ、
肺腑ハ天子ノ親戚ナリ、東方ニ一藩ヲ搆ヘテ居ル者葭莩ノ管中ニ在ル白皮、至
テ薄キモノナリ、鴻毛モ輕キモノ、重ハカサナルナリ、擯卻ハシリツケシラケラ
ル、ナリ、伯奇ハ尹吉甫ノ子ナリ、吉甫後妻ノ言ヲ聞テ、疑テ伯奇ヲ逐フ、比干ハ心
ヲ割レテ死ス、横サマニ分ケラル、ナリ、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沃如疾首臣之謂。

詩ハ小辨ノ章、怒ハ音溺テキ、憂ナリ、思ナリ、擣ハ春クト同シ、沃ハヤマンキナリ、首疾ニ遇フカ如クナリ、

(是前漢ノ時、始メテ此體ヲ爲ル、變メテ六朝僞偶ノ體トナレリ、

論貴粟

竈 錯

前漢竈錯、太常掌故ヨリ、太子ノ家令ニ選ル、嘗テ尙書ヲ伏生ニ受ク、專ラ申韓刑名ノ學ヲ務メ、此文ハ漢書食貨志ニ載ス、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資財流通スル道ヲ開クナリ、王制ニ云ク、國ニ九年ノ蓄無キハ不足ト云フ、六年ノ蓄無キチ急ト云フ、三年ノ蓄無キチ國其國ニ非スト云フ、堯禹ノ時ハ蓄ヘ不足ナルコト無シ、故ニ國ニ捐瘠無シ、捐ハ音沿、弃ナリ、瘠ハ音藉、病ナリ、捐瘠病瘠ノ人無キチ曰フ、

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遊ハ讓ナリ、湯禹ノ時ニ讓ラザルナリ、穀ヲ生スルノ土地未タ悉ク開墾セサルナリ、游食ハ無業空手ノ輩、未タ農トナラザレバナリ、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地著ハ其地ニ土着セサルナリ、鳥獸ノ如ク四方ヘ奔走スルナリ、法律嚴ナリト雖モ、禁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ナリ、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輕煖ハ絹服ノ輕ク煖カナル者、甘旨ハウマキモノナリ、古ヘハ一日再食ナリ、漢土ハ今尙再食ナリ、饑寒ニセマルトキハ、慈母ト雖モ子ヲ保ニ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ナ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賦歛ハ租税ナリ、倉廩ハ穀ヲ入ル、藏ナリ、牧ハ養フナリ、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

把握ハ手ニトリニギルナリ、臣其主ニ背キ、民其郷ヲ去リ、盜賊ノ勸ム所アルハ、輕便ニシテ何レノ國ヘ行テモ、飲食ニ差ツカヘ無キモノナレハナリ。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時ヲ得テ長シ、力ヲ盡シテ聚ルコトヲ得ル、石ハ十斗ナリ、一日無ケレハ飢寒ニ至ル、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絲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

五人クシテシノ家ハ、公事ニ服從スル一人ニ下ラス、畝ハ畝ナリ、六尺ヲ歩ト爲ス、百歩ヲ畝ト爲ス、百畝ノ田百石ヲ收ム、春耕秋穫ノ間、薪ヲトリテ樵ヲ爲シ、官府ノ事ヲ爲シ、絲役是ハ上ノモノヲ運送シ、又軍役ニ出ツ、四時ハ四季ナリ、

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往ヲ送リ、來ルヲ迎ルハ、婚姻賓客ノ事、孤ヲ養ヒ幼ヲ長スルノ外、又水旱ノ災アリ、政ノ暴虐ニ遭フコト有リ、或ハ朝令シテ暮改スルコト有リ、入費ノ多キ時ハ、蓄ヘ

ノ有ル者ハ平價ニシテ賣リ、亡キ者倍ノ利息ヲ出シテ金ヲ借ル、遂ニハ田宅ヲ賣リ、兒女ヲ賣テ債ヲ償フ者アリ、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積貯ヘテ倍ノ利息ヲ取リ、贏ハアマリナリ、操ルハ取ルナリ、奇贏ハ高利ヲ貪ルナリ、上ノ急ヲ見テ、倍ノ價ヲ以テ賣リ、文采ハ美服ナリ、梁肉ハ美食ナリ、阡陌ハ漢書ニ仟佰作ル、千錢百錢ナリ、吏執ハ上ノ役人ナリ、賢ハ好キ車ナリ、肥ハ肥馬ナリ、絲ヲ履ムハ、美ナル履襪ヲハクナリ、縞ハ白キテリ絹ナリ、豪商ナル者ハ、農ヲ兼井シテ、農人ハ流亡スル所以ナ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法律上テハ、商人ハ賤シケレト、金錢多ケレハ自カラ尊トシ、俗ノ貴ム所ナリ、吏ハ農ヲ卑シメトモ、國法ニテハ尊トム所乖ハソムクナリ、迕ハサフカナリ違フナリ、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加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

粟ヲ貴ムヲ以テ法ヲ立ツ、賞罰ヲ爲シ、天下ニ募ルニ、皆粟ヲ以テ官ニ入レシメ、爵ヲ拜スルモ罪ヲ除クモ、皆粟ヲ以テ之ヲ行フ、然ルトキハ富人ハ爵有テ、民ニ錢アラシム、粟亦溲スル所ナシ溲ハ散ナリ、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

粟ヲ入レテ爵ヲ受ケルハ、餘裕アル者、上ニ多ク粟ヲ貯ヘハ、時ニ臨ンテ貧民ヘ課スルコト無キヲ以テ、自カラ賦ヲ損フルニ至ル、主用ハ上ノ用ユル所ナリ、民ノ租稅少ク、自カラ農ヲ勸ムニ至ル、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

爲復卒神農之教日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民ニシテ車騎馬一匹アル者ハ軍用ニ備フカ故ニ下卒三人ヲ復スルナリ復ハ除クナリ神農氏ノ教十仞ハ八丈ナリ一仞ハ八尺湯池ハ流ヲ環ラス池ナリ

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五大夫ハ漢ノ時九等ノ爵ナリ卒一人ヲ除ク騎馬ノ功トハ稍異ナルナリ爵ハ上ヨリ擅マニ出ス所口ヨリ言付テ窮極無キモノナリ粟ハ民ノ地ヨリ生スル所限リ有リ爵ノ限リ無キ類ニ非ス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天下ノ人粟ヲ入レテ爵ヲ得又粟ヲ入レテ罪ヲ免レハ四邊ノ塞ヲ守ル所粟ニ乏シキコト無キナリ

〔漢ノ文帝ノ時龍錯ノ言ニ從ツテ爵ヲ賈テ粟ヲ邊塞ニ入レシム各多少ヲ以テ級

ヲ分チ差ヲナス案スルニ此ノ如ク政法長ク行ハルヘキモノニ非ス一時粟ヲ邊ニ入ルノ策ノミ漢ノ時一タヒ之ヲ行フ何ソ萬世ノ良策ト爲スニ足ランヤ

上尙德緩刑書

路溫舒

前漢ノ路溫舒字ハ長君昭帝ノ元鳳中ニ廷尉ニ守タリ是書宣帝即位ノ初メ上書スル所ナリ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亂作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左傳莊公八年公孫無知襄公ヲ弑シテ立ツ九年雍廩無知ヲ殺シ桓公宮ヨリ入テ立ツ同僖公二十三年晉驪姬ノ難ニヨリテ文公遂ニ霸業ヲ興ス聖人ノ興ルモ亦時亂ニヨリテ其機ヲ得ル者アリ

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罪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

桓公文公ハ夏商周ノ三王ニ及ハザルモ、天下仁ニ歸ス、漢文帝仁ヲ修シ、刑ヲ省

ク、關ヲ開キ、橋梁ヲ架ス、獄中空虛ニシテ罪ヲ犯ス者ナシ、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

變化ノ後ハ、大亂ノ後ナリ、異舊ハ舊例ニ異ナル恩徳アルナリ、昌色王資ヲ迎ヘ立

テ、淫亂度無キヲ以テ、又武帝ノ曾孫ヲ迎ヘテ立ツ、是ヲ宣帝ト云フ、其心ヲ淫亂ニ

スルハ、昭帝ヲ云フ、

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

大將軍ハ霍光ヲ云フナリ、肝膽ヲ披ラキハ、赤心ヲ顯ハシテ、忠ヲ盡スノ義、

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天命ト割符ヲ合スルカ如キヲ云フ、滌ハアラフナリ、煩文ハ細カキ法律ナリ、民室ハ疾ノ誤リ、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秦ノ失策ノ一、治獄ノ吏ハ其法尙漢ニ至ツテ改メサルナリ、遏ハ止ムルナリ、譽諛

ハホメヘツラフナリ、薰心ハ心ヲ薰蒸シテ染ミコムナリ、虛美ハウハヘチカサル

ナリ、實禍ハ中ニ禍ヲ貯ヘテ、表ムキハ蔽塞シテ顯ハレサル意、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鬪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金革ハ甲冑ナリ、洽ハアマチキナリ、鬪ハ絶ツナリ、書ハ大禹謨ニ出ツ、

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之道在人之死。是

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刑。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歐ハウツナリ、刻ハハナハタシキナリ、人ヲ殺スハ人ヲ憎ムニハ非ス、自ラ身ヲ安

ソスルノ道ナリ、大辟ハ死刑ナリ、計ハ數フルナリ、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

楚捶ハウツタル、ナリ、罪人痛ニ堪ヘサルニ由テ求ル所得サルコト無シ、視之ノ視

ハ示スナリ、上ニ奏シテ郤退セラル、コトヲ畏レハ、鍛鍊シテ之ヲ法網ノ中ニ入

ル、ナリ、鍛ハ丁貫ノ反、チルナリ、キタヘルナリ、鍊モ金ヲチルナリ、言ヲ巧ミニ

シテ罪ニ陷シイルヲ言フ、

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奏シテ罪ニ當ル者ト爲ストキハ、古ヘノ咎繇カ聞テモ、死シテ尙餘辜アル者ト爲

斯ナリ。是鍛鍊シテ其罪ヲ文飾スレハナリ。媮ハ苟クモナリ。一切ハ權時ナリ。一事大概ニシテ、速カニ片ツケル意。後ノ患ヲ顧ミス。此レ世ノ大賊ナリ。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

地ヲ畫シテノ喻。前ニ出ツ、漢時尙此惡弊一ツ存セリ、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詬。

鳥ヤ鳶ノ卵ヲ毀損セサレハ、鳳凰集リ來ル、上ヲ誹謗スル者ノ罪、誅セラレスシテ、

後ニ善言進ムナリ、山藪ハ草木多キ處、疾ハ毒害ノ者之ニ居ルナリ、川澤ノ廣大ナ

ルニハ、汚穢ノモノヲ受ク、瑾瑜ハ美玉ナリ、詬ハ音后耻ナリ、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誹謗ノ罪ヲ除キ、切ナル諫言ヲ招キ、天下ノ言路ヲ開キ、箴シメ諫ムルノ路ヲ廣メ、

秦世ノ失策ヲ掃ヒ、除キテ、文武ノ惠ヲ尊ヒ、履ハ和樂ノ國ヲ履ムナリ、
〔惠ハ音得徳ト同シ〕

喜雨亭記

蘇東坡

嘉祐七年壬寅東坡年二十七、扶風ニ至リテ、此ヲ記ス、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周公ノ時、禾瑞ヲ以テ嘉禾ヲ作ル、叔孫得臣、長狄僑如ヲ獲テ、其子ヲ僑如ト名ツク、但シ嘉禾篇ハ、逸書ニシテ今傳ハラス、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

扶風ハ長安ノ左リニ在リ、麥ヲ雨ラスハ、春麥ノ生長スル頃、久シク旱シテ麥將ニ

枯レントス、時ニ膏雨降テ、麥ヲ生活スルヲ得、故ニ麥ヲ雨ラスト云フ、

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

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麥ガ天ヨリ降リタル故ニ占フタレハ、其年豐年ナリト云フヤウニ聞ユレト、膏雨

ノ降ル、必ス此年ハ豐年ナラント云シナリ、抃ハ手ヲ打テ喜フナリ、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邪、

禾ハ稻ナリ、薦ハ荐リナリ、滋ハ益々ナリ、熾ハ盛ナリ、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

遺ハワスル也、優游ハユルヤカニアソビ樂ムナリ、此雨ノ恩ヲ忘ルヘラサルナ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

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繼ハ短衣ナリ、伊ハコレト訓ス、陳希亮、字公弼、鳳翔府ニ知タリ、太守ハ希亮ヲ指スナリ、造物ハ天ヲ言フ、大空ハ造物者ノ外渺々タル天ヲ言フ、故ニ冥々トシテ名クベカラズ、因テ此亭ニ名ツルナリ、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ハ、政ヲ行フ堂、開元年中改メテ中書門下ト號ス、五房ヲ其後ニ列ス、李華前ニ出ツ、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于人。曠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

黎元ハ衆民ヲ云フ、先ツ君ヲ正シテ後ニ臣ヲ正ス、悖リハ戻ルナリ、曠レハ汚ル、ナリ、尅ハ音刻、殺スナリ、命ハ人命ナリ、之ヲ易ルハ其不良ノ臣ヲ易換スルナリ、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

此堂得以誅之。

兵ハ軍ナリ、王澤ハ秩祿ナリ、間ハ安問ナリ、君恩ヲ忘レテ、擅マニ安問無事ヲ謀ルベカラサルナリ、之ヲ誅スルコトヲ議スルナリ、

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舌。此堂得以殺之。

輕微ナル事ヲ以テ、重大ニスベカラサルナリ、生クヘキ者ヲ以テ、死罪ニ墮スベカラサルナリ、財ヲ貪テ租賦ニ加ヘテ重クスベカラサルナリ、倖ハ僥倖ナリ、コボレ幸ナリ、僥倖ニ委テテ、正路ヲ枉クベカラサルナリ、萌ハ、キザスナリ、始メテ啓キテ亂階ヲ爲スベカラサルナリ、素ハミタル、ナリ、矜ハアハレムナリ、古ヲ傷ルハ古人ノ教戒ヲ傷ルナリ、

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朝廷ノ上、酒宴樽俎ノ前、俎ハマナイダナリ、肉ヲ載ル義、醜ハ鳩同シ、毒鳥ナリ、酒

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

不嗣ハ先帝ノ後ヲ嗣クコト能ハサルヲ以テ逐フナリ、周公前ニ出ツ、霍光ハ昌邑ノ王賀ヲ迎ヘシカ、不君ナルヲ以テ病已チ迎ヘテ之ヲ立ツ、梁公ハ唐ノ狄仁傑ナリ、中宗ヲ廢シテ、廬陵王ト爲ス、後ニ太后廢シテ、廬陵王ヲ迎ヘテ立ツ、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爲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戒。

君臣威權ヲ異ニスルヨリ、重臣生殺ノ威柄ヲ主トルニ至ル、九重ハ内裏ノ事、耳ヲ掩フテ聞サルカ如クナリ、燮ハ音曉、和テクナリ、臣下ノ權衡トナルナリ、輕重ヲ權ルヲ言フナリ、論思ハ機務トナリテ、政權皆大臣ノ手ニ在ルナリ、然ルトキハ、禍敗ノ基トナル所以、列國ニ傳記有リ、書物ニ名ヲ載セテ有レハ、以テ戒メト爲スヘキ事ナリ、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宋ノ司馬光、字ハ君實、官左僕射ニ至ル、資治通鑑ヲ著ス、卒シテ太師ヲ贈ラレ、温國公ニ封セラル、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

古ハハ君ヲ諫ルニ、官有ル者ト官無キ者ヲ論セス、漢ノ文帝、直言、極諫ノ士ヲ擧ケ、宣帝ノ時始メテ、諫議大夫ヲ置ク、事物紀原ニハ、秦ノ時、諫大夫ヲ置キ、後漢ノ光武、増テ諫議大夫ト爲ス、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在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萃ハアツムルナリ、諫官ノ任、重キヲ云フ、汲々ハ休マザル貌、名利ニ趨ル者、諫官タルベカラス、名ヲ求ムル者モ、利ヲ求ムル者、遠ク隔ラザルナリ、

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

天禧ハ眞宗ノ年號慶曆ハ仁宗ノ年號錢若名ハ昆字ハ裕之右諫議ニ至ル漫滅
ハツブレ滅センコトヲ畏ルナリ

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
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嘉祐ハ仁宗ノ年號歷ハコトククナリ又徧クナリ石ニ刻ニシテ後人ニ告シラ
シム忠詐直曲ノ行ヒ千古滅セザルニ至ル懼ルヘキコトナリ
〔二篇僅カニ百餘字人臣チシテ恐懼セシム文簡ニシテ意切ナリ亦以テ温公ノ人
ト爲リチ知ルニ足ル〕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五終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六

石川鴻齋講述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前漢ノ終軍字ハ子雲武帝ノ時年十八選マレテ博士ノ弟子トナル後ニ南越ニ
使ス卒スル時二十餘世ニ終童ト云フ武帝雍ニ幸シ五時ヲ祀ル白麟ヲ獲タ
リ又木旁出シテ木上ニ合スル奇木ヲ得因テ群臣ニ謀ル終軍對奏ス是ニ因
テ元狩ト改元ス越地匈奴王衆ヲ率テ來降スル者アリ時人終軍ノ言ヲ以テ中
レリト爲ス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

詩ノ頌ハ君德ヲ頌揚スルナリ樂ハ后ノ功ヲ舞ニ作テ演スルナリ樂ト詩トハ異
ナレトモ君ノ盛德ヲ述ルハ同一ノ義ナリ
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

内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

南越ハ水國ナレハ、葭葦ノ間ニ窟居シテ、鳥魚ト群ヲ爲ス者、中國ノ正朔ヲ奉セズ、東甌ハ南越ノ地ニ在リ、閩モ古ヘ南越ニ屬ス、

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北胡ノ俗ハ獸ト同居ス、薦ハ屨ナリ、屨故居ヲ易ルナリ、上古ヨリ未ダ之ヲ攝シテ治ムルコト無シ、犇ハ奔ルナリ、幕下ニ走リ來ルヲ云フ、抗ハ舉ルナリ、衽ヲ右ニスルハ左衽ノ俗、中國ニ化スルナリ、洽ハアマチクナリ、暢ルハ延ルナリ、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内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

阿ハオモチルナリ、事ヲ舉ルニ遺キヲ遺サズ罷者ハ職任ニ堪ヘカタクキ者、力ヲ勞スルハ、退ヒテ辱祿ニ歸スルナリ、刑ハ法トルナリ、不專ハ自ラ事ヲ專ラニセザルナリ、三宮ハ明堂辟雍靈臺ナリ、封禪ノ君ハ古ヘヨリ、封禪ヲ修シタル君モ、此ノ如キ美ヲ聞クコト無キナリ、

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九州ハ全國ヲ言フ、貫ハ事ナリ、明聖ハ武帝ヲ指ス、周ノ世モ成王ニ至テ、國ノ制

法初メテ立テ、休徵ノメテクキコト見ハル、ナリ、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

天下ヲ太平ニシテ、益々日月ノ光リテ盛ニスルナリ、勒成ハ下民ノヨキ風俗ヲ云フ、燔ハ燔肉ナリ、天ヲ祀ルニ用ユ、瘞ハ地ヲ祭ルヲ云フ、塞ハ答ルナリ、明ハ明靈ナリ又神ヲ謂フ、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武王殷ヲ伐ツ時ニ、白魚躍テ舟ニ入ル、燎シテ以テ祝ス、饋ハ祭俎ニ充ツルヲ云フ、上通ハ天神ノ命通シテ符合スルナリ、昭時ハ吉月、令日ハ吉日ナリ、白茅ヲ苴ハ、

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

宋ノ襄公ノ時、六鷁退ソキ飛ブ、是逆兆ナリ、後ニ泓ノ敗アリ、白魚ハ前ニ出ツ、是順兆ナリ、武王以テ起ル、(鷁ハ五歴ノ反音逆水鳥也)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并ハ合フナリ、或ハ雙麟ヲ得タル者カ、注ニ獨一ト爲ス、兩相合フヲ以テ云フ、衆支内附スルハ、奇木ヲ云フ、編髮ハ夷風、編ハ讀テ辨ト爲ス、要ハ着ルナリ、拱ハ手ヲコマヌキテ埃ナリ、

報燕王書

樂毅

樂毅ハ魏人、燕ノ昭王ニ事フ、昭王没シテ惠王立ツ、毅惠王ト隙アリ去テ趙ニ入ル、趙王重ク用ユ、後惠王悔テ人ヲシテ毅ヲ讓シム、毅報スルニ書ヲ以テス、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不佞ハ不行キ屈キノ者ト云フ義、先王ハ昭王ヲ指ス、白セザランハ、明ラカニ知ラシメザランコトヲ恐ル、ナリ、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祿ヲ授クルニ親シキモノト雖トモ、私シ意ヲ以テ妄リニ與ヘサルナリ、其人ノ能ヲ察シテ、官ヲ授ク、又行ノ善惡ヲ論シテ交リヲ結フナリ、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

而不辭。

世主ニ高シトスルハ、世々ノ主ヨリモ超出スルノ心アルナリ、魏ノ節ヲ假リテ、燕ニ使シテ昭王ニ見ユルコトヲ得テ、其才智ヲ察セラレ、ナリ、爾ハソヘルナリ、亞卿ハ九卿ニ亞ク官ナリ、先王ノ命ヲ奉シ、致ヘテ承ケテ、罪無カルヘシト思ヘルナリ。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齊ニハ久シク怨ミアル國ナリ、燕ノ輕弱ヲ量ラズシテ、齊ヲ伐ツコト事トセント欲ス。霸國ハ桓公ノ餘ナリ、最勝ハ衆國ニ勝レル遺風有ル國ナリ、淮北宋ノ地ハ、楚ノ國魏ノ國ノ欲スル所ナリ、趙若シ燕ト與スルコトヲ許セハ、楚ト魏ト約シテ、四國ノ勢ヲ以テ之ヲ攻メハ、大ニ齊ヲ破ルヘシ。

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太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昭王然リト爲シ符節ヲ具ヘテ、樂毅ヲ遣ニ使シテ、盟約シテ齊ヲ伐ツ、河北ノ地ヲ盡シテ濟上ニ屯シ、齊ヲ伐テ長驅シテ、國城ニ至リ、潁王ヲシテ莒ニ走ラシメ、僅ニ身一ツ免ル、コトヲ得サシメタリ、齊國ノ珠玉財寶、皆奪取テ燕ニ入レシム、寧臺ハ燕ノ行臺ナリ、大呂ハ齊ノ鐘名、燕ノ元英宮ニ陳ヌルナリ、又燕ノ故鼎齊ニ入リシモノ、奪ヒ反シテ燕ノ磨室ニ反ル、齊ノ汶篁ニ植ル所ノモノ、奪ヒ取テ燕ノ薊丘ニ移シ植ルナリ、(薊ハ吉詣ノ反音計磨ハ磨ナリ)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齊桓晉文ノ功ニ勝ルヲ云フ、慊ハコ、ロヨキナリ、故ニ地ヲ割テ樂毅ヲ封シテ小國ノ諸侯ニ比ス、自カラオモヘラク燕ニ於テ罪ナシト、命ヲ受ルハ封ヲ受ルナリ、

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功業ヲ立テ廢セラレス、名史籍ニ傳フ、春秋ハ其國ノ史ナク、蚤知ノ士ハ先見ノ明アル人ナリ、萬乘ノ疆國ハ、齊ヲ指シテ云フ、齊太公ヨリ潘王ニ至ルマテ、殆ソト八百歲、其蓄積ヲ奪掠シテ、燕ニ取リ收メタルナク、昭王薨スルノ後、其餘教衰ヘズ、庶孽ハ庶生ノ者、孽子等ト雖トモ、其法ヲ慎シムナリ、萌隸ハ下賤ナル奴卒ナク、フ、其律令法則以テ後世ニ教ユヘキモノアリ、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楚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紙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善ク始メニ作シテ、其成功ヲ必トスルコト能ハス、事ヲ始ル者ハ、終リニ至リテ善クスル者少シ、伍子胥、吳王闔閭ニ聽レテ、楚ヲ破リ、楚ノ昭王ヲ追テ郢ニ至ラシ

闔閭ノ子夫差、伍子胥ノ言ヲ用ヒス、且之ヲ疑ツテ、鷓夷馬革ヲ以テ作フク、ロナリニ盛テ、江ニ浮ブ、子胥主ノ量ヲ同フセサルヲ見ス、故ニ江ニ沈メラレテ魂化スルコト能ハズ、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燕ヲ去ルハ身ヲ免ル、ナリ、昭王ノ事跡ヲ明ニスルヲ上計トナス、昭王ノ名ヲ墮スハ、大ニ恐ル、所ナリ、幸ヲ以テ利トスルハ、燕ノ敵ニ乘シテ事ヲ爲サントスルノ言ヒ、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待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交絶ツテモ惡聲ヲ出サ、ルナリ、國ヲ去テモ己レノ名ヲ獨リ潔クセサルナリ、左右ノ說ハ左右近臣ノ說ヲ容レテ、毅ヲ遠サシルニ至ル、故ニ去テ趙ニ事フナリ、意ヲ留メテ篤ト勘考アレト云フ意ナリ、

遺燕將書

魯仲連

魯仲連ハ齊人、奇偉俶儻ノ策ヲ好ム、燕ノ將聊城ヲ守ル、齊ノ田單之ヲ攻ムル、歲餘士卒多ク死ス、而シテ聊城下ラズ、仲連書ヲ作テ射テ城中ニ遺シ、燕將ニ還ル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倍ハ音背ソムシナリ、怯ハオソル、ナリ、身ヲ先ンシテ安リニ戰死セザルナリ、身ヲ先ニスレハ君ヲ後ニスル義、第三項ヲ以テ發語トス、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冉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公ハ燕將ヲ指シテ云フ、臣ヲ無スルハ戰死シテ良臣ヲ亡サシムルナリ、威力齊ノ爲メニ信セラレザルナリ、智者ハ計ヲ再ヒセザルナリ、死生榮辱一時ニ決スベキノ際ナリ、詳ラカニ謀テ俗輩ト同シク安死スルコト勿レ、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齊ハ楚魏ノ北ニ在リ、今燕ノ難アリ、故ニ南面シテ、與ニ爭ハザルナリ、故ニ計ヲ定メテ之ヲ守レリ、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

此時齊ト秦ト善シ、秦人兵ヲ下スモ、東面シテ齊ヲ攻メス、齊秦連和シテ橫タルトキハ、楚國危シ、斷ツハ棄ト同シ、濟北ヲ存スルハ、聊城ヲ攻テ濟北ヲ定ルヲ云フ、楚魏退テ聊城ヲ救ハズンハ、齊ハ他ヨリ謀ル者無ケン、規ハ謀ルナリ、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

期年ノ敝ハ、彼此久シク相持セハ、期年ノ久シキ必ス敝セン、得ルコト能ハサルハ、齊ニ勝ツ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齊聊城ニ事ヲ決セハ、公ハ再ヒ計ルコト無ケン、聊城終ニ守リ難キヲ云フナリ、

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

栗腹ハ燕ノ將ナリ、玆ニ萬乘ノ國云フ燕ヲ指スナリ、公輸班雲梯ヲ爲リテ宋ヲ攻ム、九タヒ機變ヲ用ユ、墨子九タヒ之ヲ拒ク、公輸ノ械盡キ、墨子ノ守リ固ヨリ餘リアリ、

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

孫臏能ク士卒ヲ撫ス、士卒人ヲ食ヒ、骨ヲ炊クニ至ルモ反スル心ナシ、吳起亦然リ、燕將ノ能既ニ天下ニ見ハレタリ、因テ兵ヲ罷メテ燕ニ歸ラシメントス、交游スル者、臂ヲ攘ケテ世事ヲ議セハ、功業明ナルヘシ、

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

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

孤主ハ燕王ヲ指シテ云フ、說士ハ游說ノ士ヲ資クルナリ、意ハオモフナリ、又或ハ燕ヲ棄テ、齊ニ游ハ、富貴陶衛ニ比スルニ至ラン、秦ノ穰侯陶ニ封セラレ、南鞅衛ニ封セラレ、ト同シク、寡人ト稱シ、齊ト久シク存スルモ亦一計ナリ、二ツノ中一

チ計ラルベシトナリ、

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

效ハイタスナリ、小節ハ微事、鉤ハ帶ニ附スル金物ナリ、公子糾云々、前管仲論ニ精シ、束縛セラレ桎梏ヲ受ク、桎ハ足ノ械ナリ、梏ハ手ノ械ナリ、鄉里ノ者モ耻テ交リ

ヲ通セザル者、世主モ再ヒ臣ト爲ザルナリ、
鄉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

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

嚮キニ管仲窮囚シテ、耻テ桓公ニ見ヘヌシテ没セハ、則チ辱シメラル、人、賤シキ行ヲ爲シタル者ト爲シ、縲紲ハナハメノ耻ナリ、桓公ノ威ノ諸侯ニ信セサルヲ耻ツ、信ハノヒルナリ、三行ハ墓ト怯ト身チ辱シムルナリ、燭ハテラスナリ、滅ハ奴ナリ、獲モ奴ナリ、又婢チモ云フ、

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譏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

曹沫ハ、史記刺客傳ニ載ス、北ハ背ナリニグルナリ、吻ハ到ナリ、禽將ハトリコニセラレタル將ナリ、魯君ハ莊公ナリ、一劍ノ任ハ、一ツノ匕首ヲ以テ、桓公ヲ壇坫〔酒宴ヲ陳列セシ所〕ニ劫カスナリ、一朝ノ宴ニ於テ、約シテ掠セラレタル地ヲ取反セリ、悖ハ滯没ノ反亂ナリ、

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

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

曹沫三マヒ戰フテ、失フ所ノ地チ一朝酒宴ノ上ニ於テ取カヘセリ、威勢吳越ノ強キカ如シ、二士ハ管仲曹沫チ云フ、身チ殺シ軀チ亡シ、世チ絶チ後チ滅スルハ、燕將チ指シテ云フ、

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忿憤ノ情ハ、音淵、忿ト同シ、弊ハオハルナリ、天地ト共ニ終リチ同フスルナリ、一チ擇フハ、燕ニ歸ルカ、齊ニ游フカノ兩道チ以テ勸ムルナリ、〔燕將聊城ヲ守ルコト期年、齊之チ下スコト能ハス、仲連ノ書チ得テ、燕ニ背キテ齊ニ歸スルコト能ハス、遂ニ自殺スルニ至ル、其死チ輕ニスル何ソ容易ナルヤ、蓋シ戰國俠士ノ風、大率此ノ如シ、〕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前漢ノ鄒陽、初メ吳王濞ニ事フ、吳王ノ説クヘカラザルチ知テ、梁ニ行テ孝王ニ事フ、羊勝等、鄒陽チ疾ンテ、孝王ニ讒ス、孝王怒テ獄ニ下ス、獄中ヨリ此書チ上

ル、孝王立ドコロニ出シテ、上客ト爲ス、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忠ハ報セラレザルコト無ク、信ハ疑ハレズト、虚語ニシテ信スベカラザルナリト、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荆軻、燕ノ太子丹ノ義ヲ慕フテ、精忠天ニ感シ、白虹日ヲ貫クハ、荆軻ノ爲メニ非ス、燕反テ之ヲ畏レテ、尙疑フテ信セス、衛先生長平ノ策ヲ畫ス、太白星昴星ヲ蝕ス、秦ノ昭王尙之ヲ疑ヘリ、

(二)事ヲ以テ誠忠ノ致ス所ト爲ス、案スルニ白虹日ヲ貫クハ、荆軻ノ爲メニ非ス、燕ノ亡ル兆ナラン、太白昴ヲ蝕スルハ、衛先生ノ爲ナラス、趙軍敗滅ノ兆ナルベシ、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吏訊ハ下吏ニ訊問シテ、疑ヒテ受ケタルナリ、荆軻衛先生ノ誠忠タリトモ、燕秦ノ主悟ルコト能ハサルト同シ、

昔玉人獻寶、楚王剛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玉人ハ卞和ヲ云フ、別ハ足ヲ斬ラル、刑ナリ、李斯ハ胡亥ノ爲ニ重刑ヲ受ク、箕子ハ佯ハリテ狂ト爲リ、楚ノ接輿ハ狂ト爲リテ世ヲ避ク、比干ハ殷紂ノ爲メニ心ヲ剖ル、伍子胥ハ鴟夷ニ盛ラレテ沈メラル、皆前ニ在リ、

語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有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

初メテ相識テ、白頭ニ至ルマテ相知ラス、又一タヒ蓋ヲ傾テ談ス、舊知巳ノ如シ、樊於期ハ秦ノ將ノ爲メニ讒セラレテ燕ニ行キ、荆軻ニ首ヲ籍テ、太子丹ノ事ヲ行フハ、刺客傳ニアリ、王奢ハ魏ニ行キテ、自剄シテ齊ヲ卻ソク、二國兩君ハ、樊於期ノ秦王ト、王奢ノ魏王ト合シテ云フナリ、

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尾生ハ古ノ信ヲ守ル者。蘇秦ヲ以テ燕ノ尾生ト爲スナリ。白圭ハ中山ノ將。六城ヲ亡ス。亡テ魏ニ入ル。文侯厚ク之ヲ遇ス。反テ中山ヲ拔ク。駃騠ハ駿馬ナリ。以テ珍味ト爲ス。白圭中山ヲ拔ノ功ヲ以テ顯ハル。文侯夜光ノ璧ヲ賜フ。浮辭ハ衆人ノ妄リニ言フ所ナリ。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贖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

司馬喜ハ六國ノ時ノ人。贖ハ足ヲ斬ラル。ナリ。范雎ハ前ニ出ツ。拉ハ擢クナリ。秦ニ入リテ應侯トナル。挾ムハ挾持スルナリ。贖史記ニ贖ニ作ル。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

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申徒狄ハ註ニ般末ノ人ト爲ス。雍ハ地名。雍ヨリ河ニ入テ没スルナリ。徐衍ハ周末ノ人。比ハ近ナリ。言フ意ハ。人主ニ苟クモ投合セサルナリ。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百里奚前ニ出ツ。食ヲ路ニ乞フ。ハ異說ナリ。甯戚牛ヲ車下ニ飯ス。角ヲ扣テ歌フ。桓公登用シテ政ヲ任ス。主從心ニ感シテ。膠漆ノ如クニ相和ス。衆口ニ惑サル。者ニ非ス。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偏ハカタヨルナリ。季孫女樂ヲ受ク。孔子言ノ用ヒラレサルヲ察シテ去ル。逐フニ當レリ。子冉ハ子罕ナリ。墨翟ヲ囚スルコト。詳カナル說ナシ。衆口盛ンナルトキハ。金ノ堅キモノヲモ鑠銷シ。毀ハツシムルナリ。讒人久シク積ムトキハ。骨肉ノ間モ消

滅スルナリ。

是以秦用我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

秦ハ由余ヲ用ヒ齊ハ子臧ニ任ス威宣ハ威王宣王ナリ阿ハオモチルナリ偏ハカクヨルナリ

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

朱ハ丹朱ヲ指ス象ハ舜ノ弟ナリ丹朱象ト舜ノ讐仇トナルハ出處ナシ恐ラシハ當時ノ俗説ナリ管叔蔡叔ハ周公ノ讐敵トナル宋ハ墨翟ヲ囚スルノ應魯ハ孔子ヲ追フノ應ニトル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子之ハ燕王噲ノ相ナリ燕王國ヲ讓ラント欲シテ國乃チ亂ル田常ハ陳恒ナリ桓公之ヲ悦ヒ後ニ簡公ヲ弑ス殷ノ紂王孕婦ヲ刳テ其胎ヲ見ル武王後ニ孕婦ノ爲

ニ墓ヲ修スト云フ是モ俗説ナリ

夫晉文公親其讐而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讐ハ寺人勃鞞ナリ桓公ノ仇ハ管仲ナリ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殺其身

商鞅後ニ秦ニ車裂ノ刑ニ行ハル大夫種後ニ讒セラレテ劔ヲ賜フテ死ス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孫叔敖ハ楚ノ處士ナリ三タヒ相ト爲リテ喜ヒス三タヒ相ヲ去テ悔ス於陵子仲

ハ楚ノ相ト爲ル辭シテ人ノ奴トナリテ園ニ灌ク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報スベキハ士ガ功ノ報スベキ者アレハ必ス報センコトヲ思フナリ墮ハ敗ルナ

リ、士ヲ愛ムヲ無シハ、士ノ求ムル所ニ於テ吝惜セス、之ヲ與ルナリ、跖ハ盜跖、由ハ許由ナリ、湛ハ音沈、七族ハ父母、兄弟、姉妹妻ノ族ヲ沈没スルナリ、要離ノ事、呂氏春秋ニ出ツ(史記燔ヲ燒ニ作ル)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眄ハ音麩、邪視スルナリ、輪囷離奇ハ、委曲盤屈ナリ、是ハ大木ノ數年ヲ經テ、數圍ニ及ヘル者ヲ云フ、萬乘ノ器ハ天子ノ器物トナル者、左右容ヲ爲スハ、雕刻ヲ加ヘル事ヲ云フ、隨珠ハ隨侯ノ珠、和璧ハ卞和ノ璧、枯木朽株ハ用ヲ爲サ、ル者ナレト、後世ニ忘レサルノ名ヲ留ルコトアリ、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術ハ天下ヲ治ルノ術、伊ハ伊尹、管ハ管仲、龍逢比干前ニ出ツ、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陶鈞、陶器ヲ作ル器ノ下ニ轉スルモノ、其能器ヲ制シテ、獨化スルノ謂、牽ハヒカレザルナリ、衆人ノ口ニ心ヲ奪ハレザルナリ、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荆軻、中庶子蒙嘉ニ賂シテ、秦皇ニ近ヨリ、匕首ヲ以テ刺ントス、呂尙ハ太公望ナリ、鳥集ノ集ルカ如キ臣ヲ用ユ、拘ハ係ルナリ、攣ハ音レン、曲ルナリ、左右便辟臣妾ノ言ヲ越ルナリ、昭曠ハ明ラカニ大ナル道ヲ觀ルナリ、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帷牆之制ハ、右左臣妾ニ牽制セラル、ノ謂、驥ハ唯馬ト云フ、義、阜ハ馬ヲ養フノ官、

下士ナリ、鮑焦ハ蔬ヲ道ニ采ル、烈士傳ニ出ツ、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私慾ヲ以テ、義ヲ汚サズ、砥礪ハ磨キ明ラカニスルナリ、利慾ヲ以テ行ヲ傷ラサルナリ、勝母ハ母ニカツト云フ字ナレハ、孝子ハ入ラサルナリ、朝歌ハ殷ノ紂王ノ作ル樂ナリ、故ニ墨子車ヲ廻シテ入ラズ、古ヘ衛ノ地ニアリ、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恢廓ハ、大器量ナル人、威權ニ誘ハレテ、位勢ニ脅カサレ、面ヲ回スハ正シカラサルナリ、志シ有ル名士ハ、穴ヲ堀テ隠レ、巖下深藪ノ中ニ伏死セントス、忠信ヲ竭シテ人主ノ闕下ニ趨ク者ハ有ラザルナリ、

〔案スルニ樂毅、魯仲連、鄒陽三篇、皆史記ニ載ル所、想フニ後人原文ニ據リテ改作スル所ノ者、此輩皆戰國ノ武人、文ヲ以テ名ヲ售ル者ニ非ス、後進ノ軌範ト爲スハ甚ダ當ラサルナリ、此文ノ如キハ、多ク人名ヲ陳列ス、俗謂フ點鬼簿ナル者、後世甚タ

厭フ所ノ者ナリ、昭明ノ文選ニ是等ノ文ヲ載ルハ、齊梁間專ラ四六ヲ用ユル時ナレハ、時人皆之ヲ重ニスル者、今ノ軌範ニ、漢秦以前ノ文ヲ選バント欲スレハ、孟荀左國其人ニ乏シカラズ、然ルニ彼レヲ捨テ是ヲ採リ、以テ軌範ノ名ヲ負ハス、東郭ノ選ニ非ル知ルヘキノミ、

答蘇武書

李陵

蘇武、字ハ子卿、匈奴ニ使ス、留ルコト十九年、歸テ典屬國ニ拜セラレ、李陵字ハ少卿、單于ト戰フテ、屈シテ匈奴ニ降ル、蘇武相見テ書ヲ作テ陵ニ與ヘ、漢ニ歸ラシム、陵此書ヲ作テ答フ、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名ヲ策スルハ、君ノ簡ニ臣ノ名ヲ書スルヲ云フ、休ハヨキナリ、暢ハノブルナリ、蘇武ノ書ニ答ルヲ以テ茲ニ謝スルナリ、

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身ヲ異國ニ托スルヲ悲シム、依々ハ愁思ナリ、慰誨ハ書辭ヲ以テナグサメオシユルナリ、勲々ハチンゴロナリ、不敏ハ自ラノ不肖ヲ云フ、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韋韜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餓渴。舉自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

終日他ノ物ヲ見ル無ク。只異類ヲ見ルノミ。韋韜ハ臂衣ナリ。毳ハ此芮ノ反音セイ。毳帳ナリ。羶ハナマガサキナリ。羶肉ヲ食ト爲シ。酪ヲ漿ト爲スナリ。一日ノ韋ハ皮ナリ。皮ヲ以テ衣袖ト爲スナリ。慘ハイタムナリ。裂ハ皮肉分裂スルナリ。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獨何心能。不悲哉。

塞外ハ長城ノ北胡笳ハ狄俗ノ吹ク笛ナリ。葦葉ヲ卷テ作ルモノ。

與子別後。蓋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遺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

無聊ハ不平娛マザルナリ。武帝陵ノ母ヲ戮ス。鯨鯢ハ大魚不義ノ人ニ譬ヘテ殺セルナリ。無知ノ俗ハ匈奴ヲ云フ。

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先君ノ嗣ハ。李陵自カラ云フ。終ニ戎狄ノ族ト爲ルナリ。上察セス。李陵カ心ニ負ス。區々ハ聊カ忠節ヲ竭サントスルノ意。一タヒオモフ毎ニ生テ居ル心ヲ忘ル。ナ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劓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初但耳

心ヲ刺スハ自殺スルナリ。漢家ノ李陵ニ於テ。已ニ刑ヲ嚴ニシテ事已ミタリ。故ニ死シテ益無ク。羞ヲ増スニ足レルナリ。耳ニ入ラサルハ陵ノ言ヲ以テ耳ニ入ラスト爲スナリ。初ハ愛ナリ。但ハ慘ナリ。痛ナリ。初ハ都勞ノ反音刀恒ハ當割ノ反音

姐。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

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倉卒ハソマツニ書シタルナリ、先帝ハ武帝ヲ指ス、五將ハ李廣利、公孫敖等ナリ、漢書其名ヲ詳ラカニセス、天漢ハ漢ヲ天ニ配スル言、羈ハ馬ノ絡頭ナリ、匈奴ヲ云フ、擐ハ扱クナリ、梟ハ勇ナリ、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與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陣臨。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大任ニ當ルニ足ラス、既ニシテ匈奴國ヲ舉テ兵ヲ興ス、十萬ニ踰ユ、匈奴ハ主ト爲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面。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刀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

シ、陵ハ客ト爲ス、陵ハ歩兵、匈奴ハ馬騎ナリ、勢甚懸絶セリ、

創痛アル者モ、皆戰フナリ、漢書ニ云フ、三創ナル者、二戰セ、兩創ナル者、ハ車ヲ將

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

天地モ震怒スルカ如ク、戰士モ陵カ爲ニ涙ヲ飲ムナリ、血ハ涙ナリ、匈奴引還ラントスルニ及ンテ、再ヒ管敢ナル者、漢ヲ亡テ匈奴ニ入り、兵ヲ指揮シテ、陵ヲ伐ツ、

是ヲ以テ免レザルニ至ル、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陵不死罪也。

六、一創ナル者、兵ヲ持スト、創兵皆指揮ニ從ツテ起ルナリ、尺鐵ハ兵器ナリ、徒手ハ手ヲ空シテ奮撃スルナリ、

高祖二十萬。以平城之苦。僅能平。計以テ免ル。陵ニ當ルハ陵ノ地

然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ニ處スルナリ、執事ハ漢廷ノ臣云々ハ多言ナリ、

爲ス所有ラントスルハ、其匈奴ヲ驅逐シテ、屈シテ伸チ求メ、功成リ事立ハ、上ハ厚
恩ヲ報シ、下ハ祖考ノ名ヲ顯サンコトヲ思ヘハナリ、故ニ虛シク死スルハ、節ヲ立
ルニ如カスト云フ、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
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

范蠡ハ、越ノ臣、越王會稽ニ苦シム、蠡死セザルハ、越王勾踐ノ讎ヲ復サントスレハ
ナリ、曹沫三敗ノ辱シメニ死セサルハ、魯ノ莊公ノ羞ヲ報センカ爲メナリ、骨肉刑
ヲ受ルハ、家母妻子皆誅セラレ、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譏。並
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
爲之傷心哉。

蕭ハ蕭何ナリ、樊ハ樊噲ナリ、鼂錯ハ前ニ出ツ、周ハ周勃、魏ハ魏其侯、竇嬰ナリ、賈

誼前ニ出ツ、亞夫ハ周亞夫ナリ、二子ハ范蠡ト曹沫ヲ指ス、

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
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先將軍ハ李廣ナリ、貴臣ハ衛青ヲ言フ、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
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
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
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

虜モ亦萬乗ト云フ、劍ニ伏スハ、士卒死シテモ願ミルコト能ハス、朔北ハ匈奴ノ地、
丁年ハ二十前後ノ時ナリ、皓首ハ白髮ナリ、生妻帷ヲ去ルハ、已ニ再ヒ他ヘ嫁セシ

ナリ、蠻貊ハ匈奴ヲ云フ、

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
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
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
何望哉。

陵オモヘラク、足下ハ茅土ノ薦諸侯ニ封セラレ、事、方土ヲ取テ白茅ヲ藉テ社ト爲スナリ、軍千乗ハ、大國ノ侯ト爲ラント、然ルニ其賞銀僅カニ二百萬錢、位典屬國ニ過キス、二千石ナリ、能ク害スルノ臣ハ萬戶侯ト爲リ、貪佞ノ者ハ宰臣ト爲ル、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遠方ニ在テ、漢家ノ風ヲ聽キ、德ヲ慕ヒ命ヲ馳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ハ、難シ、故ニ身ヲ願ミテ又悔サル所以ナリ、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

忠ハ烈ナラスト雖トモ、死ヲ視ルコト歸スルカ如キハ則チ忠ナリ、陵ハ事ニ死スルニ安ニスレトモ、天子ハ着々トシテ陵ヲ念フコト無キナ云フ、稽顙ハ額ヲ伏シテ拜スルナリ、刀筆ノ吏ハ獄吏ナリ、文墨ヲ弄セシムルハ、文ヲ舞ハシテ罪ニ陷シイルナリ、陵ガ漢ヘ歸ルコトヲ望ムコト勿レ、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

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故人ハ霍光上官傑等ナ云フ、蘇武匈奴ニ在テ、胡婦ヲ娶リテ子ヲ生ム、故ニ恙無キナ云フ、北風ハ南風北ニ向フナ言フ、

〔此書謬妄多シ、稍諸傳ト異ナル者アリ、或ハ謂フ李陵カ作ニ非スト、且自カラ分疏スルノミナラス、大ニ漢朝ヲ怨望スル語アリ、文ノ好惡ハ姑ラク置キ、甚々世教ニ關セザル者ト覺ユ、軌範中ニ加フヘキ者ニハ非ルカ、

後出師表

諸葛武侯

時ニ曹休敗レ、魏兵東ニ下リ、關中虛弱ナリト聞テ、兵ヲ出シテ進ンテ魏ヲ擊ントス、群臣多ク以テ疑ヒテ爲ス、亮乃チ上書ス、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才弱クト云ヘルハ謙辭ナリ、魏ヲ伐スハ蜀ノ王業モ亦亡ントス、弗疑ハ萬事皆孔明ニ委託シテ、毫モ疑フ所無シ、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

北征ハ魏ヲ討ンコトヲ思フナリ、瀘ハ音盧、水ノ名、南蠻ノ地、草木多ク生セス、故

ニ不毛ト云フ、自カラ命ヲ惜マザルニハ非ス、願フハオモフナリ、王者ノ大業ハ蜀

都ノ僻陋ノ地ニテハ安ンスベカラス、漢ノ舊都ヲ復センコトヲオモフナリ、然ル

ニ議者ハ以テ計ノ得タル者ニ非スト謂フ、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蜀ノ後主五年、亮祁山ヲ攻ム、南安、天水、安定ノ三郡、皆魏ニ叛テ亮ニ應ス、關中響

ノ如クニ振フ、又曹休ハ東吳ノ陸遜ト石亭ニ戰フテ大ニ敗ス、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乘、取勝、座定天下、此臣之

未解一也、

高帝ハ漢ノ高祖ヲ云フ、創ヲ被リハ、項羽ノ爲メニ射ラル、コトアリ、良平ハ張良

ト陳平ナリ、長策ハ進ンテ戰ハズシテ、守テ勝ヲ取ラントス、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座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驥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葶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樹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收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劉繇王朗ハ、當時坐談ノ士ナリ。先帝劉玄徳、當陽ノ長坂ニ於テ、曹操ノ爲ニ敗ラ
ル。先主妻子ヲ棄テ走レリ。後ニ先主兵ヲ進メテ成都ヲ圍ミ、劉璋ヲ取ル。又北征シ
テ夏侯淵ヲ斬ル。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關羽ハ、吳ノ呂蒙ノ爲メニ襲ハレ、荊州ヲ取ラレ、先主仇ヲ復セントシテ、陸遜ノ爲
メニ敗ラル。秭歸ハ地名、蹉跌ハ失措ト言フカ如シ、蹉ハ徒結ノ反、蹙ナリ、仆ルナ
リ、曹丕ハ曹操ノ子、漢ノ獻帝ヲ廢シテ、自ラ帝ト稱ス、鞠躬ハ身ヲ曲ルナリ、盡力、
一盡瘁ニ作ル、勉強シテ力ヲ盡ス意、利ハトシナリ、鈍ハニブシナリ、逆ハ預シメ

ナリ、

〔案スルニ一篇ノ眼目、鞠躬盡力一章ニ在リ、多ク辭ヲ費サズシテ、以テ其君ヲ思ヒ
國ヲ愛ルノ意ヲ見ル、獨リ文ノ法ト爲スノミナラス、以テ人臣ノ法ト爲スヘシ、處
山只前篇ヲ取ル、此編後篇ヲ入ル遺憾ナシ、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ハ令伯、父早ク亡ス、母更メテ人ニ適ス、密祖母ニ養ハル、孝ヲ以テ聞ユ、
晋ノ武帝、徵テ太子ノ洗馬ト爲ス、密此表ヲ上ル、帝其誠意ヲ嘉シテ、奴婢二人ヲ
賜ヒ、郡縣ヲシテ祖母ノ奉膳ヲ供セシム、祖母卒スルノ後、漢中ノ太守ト爲ル、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覺ハ慮振ノ反音キ、艱難禍罪ナリ、閔凶ハ父ノ愛ノ罹ルヲ云フ、生レテ六ケ月ニ
テ父卒ス、舅カ母ヲ引取テ他ヘ嫁セシム、祖母劉氏愍ンテ密ヲ養フ、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
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
尺之童。孳孳子立。形影相弔。

零丁ハ危弱ノ貌、成立ハ二十ナク、祚ハ福ナリ、晩年ニ至リテ、兒息出來タルナリ、期切ハ大切小切トテ、喪服ヲ云フ、疆近ハ親戚ナリ、叔伯等モ無レハ、輕重ノ喪ヲ營ムコトモ無キナリ、五尺ノ童ハ、召使ヒノ童子ナク、周尺ニ倣フ、今ノ三尺六寸ハカリナリ、竿ハ渠營ノ反、單獨ナリ、子立モ孤獨ナリ、只影ト形ナト相用スルノ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秀才ハ、皆科目ノ名ナリ、
 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待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郎中洗馬ハ、官名、東宮ハ太子ノ宮ナリ、切峻ハスルドキナリ、逋ハノガル、慢ハ怠ルナリ、郡縣ノ吏逼リ迫リテ、都へ出ルコトヲ催促スルナリ、州司モ州ノ役人ナリ、星影ノ如ク、火ノ如ク急ナリ、狼狽ハウロタヘルナリ、狼ハ前足長ク、後足短カシ、狼ハ狼ニ似タル獸、前足短カク、後足長シ、二獸共ニ行ク、若シ離ルレハ進退ヲ得ズ、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矜ハ憐レムナリ、育ハヤシナフナリ、李密本ト蜀ニ事フ、蜀亡フ、晋ニ對シテ僞朝ト云フ、郎署ハ尙書郎ナリ、コ、ノ矜ハツトムナリ、俘ハトリコナリ、優渥ハ厚キナリ、盤桓ハ進マザルナリ、希冀ハコヒチゴフナリ、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

祖母劉氏、西山ニ薄ルハ、命日夕ニ在ラントス、奄ハ忽ナリ、將ニ絶ントスル貌ナリ、

祖母有テ密ノ命アリ、密アリテ祖母餘年ヲ終リ、天命ヲ盡スコトヲ得ル、是更ル更
ル命ヲ爲スナリ、區々ハコ、ニテ勤ヤト言フカ如シ、廣ハ孝養ヲ廢シテ、遠離スル
コト能ハサルナリ、

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烏ハ其母ニ返哺スルノ孝アリ、二州ノ牧伯ハ太守選ト、刺史榮トナリ、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僂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
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愍愍ハアハレミアハレムナリ、僂倖ハコボレ幸ナリ、草ヲ結フハ、魏武子妻アリ、病

ムトキ其子穎ニ謂テ曰ク、我死セハ此ヲ嫁セヨ、又病亟ガコナリテ曰ク、此妾ヲ殺

シテ殉セヨト死ニ及ンテ、穎前命ニ從ツテ之ヲ嫁ス、秦晉ノ戰ニ、老人草ヲ結ンテ

杜回ヲ抗スルヲ見ル、回躡テ頰ル、遂ニ之ヲ獲タリ、後ニ穎夢ニ老人告テ曰ク、我ハ

嫁スル所ノ婦人ノ父ナリ、前命ニ從フヲ以テ、是ヲ報スト、犬馬ノ情ハ、卑遜シテ云

フ義

〔案スルニ出師陳情等ハ、已ムヲ得スシテ、逼迫シテ作ル所、一身ノ進退存亡ニ係

ル、是ヲ以テ精神盡ク文字ノ中ニ鍾ル、記事論說ノ如ク、文ヲ以テ戯レト爲ス者ノ
比ニハ非ルベシ、

郤聘書

謝疊山

元ノ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謝枋得ヲ聘ス、枋得此書ヲ遺シテ卒ニ行カズ○聘ハ訪
ナリ、諸侯大夫ヲシテ諸侯ヲ問フヲ聘ト云フ、聘禮ニ大ナ聘ト云ヒ、小ナ問ト云
フ、又隱逸賢者ヲ召ナ徵聘ト云フ、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
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干大元之名
地乎。

伯夷、叔齊、西山ノ薇ヲ食フ、前ニ出ツ、四皓ハ漢ノ隱者、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
黃公ナリ、芝ハ靈芝ナリ、茹ハ食フナリ、糲ハ音厲シロ米ナリ、

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
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
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

魯仲連ノ事前ニ出ツ、莊子天道ノ篇ニ、昔者子我ヲ牛ト呼フ、而シテ之ヲ牛ト謂フ、

我ヲ馬ト呼フ、而シテ之ヲ馬ト謂フ云々、此語ヲ少變ス、
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
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
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

逋播ハ世ヲノカレ棄タル臣頑民ハオロカナル民輪ハ車ノ輪ナリ彈ハ丸ヲ行ル
ナリ世ノ化ト往來スルナリ蟲ノ臂鼠ノ肝ハ至ツテ小ナル者ナリ莊子ニ出ツル
語。

若貪戀官職昧于一行。縱太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
忽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
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
生之年。

昧ハクシラマスナリ貪冒ヲ言フ涵ハ音合容ルナリ表ハ名ヲ彰スナリ處士ハ仕ヘ
サル者ノ稱死スト雖トモ生ケルカ如シト云フ意。

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元ノ恩德ニ感スル天ノ照臨スル所ナリ慷慨ハイタミナゲクナリ從容ハ更ニ事
無クシテ義ノ爲ニ死スルナリ公ハ使ニ當テ言フ某ハ己レナリ。

謝枋得ノ此書宋ノ爲ニ忠ヲ盡シテ元ノ臣タラサル意ヲ厭マテ示セルナリ文甚
タ簡ニシテ意ヲ盡スコト密ナリ前編ノ選者ニシテ後編ニ此一篇ヲ載ルハ鄭氏
ノ書ニ非ルモ賞スベシ。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六終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七

石川鴻齋講述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贊ハ美ナリ、讚ニ同シ、其體三アリ、曰ク哀贊、曰ク史贊、曰ク雜贊、大約韻語ヲ以テ正體ト爲ス、其散文ヲ作ルハ、漢書ノ評ヲ以テ祖ト爲ス、史記ニハ唯太史公曰クト書ス、後漢書ニハ論ト云フ、三國史ニハ評ト云フ、其實ハ皆贊ナリ、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

上古ノ聖王、音樂ヲ舉ルハ、心ヲ娛シシメ、耳目ノ慾ヲ恣ニセントニハ非ス、之ヲ以テ治道ノ具ト爲スナリ、故ニ五音正シクシテ、其行モ亦正シ、
 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

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補正心、而外異貴賤也、
 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音樂ハ、人身上ノ血脈ヲ動盪スル所以、盪ハ徒朗ノ反、震クナリ、宮ノ音ハ脾ヲ動カシ、正ニ和ス、商ノ音ハ肺ヲ動カシ、角ノ音ハ肝ヲ動カシ、徵ノ音ハ心ヲ動カシ、羽ノ音ハ腎ヲ動カス、而シテ聖義仁禮智ヲ配ス、故ニ内ニハ心ヲ正クシ、外ハ貴賤ヲ異ニスル所以ナリ、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弦ハ大ナルハ太キナリ、宮聲ヲ發ス、君ニ喩フ、商聲ヲ發スルハ、其右傍ニ在リ、惻隱ハイタミイタムナリ、整齊ハヒトシク整フナリ、

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

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

禮ハ外チ修スル者。故ニ外ヨリ入ル。樂ハ内チ整ル者。故ニ内ヨリ出ツ。禮チ離ルレハ、暴慢ノ行ヒ極ル。樂チ離ルレハ、姦邪ノ行ヒ窮マル。故ニ君子義チ養フ所ト爲ス。

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

鐘ハ、樂器。黃鐘、夾鐘等ナリ。磬ハ古ヘ石チ以テ作ル。

夫淫佚。生於無體。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雅頌ノ音ハ正樂ナリ。頌ハ詩ナリ。六體アリ。曰ク風。曰ク賦。曰ク比。曰ク興。曰ク雅。曰ク頌。皆樂ニ合シテ誦ス。

〔案スルニ、後儒此篇チ太史公ノ筆ニ非スト爲ス。然レトモ神趣幽遠。旗ル世教ニ關スル者アリ。軌範中亦妨ケサルナリ。〕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史記ニ世家チ以テ分ツモノハ、大約諸侯ノ世系ニ係ル。孔子諸侯ニ非ス。而シテ之チ世家ニ列スル者ハ、萬世王侯ノ師タルチ以テナ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詩ハ小雅、車牽ノ篇。高山ハ之チ仰キ、景ハ大ナリ、明ナリ、景行アル者ハ之チ行ハントオモフナリ。故ニコ、ニ至ルコト能ハサルモ、心之ニ嚮フナリ。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

魯ノ國ヘ至リテ、孔子ノ廟チ觀ルニ、今尙諸生禮チ其家ニ習ハス。祇ハ敬ナリ、回ハ遲回ナリ、留連シテ去ルコト能ハサルナリ。

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古ヘヨリ天下ノ君王ヨリ、諸賢人ニ至ルマテ、其時ニハ榮フレトモ、沒スル時ハ已ミ、永シ稱スル者無シ。孔子ハ布衣ヨリ起リテ、漢ノ司馬遷ノ時ニ至ルマテハ、凡ソ

十餘世天下ノ六經ヲ言フモノハ、夫子ヲ折中シテ之ヲ師トス、至聖ト謂フヘキナリ、(祇回本ト低回ニ作義同シ、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范睢ハ字ハ叔、魏人諸侯ヲ游説シテ、秦ニ事ヘテ相ト爲ル、蔡澤ハ燕人、同シク説客ナリ、范睢ニ代リテ秦ノ相トナル、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韓非子、五蠹ノ篇ニ出ツ、長袖ハ舞妓ナリ、多錢ハ大賈ナリ、

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説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説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

二人壯年ヨリ、四方ヲ説ク、老ニ至ルマテ遇スル所無シ、計ノ拙ナルニハ非ス、説ク所ノ諸侯力ヲ少ナレハ相合ザルナリ、秦ニ入テ始メテ合フ、踵ヲ繼クハ、足後ヲツク意、從ツテ相トナルナリ、疆弱ハ他ノ諸侯ト秦トナ云フ、

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士タル者モ、合ト合ハサル有リ、賢者タリトモ、意ヲ盡ス能ハスシテ、一生不偶ナル者勝テ道フヘカラス、此一人モ始メ困厄、音厄困シムナリ、窮困シテ厄ニ陷イルヲ以テ、志ヲ激シテ此ニ至ルナリ、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張耳、陳餘、俱ニ大梁ノ人、張耳ハ漢ニ事ヘテ趙王ト爲ル、陳餘ハ漢ニ背テ、韓信ノ爲メニ撃タル、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側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側役ハ小卒ナリ、奴僕ナリ、傑ハ傑ト同シ、居ル所ハ到ル所ト同シ、何方ヘ至リテモ、卿相ノ位ヲ取サルハ無シ、

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郷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兩人トモニ、始メ貧賤ニシテ、困約ニ居ル時ハ、相然信ス、然ハ爾リト云フニ同シ、顧問ハ、回顧シテ問テ通スルヲ待タスシテ、俱ニ志ヲ合スル者、後ニハ權ヲ爭テ、相滅亡スルニ至ル、皆利ヨリ生スルナリ、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伯ハ周ノ大王ノ子、王季ノ兄、延陵ニ封セラレ、始終信ヲ以テ變セス、己レヲ利スル所無シ、季子ノ賢トハ、大ニ異ナルヲ言フ、

〔案スルニ、季子ハ孔子ノ稱スル所、其没スルニ及ンテ、孔子碑ヲ書シテ曰ク、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ト、想フニ張耳陳餘ノ如キ、縱ヒ孔子ノ世ニ在リトモ、恐クハ齒牙ニ懸ヘキ者ニ非ス、太史公季子ヲ以テ結フ、甚タ類ニ非ルヤニ覺ユ、

蒯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江充、字ハ次倩、邯鄲ノ人、息夫躬、字ハ子後、河内ノ人、皆漢書列傳ニ載ス、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説而喪三僞、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

口舌ヲ利ニスル者、往々邦家ヲ覆スコトアリ、故ニ孔子之ヲ惡ム、蒯通ハ郈食其ヲ烹サシメ、田横ヲ敗ラシメ、韓信ヲ驕ラス、皆利口ノ爲ス所ナリ、亨ハ烹ルト同シ、伍被ハ謀主ト爲ルノ功アリ、遂ニ誅セラレ、讎ハ售ト同シ、書ハ舜典、四罪ハ前ニ出ツ、青蠅ハ小雅ノ詩、佞人ノ變亂スルニ喩フ、

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宗瘞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絲、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子翬、桓公ヲ謀リテ、隱公ノ危キハ、左傳隱公十一年ニアリ、欒書、郤ヲ構ヘルハ、左傳成公十七年ニアリ、豎牛、仲ヲ奔ラスハ、同ク昭公四年ニアリ、郈伯、季ヲ毀ルハ、同ク昭公二十五年ニアリ、費忌、女ヲ納ルハ、同ク昭公十九年ト、二十年ニアリ、大宰嚭、伍胥ヲ譖スルハ、史記ノ吳ノ世家ニアリ、李園、妹ヲ進ルハ、史記春申君列傳ニアリ、上官、屈原ヲ訴ルハ、史記屈原ノ傳ニアリ、趙高、李斯ヲ敗ルハ、始皇本紀ニアリ、伊戾、盟ヲ坎スルハ、左傳襄公二十一年ニアリ、江充、蠱ヲ造シ、息夫、姦ヲ作ス、漢書ニ載ル所、皆小ヨリ大ニ及ホシ、疎、ヨリ親ヲ陷ル、利口ニヨルナリ、此數人一一傳ヲ述ルトキハ、夥シキニ及フ、宜シク本書ニ就テ見ルヘシ、

言傳喜書

何武

前漢ノ何武、字ハ君公、成帝ノ時、大司空ト爲リ、氾鄉侯ニ封セラレ、此文漢書傳

喜傳中ニ載ス。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

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魯ノ國ハ季友ヲ以テ亂ル。左傳閔公二年ニアリ。楚ハ子玉ヲ以テ國ノ輕重ヲ爲ス。同ク傅公二十六年ニアリ。魏ハ公子無忌ヲ以テ折衝スルハ。史記信陵君傳ニアリ。項羽ハ范增ヲ以テ存亡スル。史記項羽本紀ヲ摘ム。

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

楚ハ子玉將ト爲リテ。文公モ側席シテ坐スル程ノ勢ナリシカ。死スルニ及ンテ楚ノ君臣相慶セリ。萬乘ノ主モ一賢人ニ若カザルナリ。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

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千金ヲ以テ。間者ヲ入レテ。廉頗ヲ疑ハシメシハ。史記白起列傳ニアリ。漢ハ黃金四萬斤ヲ以テ。范增ヲ疑ハシム。亞父ハ増ナリ。傅喜カ漢廷ニ立ツハ。成帝ノ光輝ナリ。又傅氏ノ廢興スル所ナリ。

〔案スルニ此書ハ。漢書傅喜傳中ニ。何武唐林皆上書シテ言フトアレハ。何唐二氏ノ手ニ成ル者ノヤウニ聞ユ。蓋シ其文ハ班孟堅ノ筆剛ニ係ルモノナルヘシ。〕

梓人傳

柳子厚

木ヲ治ルナ梓ト云フ。木匠ナリ。梓ハ師里ノ反音。梓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

裴封叔名ハ瑾。子厚ノ妹ノ夫ナリ。欸ハタ、クナリ。訪フナリ。備ハコ、ニテハ借宅センコトヲ願フナリ。隙ハ古文ノ隙字。宇ハ家ナリ。空宅ヲ借テ居ナルリ。尋ハ八尺引ハ十丈。規矩繩墨ヲ以テ家ヲ作ル。差圖ヲスル職ナリ。斲ハ音範。ケツル器ナリ。斲ハ音琢。斲ル器ナリ。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

其能ハ、只圖ヲ畫シテ、屋宇ヲ建ル法ヲ工人ニ命ジテ爲シムルナリ、故ニ通常ノ工
人ヨリハ三倍ノ備金ヲ得ル、私家ニ作スルハ自カラ引受テ受オヒ仕事ヲ爲スナ
リ、其直ハ大半自カラ取ルナリ、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

其室ニ入テ見レハ、其牀ノ足ヲ闕ケトモ、自カラ理スルコト無シ、之ヲ問ヘハ他工

ヲ求メテ理セシメントスト、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
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
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願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
言莫敢自斷者。

京兆ノ尹ハ、京師ノ知事ナリ、斧ハオノ、斤モオノノ類、引ハ木ヲ矩ル器、竹ヲ以テ

作ル、長サ十丈ニ及ブ、棟宇ノ任ハ、棟宇ニ爲スヘキノ木ナリ、木ノ能ハ木ノ良キヲ

視ルナリ、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
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堵ハ垣ナリ、堂宇ノ縮圖ヲ畫クナリ、毫釐ノ微ヨリモリ出シテ、大厦ヲ稱フ、厦ハ大
ナル屋ナリ、成ルノ後チ上棟ニ、年月姓名ヲ書ス、而シテ斧斤ヲ取ルモノハ、姓名ヲ

列スルコト無シ、

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
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

園ハメクルナリ、手藝ハ斧斤ヲ取ルモノ、體要ハ大體大要ナリ、心ヲ勞スルノ語ハ、
孟子滕ノ文公ノ篇ニ出ツ、是則チ天下ニ相タルノ法ト爲スヘキモノ、梓人ヲ借テ
大議論ヲ發ス、

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

徒隸ハシモベナリ、里胥ハ今ノ戸長ナリ、六職ハ今ノ内務卿、外務卿ノ職ナリ、薄ハイタルナリ、連率ハ前ニ在ル連帥ナリ、守ハ今縣令ナリ、宰ハ今ノ書記官ナリ、胥吏ハ今ノ屬官ナリ、嗇夫ハ郷ノ小者ナリ、版尹ハ戶籍ヲ掌ル者、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舉ハ賢才ヲ舉用スルナリ、指ハ指示シテ使フナリ、條ハ分ツナリ、或ハ盈シメ或ハ縮ルナリ、整頓ハ速カニ仕上ルナリ、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都城ヲ見テ野人ノ情ヲ知リ、野ヲ視テ國家ノ萬般ヲ知リ、天下ヲ通知スルナリ、小圖ヲ見テ大體ヲ察知スルナリ、績ハ功ナリ、績ハ從ツテ成ルナリ、

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

能者ハ其能ヲ德トスルコト無ク、愠ハイカルナリ、銜ハテラフナリ、賣ナリ、矜ハホコルナリ、小勞ヲミツカラセズトハ、政ヲ執ル大任ナレハナリ、衆官ヲ侵サス、英才ト討論シテ、大經ヲ論スルナリ、

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

宰相ノ道ヲ得テ、萬國理ル、天下ノ人、首ヲ舉テ望テ曰ク、吾相ノ功ナリト、後人亦慕テ曰ク、彼ノ相公ノ才ナリ、

士或譚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古ヘノ殷周ノ理ヲ談スル者ハ、伊尹、傅說、周公、召公ヲ曰フ、其百執事諸役人ノ勤

勞セシコトハ紀セス、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其體要ヲ知ラサル者ハ此レニ反ス、恪勤ヲ以テ公道ト爲シ、簿書ノ細事ヲ以テ尊シト爲シ、能ヲ賣リ、名ニ矜リ、衆官ヲ一人ニテ侵シ、六職百役ノ事ヲ取リ、遠大ナル者ヲ遺ル、猶梓人ノ至ラザル者カ、小匠ノ業ヲ一人ニテ勤ムルカ如シ、續用ハ成ル所ノ功ナリ、
 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

又一意ヲ生ス、室ヲ作ルヲ主ト爲ス者ハ、人君相ニ任スルニ喩フ、儻ハモシナリ、私智ノ智ヲ發シ、梓人ノ慮リヲ牽制シテ、其世守ヲ奪フテ、謀テ遂ニハ功ヲ爲スコト

能ハサラシムト雖トモ、豈其梓人ノ罪ナランカト、亦是主ノ之ヲ任スルニ在テ、然ルノミ、

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繩墨規矩陳設シテ、高者ハ下スヘカラス、狹キ者ハ廣クスヘカラス、梓人ニ由レハ固ク、梓人ニ由ラサレハ圯ル、(毀ルナリ)主人公若シ固キヲ去テ、毀ル、ニ就ントセハ、梓人ハ速カニ其術ヲ卷キ、其智ヲ默シテ、悠然トシテ去テ、其道ヲ屈セス、是

誠ニ良梓人ナリ、
 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吾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或ハ梓人、主ノ心ニ任セテ、其貨利ノミヲ貪ツテ、忍ンテ捨テ去ルコト能ハス、其制量ヲ失ヒ、屈シテ規矩ヲ守ルコト能ハス、棟撓ニ屋壞レハ、則チ曰ク、我罪ニ非スト、可ナランヤ、梓人ノ道ハ、天下ノ相ニ類スルナリ、故ニ書シ是ヲ藏スト、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周禮考工記ニ曰ク、曲勢面ヲ審ラカシテ、五材ヲ飾リ、以テ民器ヲ辨ス、之ヲ百工ト謂フト、此梓人則チ謂フ所ノ曲面勢ヲ審ラカニスル者ナリ、今ハ是ヲ都料匠ト言フ、梓人ハ楊氏名ハ潛ト云フ者ナリ、

聖主得賢臣頌

王

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絛之麗密、藜羹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旃ハ氈ナリ、被服ナリ、毳ハ此芮ノ反、音セイ、毛ノ細キナリ、又亂毛ナリ、皆獸毛ノ服ナリ、純絛ハ麗密ナリ、荷ハ負ナリ、藜ハアカザ、糗ハ去九ノ反、音キウ、米麥ノアラキモノ、哈ハ食ナリ、太牢ハ牛ナリ、

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已正統而已。

蓬茨ハヨモキノ艸深キ中ニ居ルモノ、厚望ハ上ヨリ命セラレタルヲ應スルノ謂、抒ハ申ルナリ、素心ナリ、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五始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ナリ、矻ハ苦骨ノ反、勉強スルノ貌、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鏘、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雪、泛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囿者、工用相得也。

千將ハ名劍ノ名、撲ハアラガチナリ、淬ハ燒刃ヲ付ルナリ、越砥ハ磨石ナリ、鏘ハ劍ノ刃ナリ、蛟ハ龍ニ似テ角無キモノ、犀ハ猛獸、擘ハハラフナリ、離婁ハ古ヘノ明目ナル者、公輸ハ匠師ナリ、延袤ハノベヒクナリ、涸ハミタル、ナリ、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

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吻ハ口サキナリ策ハ鞭ナリ喘ハアヘグナリ鬻ハ五結ノ反音ケツ鬻膝ハ良馬乗且モ良馬王良ハ古ノ御者靶ハ轡チ言フ韓哀モ古ヘノ御者聘ハハスルナリ靡ハ没スルナリ蹶ハ古月ノ反音ケツ跳ルナリ八極ハ八方ナリ遼ハハカルナリ

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絺ハ音締綌ハ音隙細キ葛織ナリ鬱燠ハムシアツキナリ狐貉ハ狐ノ皮衣ナリ悽愴ハコソヘサムキナリ

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喩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

易ハ治ルナリ嘔喩ハ和悅ノ貌ナリ伯跡ハ霸王ノ迹ナリ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然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

吐哺握髮ハ前ニ出ツ囿ハ囿園ナリ空ハ虛空ナリ齊ノ桓公庭燎ヲ設ケテ士ヲ延ク期年ニシテ至ラス東野ノ人九九ヲ以テ見ル者アリ九九ハ算術桓公之ヲ禮ス期月ニシテ四方ノ士相集ル遂ニ天下ヲ匡シ九ヲヒ諸侯ヲ合スルノ功アリ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政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罹此患也

揆リハハカルナリ悃ハ苦本ノ反音コン至ルナリ伊尹鼎俎ヲ勤ム前ニ出ツ太公鼓刀牛ヲ屠ルナリ百里奚甯戚皆前ニ出ツ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躡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籌ハ計ナリ闕ハ關ナルナリ卑辱ハイヤマンクハツカシメラルナリ與渫ハフカククサギルナリ本朝ハ朝廷ナリ躡ハワラグツナリ膏粱ハ美食ナリ壤ハ土地ヲ賜

フナリ、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ハハケシキナリ、陰ハ吟ニ同シ、蜉蝣ハ夏月陰トキニ出ル蟲、易ハ乾ノ卦ノ文言、龍ハ大人ニ喩フ、詩ハ大雅文王ノ章、皇ハ大ナルナリ、

故世平主聖。俊父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遼鐘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俊人ハ英傑ナリ、穆ハヤハラクナリ、伯牙ハ琴ヲ能ク、遼ハ音弟、樂器ナリ、或ハ曰ク、策鐘ハ琴ナリ、策ハ遼ト同シ、逢門子ハ善射ル者、鳥號ハ弓ノ一名、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侯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翕然ハアヒアツマルナリ、翼手ハ飛疾ノ貌、沛乎ハ大水ノ貌、大壑ハ大ナル溪ナリ、

胡易ハ皆何ソナリ、

化盜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知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遼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

四表ハ四方ナリ、遐夷ハ遠夷ナリ、萬祥ハメテタキ事ノ多キナリ、臻ルハ至ルニ同シ、殫ハコトノクナリ、朝ハアガルナリ、太平ノ責メ十分ニ塞リテ、亂タル、事無キナリ、遼游ハシタガヒ游ブナリ、恬淡ハタノシム意、無爲ハ道德ノ至リナリ、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休徵ハヨキシルメシナリ、雍容ハ閑和ノ貌、垂拱ハ衣ヲ垂レテ、手ヲ拱シテ天下治ルナリ、彭祖ハ壽八百歳ニテ生延ヒシ人、煦ハ音煦、吹クナリ、嘘モ吹クナリ、古氣ヲ出シ新氣ヲ入ル、身ヲ偃仰屈信スルハ、性命ヲ養フノ術、眇然ハ遠キ貌、喬ハ王喬、松ハ赤松子ナリ、皆古ヘノ仙人、詩ハ大雅文王ノ篇、濟々ハ盛ナル貌、多士ハ衆賢ナリ、寧シハ安シナリ、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人。唐事。姓李氏。賜。晉王。封。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晉王存勗。存勗。莊宗。後唐之主。契丹。後。遼。號。一少牢。羊。以。凱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

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燕王父子。繫。莊宗。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書。大。禹。謨。謙。ハ。ヘ。リ。ク。ダ。ル。ナ。リ。逸。豫。ハ。ヨ。ロ。コ。ヒ。樂。シ。ム。ナ。リ。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忽微。ハ。ワ。ツ。カ。ナ。リ。伶。人。ハ。樂。人。ナ。リ。莊。宗。梁。ニ。克。ツ。テ。ヨ。リ。後。寢。ク。驕。リ。伶。人。ヲ。以。テ。刺。史。ト。爲。シ。或。ハ。自。カ。ラ。粉。墨。ヲ。傳。シ。テ。優。人。ト。爲。リ。共。ニ。戲。ル。李。天。下。ト。謂。フ。伶。人。此。ニ。由。テ。事。ヲ。用。ユ。遂。ニ。亡。ル。ニ。至。ル。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王生ノ書ハ、漢書蓋寬饒ノ傳ニ出ツ、庶子ハ太子ノ庶子ナリ、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寬饒人ト爲リ、剛直高節、彊禦ヲ畏レサル人ナリ、又好ンテ事ヲ言フ、上意ヲ奸犯ス、故ニ王生此レヲ言フ、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

王法ヲ奉シ、化育ヲ宣テ、天下ノ事ヲ愛フベシ、稱ハカナフナリ、

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

匡ハタスクナリ、拂ハ音彌ト同シ、タスクナリ、左右ハ左右ノ臣ヲ磨シ切スルナリ、壽命ヲ全フスルハ、難ニ遭ハザルナリ、

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遵氏ハ遵伯玉ナリ、邦道無キトキハ若テ之ヲ懷ニスト云意、子胥ハ伍子胥ナリ、不嘗ハ不費ト同シ、賞ニ代ヘカタク大切ノ身ト云フコト、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挺ハ直クシテヌキンツル貌、詘ハ屈ト同シ、大雅ハ詩、哲モ明ヲカナリ、狂夫ハ自カラ謙遜シテ云フ、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々州

王參元ハ元和二年ノ進士、傳詳カナラス、富有ノ人ト見ヘタリ、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楊姓ノ人、蕩焉ハトロカシ失ルナリ、災ヲ以テ賀ス、亦例アリ、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扞困震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謾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尾ハ厄ナリ。震ハフルヒ悸ハオソル。ナリ。孽ハワサハヒナリ。慍ハイカルナリ。遼闊ハヒロクトオキ意。誕ハミタリナリ。

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貴顯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噬噉者以為得重賂。

積貨有リハ家頗ル富饒ナル人ト云フ義。銜ハ音感。口物ヲ含ムナリ。噬々ハ笑フ貌。重賂ハマヒナヒナリ。

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貞元ハ德宗ノ年號。鬱塞ハフサカリ。通セザル意。亮ハ明ラカナリ。孟幾道名ハ簡。

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為灰燼。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

滌盪ハ一物無キナリ。黔ハシロクナリタルナリ。赭ハアカキナリ。祝融ハ火正。回祿

ハ火神ナリ。皆火ヲ掌ル神。

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喙ハ口サキナリ、慄ハ急ナリ、蓄縮ハ身ヲチ、ノ屈スル意、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列國災有リテ相弔スハ、左傳昭公十八年ニアリ、顏曾ハ顏淵、曾參ナリ、皆貧ニシテ大ニ樂シメル者、

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要ハ求ムナリ、候ハ待ツナリ、吳二十一武陵、其人ヲ詳カニセズ、桎梏ハ手カセ足カセナリ、柳子厚此時罪ヲ獲ル故ニ云フ、不悉ハ言ヲ十分ニ盡サスト云フ意、書翰ノ例文ナリ、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宋ノ王元之名ハ禹偁、官右拾遺ト爲ル、〇宋ノ初メ待漏院ヲ丹鳳門ノ右ニ設ク、

宰相味爽入朝スル時、君門未ダ開ケス此ニ至リ待ツナリ、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

品物ハ萬物ナリ、亨リハ通スルナリ、四時ノ順環ヲ吏ニ喻フ、佐ハマスケルナリ、宣ハノブルナリ、三公ハ卿ハ皆輔佐ノ臣、逸ハ樂シムナリ、

古之諧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咎ハ咎陶ナリ、夔ハ樂人、房ハ房玄齡、魏ハ魏徵ナリ、皆古ヘノ良臣、六卿ハ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ナリ、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待漏院ハ宰相ノ爲メニ設クル者ナリ、北闕ハ朝廷ナリ、相君行ヲ啓クナリ、煌々光

明ナリ、殿廷燎火ヲ設シ、故ニ火城ト云フ、噦々ハ佩玉ノ聲ナリ、撤ハ去ルナリ、
ハ呼會ノ反音クハ、驚ハ鳳ノ類其聲ニ喩フ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
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
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
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

兆民ハ庶民ナリ、泰ハヤスンスルナリ、弭ハ止ルナリ、闢ハヒラクナリ、斥ハシリン
クナリ、六氣ハ陰陽風雨晦明ナリ、告ハ疫病ナリ、五刑ハ墨劓剕宮辟大辟ナリ、
釐ハ治ルナリ、忡々ハ憂ナリ、

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
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九門ハ禁門ニ九ツアリ、九重ノ門ナリ、四聰ハ四方ノ視聽ヲ廣ムルナリ、清夷ハ平
ナリ、萬錢ハ、晉書何曾ノ傳ニ、日ニ萬錢ヲ食ス云々、此段名相ヲ言フ、萬錢ノ食モ
僥倖ニハ非ルナリ、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

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
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
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

逐ハントハ讎ヲ復セン所ヲ思フナリ、舊恩有ル者ヲハ榮セント思フ、子女玉帛車
馬玩器之ヲ我方ヘ取り致サント思フナリ、姦人我勢ニ附ク者ハ陟センコトヲ思
ヒ、直士ノ抗言スル者ハ黜ケントスルナリ、三時春夏秋冬ナリ、冬ハ農隙ナルヲ以テ
言ハス、悅ハシムハ、天子ヲ欺クナリ、諂容ハヘツラフ容ヲナリ、

私心怛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
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
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怛ハ音叨、慢ナリ、久ナリ、重瞳ハ天子ヲ言フ、舜重瞳ナレハナリ、隳ハ怠ナリ、落ル
ナリ、此ノ如キ不良ノ臣ハ、獄ニ死シ、遠地ニ流サルモ、不幸ニハ非ス、アタリマヘ
ナリ、是ハ惡相ヲ言フ、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
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

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族ハ序テナリ、棘寺ハ外朝ノ左棘、九卿ノ位スル所ナリ、小吏ハ王禹偁、自ラ遜シテ云フ、此文ヲ院ノ壁ニ誌シテ、執政者ヲ規スナリ、

〔案スルニ續編ノ選者、決シテ鄒東郭ニ非ルナリ、想フニ坊間ノ一書生、狻買ト謀ル所、其人ノ資力僅ニ史漢及ヒ他三五種ノ書ヲ讀ムニ過ス、安ソソ文ノ善惡ヲ知ランヤ、評語ノ如キモ、漫ニ賞譽ノ言ヲ掲ケ、負スルニ名家ノ名ヲ以テスルモノ多シ、故ニ掲ケス、夫宋明以來、文ヲ以テ家ニ名アル者、指屈スルニ違アラズ、而シテ之ヲ取ラス、反テ衆人ノ知ラザル者ヲ取ル、苟モ軌範ト爲スノ文、豈此ノ如ナランヤ、近世此ヲ以テ、童蒙ノ學課ニ充ツ、前編謝氏ノ選ニ續テ以テ世ニ行ハル、コトヲ得タリ、因テ聊カ其解ヲ書シテ、讀者ニ貽ルト云、

續文章軌範講義卷之七大尾

漁村文話序

聖人論文之言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則意達而言文文章之能事畢矣漢京以降能得此意者唯唐宋大家之文爲然而韓柳歐蘇實爲之冠是以後世著作之士莫不奉爲架護焉難然欲學其步趨肖其聲響固非晚生淺學之所能遽及也必須指引之人而後始見蹊逕可由已此海保漁村先生所以有文話之述歟願者從前啓蒙之書如陳氏文則唐氏作文譜之類或博而寡要或簡而不備讀者憾焉先生經術深湛博綜諸子百家其於文章亦多所發明嘗採摭歷代名人論文之語散見于文集說部中者參以平生心得之說綴緝融貫以成斯書凡作文之法自命意立言之大至造語用字之細旁及古今文章之興衰師弟授受之源流暨夫文章家之秘鑰所竊自用而不敢言者爛然

(二) 漁村文話序

畢陳其論博而要其言簡而明其考据也鑿鑿乎其莫不備也夫唐宋大家之文譬諸山水喬嶽大海包含無窮者韓文也峻崖峭壁豁澗窈然者柳文也湖山明麗煙波多態者歐文也江流混混一瀉千里者蘇文也其他諸家莫不各有一邱一壑之美學者欲臻其佳境擅其勝狀斯編是其與馬舟筏也邪若能熟讀而有得焉當吮墨揮翰之際心所欲言手輒應之而結構布置有粲然可觀聲響節奏將犁然有中則聖人所謂意達而言文者於是乎可庶幾焉爾矣及門諸子謀鏤之梓以廣流傳予劇喜其嘉惠後學不揣弁陋敢弁簡端壬子歲仲夏日水藩森蔚拜撰

(三) 漁村文話目錄

漁村文話目錄

聲響	命意
體段	段落
達意	詞藻
三多三上	鍛鍊
改潤法	病格
十弊三失	簡疏
左傳紀事	史傳紀事
輕重	正行散行
錯綜倒裝	緩急
抑揚	頓挫頓
警策	明意敘事
周漢四家	唐宋八家
	十家 三唐人

古人論文併論詩魏武倡之於前劉勰任昉和之于後。藝虜之撰文章流別昭明之編文選皆文詩並收當時以言之有韻者謂之文也自韓歐古文行而文始與詩對唐宋尙詩賦而宋人始專論詩尤袤歐陽脩以下詩話日多而未聞有文話焉非不論文也無勦爲一書者也唐庚著文錄仍併論詩其專評文則陳騷文則李耆卿文章精義外寥寥無聞而其書亦不以話稱也論文之以話稱者宋唯有王銍四六文話餘不多見近清阮元令諸生纂四書文話雖不主古文而亦見論文之未嘗不可以話目也若謂先儒唯有詩話從未有文話則亦屬概論漁村文話告成書質於大方嘉永壬子長夏江戶湯川愷敬識

和泉平松脩

受業 大聖寺山本寬 全校

上田伊藤恒

上總朝日達吉

漁村文話

海保元備著

聲響

文ハ古人ノ語氣ヲ學ブナリサレバ文ヲ作ラントスルコハ先ツ古人ノ文集或ハ選本等ニ就キテ數度クリカヘンテ熟讀玩味シソノ文勢語路ヲシテ自然我ニ移リテ口ニ嚙リ心ニウカミテ吾ガ心ト古人ノ文ト一致ニナラシムヘシ朱子曰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之必成而後止語類コノ學古人聲響ト云フ極メテノ妙語ナリ文ノ巧拙ハ全ク古人ノ聲響ヲ學ビ得ルト得ザルトニ在リ先儒文章ヲ評シテ言フ所ノ輕重緩急抑揚頓挫ナド云フハ皆コノ聲響ノ細目ナリト知ルベシ沈約宋書ニ曰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謝靈運論コノ音韻ト云フハ章句ノ中ニ音韻宮羽アルヲ云フ句末ニ押ス所ノ脚韻ニハアラズ寧經室棟三集文韻說當時ノ文聲律ヲ尙トブ古文トソノ理ヲ同ウセスト雖モソノ實ハ文章ノ聲響

ナ貴ブハ古文ト雖モ亦同一轍ナリ韓文公ノ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ト云明季正聲
 諧諧詔詔進進ト云上子頤相公相公即文章聲響ノ妙ヲ稱スルナリ郝京山敬モ言語無輕重緩急尙不可
 聽況文章乎ト云儉揚名時曰欲求入門全在刻刻與古人詩文相浹浹浹浹目注
 口吟吟心摹摹手追追庶骨氣可變變欲卻可披程功コレハ文ヲ學ブノ道ハ只管ニ古人ノ文中ニ浹
 洽洽目ニハコレヲ注視注視口ニハコレヲ吟誦吟誦心ニソノ模様ヲ摹摹取リ手ニコレヲ書
 キ習ヒナハ文骨文氣自然ニ古人ノ風格ニ推推移ルベキヲ教ルナリ古人ノ聲響ヲ學ブ
 ノ道コノ言コレヲ盡セリト謂フベシ

命意

文ヲ作ラントセハ先ツ一篇ノ大意ヲ立ツベシ大意トハ凡ソ時事ヲ記シ世道人紀ヲ論
 スルノ類スベテ何レノ文ニテモ筆ヲ執テ思テ下スニ及ンテコノ題ハ主トスル所何事
 ナルヤ大關係ノ處何レニカ在ルベキ何レヨリ筆ヲ起サハ事理ニ愜當スベキト云フ處
 ナ深ク考テ意ヲ取り定ムルコトナリコレヲ命意ト云フコノ處ニ違錯アルカ陳腐ナルカ
 泛濫ナルカ要スルニ病ヲ免カレザレバ文トスルニ足ラズスベテ一題ゴトニ必ズ庸人

ノ思路アリテ筆端ニ纏繞スルコトアルモノナリ能クコノ一層ヲ剝ギ去リテ始メテ至理
 ノ言ヲ發明シ出スベシ金石宋公序序ノ言ニ意ヲ立ルハ新ヲ貴ブ異ヲ貴ハズ事ニ適當
 ナランコト欲ス僻遠ナルヲ貴ハズ淳ヲ貴ンデ故ヲ貴ハズ奇ヲ貴ンデ怪ヲ貴ハズ清波
 コノ言深ク味知ルベシ

體段

大意スデニ定マリテ後一篇ノ體段ヲ考フベキナリ體段トハ一體ノ布置スベテノ配リ
 付ケナリスベテ何レノ題ニ望ミテモ起ハ如何ニ語テ下シタルガ篇意ニ協フベキ如何
 ナルガ體裁ニ合スベキ承接ハ如何スベキ中間鋪叙ハ何ト衍說スベキ結尾ハ如何ナル
 ベキト云フ處ヲ深ク考ルコトナリコレ一篇ノ大體スベテノ仕組ナリ蓋シ文章ノ道變化
 極リナシトイヘトモマタ自ラ古人一定ノ規模間架アリ黃山谷ノ言ニ文章必謹布置
 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ト云フコレナリコノ處シカト調ハザレハ
 一篇ノ體裁コトク失フナリソノ中起結ハ一篇ノ取り極マリノ付シ處ニシテ最モ
 作文家ノ難事トスルコトナレバ別ニ深ク心ヲ用ベキナリ陳繹曾ハ韓柳二家諸體ノ中

ヨリ起結ヲ抽出シテ變化ノ手段ヲミテコレヲ自得スベシ言ヲ以テ傳フベキニアラズト云ヘリ文章治學者コノ言ニ從テ深ク工夫ヲ用ハ必ズ古人起結ノ妙ヲ悟リ得ベキナリ

段落

行文ノ間段落尤モ緊要ナリトス文ニ段落アルハ猶人ニ骨格アルガ如シ人ニ骨格アリテ後ニ長短大小或ハ横或ハ堅或ハ圓或ハ銳各各ツノ形狀ヲナシテソレノノ欸會ニ適スルナリ文モ亦是ノ如シ段落ナキ文ハ人ノ手足頭顛一處ニ混同スルガ如シコレヲ支離ノ人トナス故ニ文章ヲ作ルニハ先ツ段落ヲ定ムルヲ以テ緊要トスルナリ段落即古ノ章ナリ一段ノ中ニオノツカラ一段ノ章ヲ成ス處アリテイカニモ有用ニシテ欠クベカラザルヲ人ノ四肢ハ自ラ四肢ノ用ヲナシ耳目鼻口ハ自ラ耳目鼻口ノ用ヲナスガ如クスベシコノ多クノ段落合シテ一篇ノ文章トナルハ人ノ四肢百骸備リテ始メテ完人トナスガ如シ

達意

段落スデニ定マリテ後必ズコレヲ貫クニ意氣ヲ以テシテ能ク多クノ段落ヲシテ一脈

流通セシムベシ段落アリテモ意氣續カザレバ人ニシテ偏枯ノ病アルガ如シ論語ニ辭達而已矣ト見エタリコノ達ノ義スナハチ一氣貫穿スルヲ云フナリ韓昌黎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單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李書コレハ意氣貫穿スル時ハスベテノ文字ミナ活動シテ自然ソノ宜シキコトヲ以テ水ノ勢盛大ニシテ能ク多クノ物ヲ浮載スルニ喩タリ柳子厚ガ凡ソ爲文以神志爲主ト云ヒ與楊張文潛ガ論文ノ詩ニ文以意爲車氣盛文如駕ト云フ因學コレナリ又葛延之東坡ニ從テ作文ノ法ヲ請ケルニ坡公コレニ誨ヘテ云譬ハ市上店肆ノ諸物種種アリト雖モ唯一物ノ錢ニテコレヲ攝得ベシ文章モ亦然リ詞藻事實ハ市肆ノ諸物ノ如シ意ハ錢ナリ文ヲ作ルニ若シ能ク意ヲ立テハ古今天下ノ事ノ散シテ經子史中ニ在ルモノ翕然トシテ並ビ起リテ皆吾ガ用トナル若シコノ理ヲ曉ラバ文ヲ作ルノ旨ヲ會得スベシトナリ容齋梁谿漫志コレ亦多クノ詞藻事實一意ヲ以テ貫穿スベキヲ云フナリ

詞藻

文章必ズ達意ヲ以テ主トスト雖モ亦必ズ點綴裝飾スルニ詞藻ヲ以テス詞藻ハ人ノ血

漁村文話

肉ノ如シ文ニシテ詞藻ノ乏シキハ人ノ血肉枯瘦シテ色榮ザルガ如シ用字イカニモ馴
 正ナルベシ造語イカニモ愛スベカラシムベシ俗語常語スベテ平平タル語一切用ヘカ
 ラズ用字粗莽ニシテ造語淺易凡鄙ナルハソノ言至理ナリトモ文ト爲ルニ足ラズ故ニ
 韓文公答尉遲生書ニ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ト云ヒ李習之答
 朱載言書ニ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
 左傳廿五年ト云ヒ孫樵ガ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
 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孫可之集與友人論文書ト云ヒ柳子厚ガ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
 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策動其聽示後學立言而朽
 君子不由也揚評事文集後序張文潛ガ詩ニ意以文爲馬困學紀聞ト云ヘルガ如キ皆文ノ必ス詞藻
 ノ工ヲ須ツテ論ス同一致ナリ

三多 三上

歐陽公文ヲ作ルニ三多ノ訣アリ看多ト做多ト商量多トナリ後山詩話看多トハ多ク古書古
 文ヲ看テ凡ソ文語ノ愛スベク奇トスベキモノ一一已レニ儲蓄シテ後ニ盡シテ文章ト

漁村文話 (一)

ナスベキヲ云フナリコノ意ハ韓退之自ラ文ヲ作ルノ意ヲ述ヘテ曰窮究於經傳史記
 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熟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
 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縷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
 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上李羅有高嘗テコレヲ表出ノ昌黎ガ實實用功ノ處コ、ニ在リ
 ト云フ尊聞集與彭九初書公又曰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讀古
 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
 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李翱書マ柳子厚ガ韓文公ノ文ヲ評スルニモ韓子窮古書好斯
 文毛穎傳ト稱シ又自ラ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唐鏡歌鼓吹曲序ト云ヒ又自貶官以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與楊憑書トモ云ヘリサレハ韓柳二公ノ文ヲ作ル皆
 先ツ多ク古文ヲ看古書ヲ窮ハメ六藝百家ヲ穿穴シテコレヲ己ニ儲蓄スルモノ自然溢
 湧シ來リテソノ工ヲ極ムルナリ歐公能クコレヲ知ル故ニ看多ヲ以テ作文第一ノ訣ト
 セリ公又嘗テ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王法錄談コレハ凡ソ史書ノ作文ノ用トナスベキ
 モノハ皆豫メ抄録シテ使用ニ備ヘキヲ云フナリ做多トハ數篇作リコミテ稽古ノ功

ヲ積ム時ハ自然ニ精熟ノ場ニ至ルヲ云フ故ニ公又自ラ云ク某毎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一二篇上コレナリ孫莘老嘗テ作文ノ益ヲ歐陽公ニ請フ公ノ云ク此レハ他ノ術ナシ唯勤メテ書ヲヨミ多クコレヲ作ル時ハ自ラ工ナリ世人文字ヲ作ルコト少ナク又書ヲ讀ニ懶惰ニシテ容易ニ人ニ過ンコト欲ストモイカデ得ベケンヤト孫莘老コレヲ座右ニ書セリ清波雜誌コレ皆多ク作ルノ益ヲ云フナリ商量多トハ深ク文思ヲ運スチ云フナリ韓文公ノ所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翱書コレナリ歐陽公亦謂ク平生文ヲ作ルニ三處ノ思量ノ所アリ一ニ馬上二ニ枕上三ニ厠上ナリ類卷厠上ハ厠ニ登リタル時ニ考ルコトナリ左太冲ガ三都賦スルニ門庭瀟灑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晉書ノ類ナリ枕上ハ臥セリ居テ考ルコトナリ馬上ハ語類ニハ路上ニ作レリ路ヲ行ナガラ考ルコトナリ褚遂良ガ太宗ノ哀冊文ヲ爲ルニ朝ヨリ遠ル時ソノ馬誤リテ人家ニ入りタルヲ覺エズ唐書東坡ガ韓文公廟碑ヲ作ル時一起頭ヲ得ズ起行百十遭ニシテ忽チニ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ノ兩句ヲ得タルノ類語類九コレナリ

鍛鍊

文章深ク鍛鍊スルヲ貴トフ尤モ數度修改スルヲ貴フ朱子嘗テ云ク歐公ノ文亦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他醉翁亭記類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忽大圈了一邊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語類コレニテ見ルベシ歐公醉翁亭記ノ草稿ニハ初メニ滁州四面ノ山山ヲ委細ニ書タルヲ後改メテ纔カニ五字ニツ、メシナリ又歐公文ヲ作ルニ草本既ニ成リテ後コレヲ牆壁ニ貼リ置キ坐臥コレヲ觀テ改正シイヨク落チモノナク出來捕タリト思ヒコミタル處ニテ始メテ草ヲ脱シ出シテ人ニ示スト云フサレハ大手筆トイヘ凡一時筆快ノ勢ニマカセテ書キハナシノマ、ニテ捨テ置クモノニアラズ春渚紀聞作文一字ノ誤ヲ改ト云フハコレナリ翠溪自誤サレハ歐公晚年ニ及ンテ自ラ平生爲ル文ヲ釐定セル時夫人側ニ在リテソノ用思ノ甚タ苦ナルヲ見テ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ト問ハレケレハ公笑テ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ト云ハレタリ試又朱晦庵モ自ラソノ文ヲ刪改セル由ヲ述テ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覽可笑文集卅五ト云ヘルナト皆先賢文ヲ作ルニ數度修改ヲ憚ラザルヲ見ルベシ

漁村文話

段玉裁が答程易田丈書ニ方文朝ノ作文ノ訣ヲ述テ云善做不如善改善改不如善刪
 樓集コノ不如善刪ノ一語尤モ至妙トス蓋文スデニ成リテ後再ビコレヲ改ムルコト極
 メテ難キコトナリ字句ヲ刪リテ更ルコト尤モ難シ多シハ愛惜ノ念ヲ生マテコノ字モ遺シ置
 キタシコノ句モ存シタキモノト思ヒコミテ文ノ大病ヲ來スコト知ラザルコト至ルナリ
 早シ大豁眼ヲ開テ斷然トシテ刪リ去ルベシ宋景文公祁舊時作ル所ノ文ヲ見ル毎ニコ
 レテ憎ンテ燒棄ソコト欲スト云フ梅聖俞堯臣コレヲ聞テ喜ンテ曰公ノ文進メリ僕ガ
 詩ヲ作ルモ亦然リト宋景文公筆記サレハ學者舊作ノ非ヲ憎ムノ心生ズルハモハヤ學問ノ進
 ミコトナリイヨク益猛進シテ力ヲ竭スベキナリ
 後山嘗テソノ作ル所ノ文ヲ携行キテ南豐ニ謁シケルニ南豐ソノ文ヲ一見シテ深クコ
 レテ愛シ因テ留メテ款晤ス時ニ南豐一篇ノ文ヲ作ラントセシカドモ事繁クテソノ暇
 モナカリケルニヨリ幸ノコトナレハ後山ニ詫シテソノ作意ヲ示シ个様个様ニ作り呉レ
 ヲト頼ケルニ後山兎角ニ文思溢リ日ノ力ヲ窮メテ漸クニ稿ヲ成セリソノ文僅ニ數百
 言ナリ明日ニ及ンテコレヲ南豐ニ呈示セシニ南豐看畢リテ大概好ケレハ元字多シ刪

漁村文話

勳スベキヤ否ヤト云フ後山仍テ改竄ヲ請ケルニ南豐乃チ筆ヲ取テコレヲ抹スルコト數
 个處ナリ或ハ一兩行ヲ連テテ抹セル處モアリケリ凡テ一二百字ヲ刪去シテコレヲ與
 フ後山コレヲ讀ムニソノ意キハメテ完タシ因テ嘆服シテ遂ニコレヲ以テ法トセシト
 ヲ後山ノ文スベテ簡潔ナルハコノ故ナリト云フ語類百又晏景初一士大夫ノ墓誌ヲ作
 リテ朱希真ニ示スニ希真コレヲ觀テコノ文甚妙ナレハ但四字ヲ欠クニ似タリト云フ
 景初苦ニコレヲ問ケレバ希真ソノ文中ノ有文集十卷ノ下ヲ指シテ此處欠ケタリト
 云フ景初再タビ欠ク所ノ字ヲ問フニ及ンテ希真答テコノ下ニ不行於世ノ四字ヲ増
 スベシト云フ景初コレニヨリテ遂ニ藏於家ノ三字ヲ加ヘタリト云フ老學庵イカニ
 モ文集アルノミナコトソリテ下ニ何トモ云ハザレバソノ書ノ世ニ行ハルハヤウニキ
 コエテ事ノ實ヲ失フナリ藏於家ノ字ヲ増シテ始メテソノ書ハアレハ唯家ニ藏スル
 ノミニテイマタ刻行セザルコト知ルベキナリ又蘇明允權書ヲ作りシニ歐公看テ大ニ
 奇トシテ書中ノ十餘字ヲ改メテ朝ニ奏ス明允コレニ因テ官ヲ得タリ孫公サレハ文章
 スデニ成リタランニハ亦必先輩ニ從テソノ指摘ヲ受クベシ一己ノ私見ニ安ズルコト

漁 村 文 話

メユメ然ルベカラズ

文心彫龍ニ練字篇アリ極メテ作文用字ノ難ヲ論ゼリソノ言ニ曰善爲文者富於萬篇
 貧於一字^ココノ意ハ萬篇ノ文ヲ達者ニ書ホトノモノニテモ唯一字ノ使用ニ困リテコ
 ノ處ハ如何ナル字ヲ用テ穩當ナルベキト云フ^コ急ニ考ノツカヌ^コテ云フナリ又易
 字艱於代^コ句トモ云ヘリ一句ヲ變フズ代ル^コハ易ケレト一字ヲ下シテ穩當ナラソ^コ
 ナ求ムルハ難シトナリ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ヲ撰シテ先生之德山高水長ノ語アリコ
 レヲ以テ李泰伯ニ示スニ泰伯觀テ三歎シテ已マズ^コノ文一タビ出デハ必ズ一世ニ名
 アルベシ惜ムラシクハ只一字イマタ安カラズト云フ公瞿然トシテコレヲ扣問スルコ泰
 伯云ハレケルハ雲山江水ノ語イカニモ義大ニ辭モ亦溥ナリシカルニ德ノ字ヲ以テコ
 レヲ承ル^コ趨趨タルニ似タリ改メテ風ノ字トスルニシカズト云ハレケレハ公敬服シ
 テ殆ント下リ拜セントスト^{容齊}五^筆筆コレハ泰伯コノ記中ニ貪夫廉^夫立ノ語アルコヨリ
 孟子ノ聞伯夷柳下惠之風ノ一段ニヨリテコノ風ノ字ヲ考得タリト云フ^{文章}軌範コレニ
 ナ一字ヲ下スノ容易ナラザルヲ知ルベシ又字ヲ用ルノ必ズ本ク所アルヲモ親ルベク

作文深ク思テ運ラシテ剛改スベキノ理ヲモ悟得スベキナリ宋景文ハ人之屬文有穩
 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ト云ヘリ^{筆記}學者ヨシク工夫思索スベキナリ

改潤法

漁 村 文 話 (七一)

文ヲ改ムルニ種種ノ心得アリ荒増文句出來揃タル處ニテモ今一際新奇ノ思ヲ凝ラ
 シテサラリト從前ノ舊套ヲ離レ去リ別ニ新意ヲ起シテ改作スル^コアリコレヲ翻ト云
 フ是一法ナリ又始メヨリ數段ヲカサチ來リタル處前後同^コ調子ニテ飛ハナレタル文
 句ガヲモナク徒ニ字句ヲ並ラベタルノミニテイカニモ活動セヌ^コアリソノ時スミヤ
 カニソノ間ニ剛定ヲ加ヘ變態ヲ交ヘテ句ガヲ働ラカセ氣勢ヲ引キ立ル様ニスルコ
 レヲ變ト云フ是又一法ナリ又前後ノ意味貫通セズシテ中途ニ引カ、リタル如クニナ
 リ或ハ他事ノ混ヲタルヤウニナリテジツクリトセヌ^コトアリソノ時只管ニ意味ノ融
 通スルヲ專要トシテ入用ナキ字ヲ去リ言ヒ足ラヌ處ヲハ補フヤウニスベシコレヲ
 融ト云フコレ又一法ナリ又義理ヲ説ク處自然正路ニ乖シ^コアリトシトソノ筋ヲ考究
 シ斯クハ言ハレヌ^ココノ理ヲコ、ニ述ベテハ通ラヌ^コナリト云フ^コナ早ク辨知シテ

邪魔ニナルベキ語ヲハ速カニ去リテ去リテ去リテ筋ヲ換フベシコレヲ化ト云フコ
 レ又一法ナリ又一、通り筋ノワカルマテニテ少シモ引立ノ無キ面白カラヌ文ガラニ
 出来ルコアリ早ク必付キテソノ間ニ奇語粹語ヲ加ヘテコレヲ改化スベシコレヲ點ト
 云フ此又一法ナリ又假令ハ一段ニテモ一句一字ニテモイカニモ面白クドウシテモ入
 レ置キ度ト思ヘモ能能嚙ミ味ヲ見レハツマリ贅疣ナル字面ニテ格別ニ用サナサズ字
 句アルモノナリソノ時一字一句或ハ一段ノ愛ニ溺レテソレヲドコマデモ殘シ置ソト
 スル時ハ却テ一篇ノ大害ヲナスニ至ル早ク斷然トシテ割愛シテコレヲ剛リ去ルベキ
 ナリコレヲ割ト云フ此又一法ナリ又ソノ言ハントスル所ノ本意ハツキリトセズウス
 曇リタル様ニテ他人コレヲ見テ遠カニ意味ノスメカスルコアリソノ時ハ曇リタル鏡
 ナ磨キアゲテ明カニスル如クニヨクノ、字句ヲミガキアゲテ吾ガ意ノスミヤカニ見
 ユルヤウニスベキナリコレヲ整ト云フコレ又一法ナリ又文句ガラ角菱ダチテコナレ
 アシク落着ノワルキコアリコノ時ハ衣服ノ歪ミ疊マリタル處ヲ熨斗チ以テ平ラカニ
 スル如ク文字ヲ能ク使ヒコナシ推シナラシテスワリヨキヤウニスベキナリコレヲ熨

ト云フコレ又一法ナリ又木ナレハコノ處ニ一、枝アリタラハトソダヨキ木ブリナル
 ベキチ一、枝足ヲス計リニテ何ニトモ事ノ欠ケタルヤウニ見ユル如ク外ノ處ハ言ヒ
 プンナク出来揃タル内ニ唯一箇處何ニトナク言ヒマハシノ足ヲ又處見ユルコアリソ
 ノ時ハ能ク前後ノツリ合チ考テ何處ヘモサハリニナラヌヤウニ程ヨクツギ足シチナ
 シテ満足ニ枝ノ揃タルヨキ植木ノ如クスベシコレヲ補ト云フ此又一法ナリ又前ニ言
 フベキコチ後ニ擧ゲ後ニ言フベキコチ前ニ出シ起頭ニ置テ宜シキ語ヲ結尾ニ置キ結
 尾ニスレハ至極ヨキ傳語ナルチ起句ニ置キタル計リニテツリ合ノアシキコチナト間、ア
 ルコチナリ早ク必付キテ前後ノ次第ヲ立テ直スベキナリコレヲ撥ト云フコレ亦一法ナ
 リコノ改潤ノ法ヲ以テ深ク必チ用ハ自ラ文章變化ノ妙ヲ極ムベシ

病格

文ノ病ニ數種アリ晦ト云フハ意旨不了ニシテクツキリトセヌナリ浮ト云フハウハス
 ベリシテオチツノナキナリ澀ト云フハ語氣シブリテ口ノラヌナリ淺ト云フハアサハ
 カニシテ底意ナキナリ輕ト云フハドツシリトセヌサマナリ率ト云フハ氣隨ナルサマ

漁 村 文 話

コテママリノナキナリ泛ト云フハハットシテ時事ニ切當セヌナリ俗ト云フハ旨趣ノ
 超脱ナラザルナリ略ト云フハ詞アラメニテシハシカラヌナリ輒ト云フハ腰折レノシ
 タルサマナリ評ト云フハ手強ク言ヒンケテヤサシキフリノナキナリ短トハ遠キ考ノ
 ナキナリ穢トハ字句ノ問奇麗ニマヰラヌナリ辟トハ排事トテ事ヲ多ク並ラベ過ギテ文
 言ノ野鄙ナルナリ虛トハ言ノ實ナラヌナリ排トハ排事トテ事ヲ多ク並ラベ過ギテ文
 句ノ活動セヌナリ疎トハ文句ノザレトシタルコトニテ細密ナラヌナリ嫩トハナマワ
 カキ口ブリナリ散トハク、リツカヌサマナリ枯トハ詞ニツヤノナキナリ寬トハ氣ノ
 長キサマナリ緩トハシマリノナキサマナリ粗トハボキ、シタルサマナリ尖トハ句
 ガラノマトマラヌサマナリ蕪トハウハベチ仰山ニガザリタテ、下女ノ夫人コナリ貧
 家ノ暴富ニナリタルサマナリ瑣トハセマクルシクコセ、シタルサマナリ碎トハ切
 レ、ニナリタルサマナリ猥トハシマ、シキコチ並ラブルナリ冗トハ言モ意モ重
 復シテムダ、ノ多キナリ憊トハ勢ノシゲタルサマナリ陳トハ意モ詞モ爛熟トテフ
 ルメカシキ、ナリ庸トハヤシザナル取ニ足ラヌコチ並ラブルナリ低トハヒキ立ノナ

キナリ雜トハ種種ノコチ骨董ニ出シカケルナリ陋トハ世俗ノ極メテ鄙シキ意ヲ用テ
 文トスルナリ以上三十六條ヲ文ノ病格トス戒メテ犯スコトナカルベシ

十弊 三失

古文ニ十弊アリ心ヲ談シ性ヲ論シテ頗ル宋人ノ語録ニ似タルハ一弊ナリ俳詞偶語六
 朝ノ靡曼ヲ學ブハ二弊ナリ記序ハ體裁ヲ知ラズ傳志ハ脈絡ヲ寫スガ如キハ三弊ナリ
 優孟ノ衣冠ノ如ク秦漢ニ模倣スルハ四弊ナリ一途ニ八家ノ空套ヲ守リテ我ヨリ心裁
 ナ出スコト能ハザルハ五弊ナリ鯁釘語ヲ成シテ死氣紙ニ滿ルハ六弊ナリ詞ヲ措ク率
 易コシテ頗ル應酬ノ尺牘ニ類セルハ七弊ナリ邊幅ニ窘シテ枯木寒鴉ノ如ク淡泊コ
 テ味ナキハ八弊ナリ平弱敷衍ナルハ九弊ナリ章句ヲ艱澁ニシテ淺陋ヲ飾ラントスル
 ハ十弊ナリ隨園尺牘朱石君侍郎ノ言ニ見エタリ此ノ外又三失アリ明已後學問文章遠
 シ漢唐宋元ヲ追フコト能ハザルハソノ故三アリ一ハ洪武十七年以後ノ定制ニ八股時文
 ナリテ士ヲ取ルヨリ壞ルソノ失陋ナリ一ハ李夢陽ガ復古ノ學ヲ唱ウテ六藝ニ原本セ
 ザルニ壞ルソノ失俗ナリ三ハ王守仁良知ノ說ヲ講シテ讀書ヲ以テ禁トスルニ壞ルソ

漁 村 文 話 (一二)

ノ失慮ナリ閻若璣ノ言ニ見エタリ潜邸眞ニ學者ノ頭腦ニ礎スト謂フベシ
簡疏

漁 村 文 話

文ノ尤モ難シトスルハ事ヲ記スルニ在リソノ故ハ事ヲ記スルハ簡チ貴ブ簡トハ字數
ノ少ナキナリ事ヲ記セントスルニハ自然煩猥ニ涉リ易キ理アリ煩猥ナレバソノ事ハ
委シキ様ナレトモ字句ノ間應難ニ堪ヘズ故ニ成リ丈ニ字チ省キ句チ約メテ書クヤウコ
スルナリ若シ記載ノ詳ナランコト欲シテ瑣事末事一一ニコレテ舉ゲナバ唯ソノ冗蔓
厭フベキノミナラズ併セテ人チシテソノ要領ヲ觀ルコト得ザラシムカラバトテ字チ
省カントテ載スベキコトモ載セズ取ルベキコトモ指テ、取ラズ事實分明ナラズ讀ム
人チシテ闕誤アルヤト疑ハシメ漏畧ナルチ憾ヲミシムルハ簡ト云フモノニハアラデ
疎ト云フモノナリ簡疎ノ間深ク辨ゼ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

左傳紀事

古人ノ事ヲ記スルニハ文字ハイカニモ省畧シテ一語二語中ニ意チ合ムコト無盡ナルチ
貴ブ譬ハ左傳ニ宋ノ南宮長萬ソノ君閻公チ弒シテ陳ヘ立退タルチ宋ヨリコレチ賞ヒ

漁 村 文 話

受ケタキ由チ申シ遣シケルニコノ萬コトノ外ノ大力ニテ容易ニ執ヘ難キユエ婦人チ
出シテ酒チ勸メシタ、カニ醉タル處チ犀ノ皮ニテ裹ミ送リタルコト以犀革裹之之比
及宋手足皆見ト書ケリ莊廿二年コレニテ萬ガ途中ニテ酒醒メ始メテ驚キ怒リテ革チ引
裂キ踏破リテ出ントセシサマ萬ノ大力無雙ナルコト言ハズシテ明カリナ又晋楚鄭ノ合
戰ニ晋ノ軍勢大敗軍ニ及ヒタル様チ記シテ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ト書ケリ宣十
コレハ敗軍ノ士卒互ニ死チ免レントイヤガ上ニオリカサナリ我レ先ニ舟ニ取り乘ラ
ント舷ニスガリ附キタレバ頓テ舟モ沈マントスルホドニ舟中ノ人ハコレチ拒ハミ刀
チ抜キテ取リスカリタル指チナデ切りニ切りハラヒシ故ニ舟中ニ切り落サレタル指
ハサナガラ兩手チ以テ掬ヒ舉クヘキ程ナリトナリソレチ只コノ六字ニテ多クノ人ノ
舟ベリニスガリタルサマメツタ切ニ指チ切りハラヒタルサマ言ハズシテ親ルガ如シ
又楚ノ君蕭ノ城攻ノ時ニ軍士多ク寒氣ニ凍タル有様ヲ見テ楚子自ラ陳中チ巡リテ士
卒チ拊テ慰メシカハ士卒ソノ恩義ニ感マテ寒氣チ忘レタル由チ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ト書ケリ宣十コレハ士卒各各大將ノ德ニ感マテ身ノ寒苦チモ打忘レ逸カニ衣服ニ續

史傳紀事

史傳中ヨク左氏ノ妙處ヲ學ンテ巧ヲ字句ノ間ニアラハスモノハ司馬遷高祖ガ蕭何ノ亡去リタリト開テ大ニ驚キ力ヲ落シタルサマヲ記シテ如失左右手ト書ケリ淮陰王侯傳コレテ高祖ノ心中ヨワリ果タル處ヲ畫キ出セルガ如シ又下邳ノ翟公ガ廷尉タル時ハ賓客門ニ填タルニソノ廢セラル、ニ及ンテハソノ家寂寥トシテ訪ヒ來ル人モ無キサマヲ門外可設雀羅ト書ケリ鄭當時傳コレテ官ヲ罷メテノ後ハ依リ附シ人モアテザレハ門外自然ト荒レハテ、草原ト成リタルサマ言ハズシテ知ルベシ又北齊書帝紀ニ神武韓陵ニテ爾朱北等ト戰シ時高季式ト云フモノ主從僅ニ七騎ニテ飽マテ敵ヲ追討シ餘リコ深入リシテソノ影サヘ見エズナリニケレハソノ兄高昂遙カニコレテ望ミ見テ定メテ討死ヤシヌラント深クコレヲ哀シミシニ夜ニ入りテ季式初メテ還リタルサマヲ夜久季式還粟血滿袖今本粟字ナシコレハ史ト書リコレニテソノ粟ヲ奮テ深ク入リアマタノ敵ト渡リ合イカニモ烈シク戰タル有リサマ亦言ハズシテ睹ルベシ文家ノ

工ヲ用ヘキコ古人ノ及ブベカラズトスルハコノ一途ナリ

輕 重

句ニ輕重アリ大要上下ノ體勢ヲ見テ下句ヲシテ上句ヨリモ重カラシムベシ若シ上句重ク下句輕キ時ハ上句ノタメニ壓倒セラレテ持チノスルコト能ハズソノ一二ヲ言ハシニ歐陽公畫錦堂記ニ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郷ノ二句ヲ以テ起スコノ二語甚々重シ故ニ下ニコレテ承ケテ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ノ兩句ヲ著ク否ラザレハ上句ヲ承當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ガ故ナリ東坡ガ居士集序ニ夫言有大而非誇ト云フヲ以テ起ス一句トイヘニ體勢極ハメテ重シ故ニ下ニ達者信之衆人疑焉ノ兩句ヲ以テコレヲ承ケタリ韓退之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ニ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コレ亦若シ而以書ノ三字無キ時ハ上句甚々重キガ故ナリ唐子西庚嘗テコノ義ヲ論及セリ文錄コノ外スベテ一事ヲ記シテ多クノ句ヲ並ラベ下スニハ必ズ短句ヨリ長句ニ入ルコト法ナリ韓文ノ火于秦黃老子漢佛子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後麟ノ類ノ如キコレナリ又殊更ニ句ノ長短ヲ錯綜シテ語氣

ノ輕重句格ノ異同ヲ以テ文勢ノ變化ヲアラハスモノアリ韓文ノ送石處士序ニ與之語道理^{ナリ}辨古今事當否^{ナリ}論人高下^{ナリ}事後當^{ナリ}成敗^{ナリ}若河決下流^{ナリ}而東注^{ナリ}若駟馬駕輕車^{ナリ}就熟路^{ナリ}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ナリ}也^{ナリ}若燭照數計^{ナリ}而龜卜^{ナリ}也^{ナリ}ノ類コレナリ

正行散行

呂東萊曰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古文 李性學モ亦云フ精銳コレハ文ハ必ズ句様ノドコマテモ同ヲ調子コナラヌ様ニスベキナ散ルナリ數句ノ間同シ句様ニ疊ミ來リタルコトナラハソノ下ハ態ト句様ノソロハヌヤウニスベキナ云フ揚名時曰每至文勢平流將弱處即矯舉振作起來正行則救以反散行則救以整清潤則救以雄奇平淡則救以英挺行文精於用救方是作手程功マテ前意ト相發ス

錯綜 倒裝

スベテ數句ヲ重疊シ來リ或ハ熟語常語スベテ平平タルコトニ遇ヘハ忽チソノ中ニ於テ句法ヲ變化シテ活動ノ妙ヲアラハスコレ平中ニ奇ヲ求ムルノ法ナリ禮記ニ問國君之富問大夫之富問士之富問庶人之富ノコトヲ紀スルニ問フ處同シキユニ對ル所モ

同句法ナルベキニ一ハ數地以對ト記シ一ハ曰有宰食カト記シ又忽チ以車數對ト云テ數車以對ト云ハ禮曲コレ又古人錯綜ノ妙ナリ野客又上下ノ句ヲ倒裝シテ語氣ノ雄健ヲアラハスモノアリ史記ニ中行説曰必我行也爲漢惠者句奴コレハ爲漢惠者必我行也ト云フベキナ倒裝セルナリ野客漢書江マタ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汲黯コレ亦必湯也ノ字チ上ニ置テ語イヨク健ニシテ法アリ江湖長管子ニ子耶言伐莒者ト云フモ言伐莒者子耶ト云フベキナ倒スルナリ野客禮記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禮コレ亦哭者誰與ト云フベキチ先ツ誰與ト問ウテ後ニ哭者ト云フ恰モ驚キ問ウ處ノ情狀ヲアラハス倒裝ノ文法ナリ禮記マテ韓文ノ衣食於奔走ハ奔走於衣食ト云フベキチ倒裝スルナリコレハ左傳ノ室於怒市於色昭十ノ句法ヨリ本ツキ來リテ南豐ガ室於議塗於歎ノ句法ノ祖トスル所ナリ羅大經コレヲ反言ト云ヒ又反句ト云フ鶴林コレ皆古人平中ニ奇ヲ求ムルノ法ナリ

緩急

辭ニ緩急アルハ文意ノ自然ニシテソノ人品事勢チ文氣ノハツミノ中ニ摸シ出スト知

ルベシ陳騫辭ノ緩急ヲ論シテ左傳ニ范宣子ガ吾淺之爲大夫也九年ト云フハ其辭ユルヤカナリ孟子ニ景春ガ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滕文公ト云フハ其辭急ナリト云ヘリ則此類推シテ知ルベシ

左傳ノ吾淺之爲丈夫也ノ之ノ字ハ哉字ト同シホドノ語辭ナリ禮記檀弓ニ末之ト也ト云テ鄭氏注シテ曰末之猶微哉正義ニ曰末微也之哉也コレ左傳檀弓ト一同ノ語辭ナリ王引之經傳釋詞ニコレテ論及セズ故ニ茲ニ附辨ス

抑揚

文ニ抑揚アルハソノ源ヲ金縢ニ發スソノ始メニ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ト云フハコレ抑ナリソノ下ニ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ト云フハコレ揚ナリスベテ一人ヲ論マ一事ヲ議スルニ或ハソノ過失越度ヲ推シ付ケ抑ヘスシメテノツヒキナラヌヤウニスルヲ抑ト云フ又ソノ人ソノ事ノ大功アルコトヲ顯ハシ出シ引キ起ス様ニスルヲ揚ト云フ柳子厚ガ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ニ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ト云フハコレナリ漢晉間ノ人ハ多ハ音調ヲ形容シ

テ抑揚ト云フ蔡邕琴賦ニ左手抑揚右手裴回マ繁絃既抑雅韻乃揚ト云ヒ初學記文選繁欽ガ與魏文帝牋ニ遺聲抑揚不可勝窮ト云ヒ成公綏ガ嘯賦ニ響抑揚而潛轉ト云ヘルガ如キミナ音調ノ或ハ引キ下ケ或ハ引キ揚ルコトナリ文氣語勢ニ抑揚アルト音調ニ抑揚アルト同一致ナリ故ニ周庾信ガ趙國公集序ニ含吐性靈抑揚詞氣初學記ト云ヒ晉書李充傳ニ彫琢生文抑揚成音ト云ガ如キミナ文章ノ妙ヲ形容シテ抑揚ト云フナリ又北齊書儒林張融傳ニ雕論議抑揚無所回避ト云ヒ北魏書甄琛傳ニ珠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ト云ノ類ハ汎ク人ヲ論ズル上ニ就テ云フナリ又韓退之宿龍宮灘詩ニ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ト云フハ濤ノ聲ノ忽チ高ク忽チ低キヲ形容スルナリ初學記十五舞部ニ俯仰抑揚ヲ並ラベ舉ゲテ蔡邕月令章句ノ舞有俯仰張翕ト崔駰七依ノ舞細腰以抑揚ヲ引ケリコレハ抑揚ハ舞容ヲ狀スルナリ又文選任彦昇ガ爲范尚書護吏部封侯第一表ニ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ト云フハ俗ニ隨テ上下浮沈スルコトヲ抑揚ト云ハリ

頓挫連頓

頓挫ノ字ハ始メテ後漢書鄭孔荀傳贊ニ見エタリ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コレナリ注ニ云頓挫猶抑揚也マテ文選陸機文賦ニ曰箴頓挫而清壯李善注ニ云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張銑注ニ云頓挫猶抑折也コレ先儒頓挫ヲ解シテ或ハ抑揚ノ義トシ或ハ抑折ノ義ト云フ今攷フルニ古人毎ニ頓挫ヲ以テ抑揚ト連言ス陸機遂志賦ニ曰崔蔡沖虛温敏雅人之屬也行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藝文類聚廿六謝優聽歌賦ニ曰乍綿連以爛熳時頓挫而抑揚初學記十五コレナリ且ツ綿連爛熳ハ同類ニシテ異狀ナルヲ觀レハ頓挫モ亦抑揚ト同類ニシテ異態ナルヲ知ルベシ頓挫綿連ト相對言スルヲ觀レハ亦頓挫ノ遠カニ轉屈スルノ義ナルヲ證スベシ文ノ抑揚ハ一人一事ノ上ニ就テコレヲ用フル時ハ文ノ頓挫ハ一轉折ノ間ニ在リテ一語一句ノ上ニ就テコレヲ顯ハズヲ知ルベシ文章一貫陳繹曾曰頓挫立意跳盪造辭起伏マテ王世貞ガ歌行ヲ論ズルノ言ニ曰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坡明珠走盤又曰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上下脈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ミナ頓挫ノ狀ヲ形容シ盡セリマテ翁正春ガ李陵答蘇武書ヲ評シテ命也如何傷已又自悲矣ノ三末句ヲ頓挫有法ト云フコレ等類ヲ推シテ相證セハ頓挫ノ一峻

語ヲ下シテ遠カニ轉折シ屈然トシテオトシツクル語句ノ急促ナルハツミヲ形容スルノ詞ナルヲ知ルベシソノ辭起伏アルヲ以テ古人或ハ解シテ抑揚トシ或ハ解シテ抑折トスルナリ鍾嶸詩品ニ謝朓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ト云ヒ杜甫進雕賦表ニ臣之述作沈鬱頓挫隨時敏捷唐書本傳同ト云フノ類ミナ文勢ノ起伏轉折ノサマヲ形容シテ頓挫ト云フナリ又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ニ記於鄭成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瀟灑頓挫獨出冠時ト云フハ舞容ヲ狀スルニ似タレ杜陽雜編ニ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蹈渾脫歌呼抑揚ト云フニ據レハコレ亦歌聲ノ起伏アルサマヲ狀スルナルベシ荀子勸學篇ニ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ト云フヲ謝璠校注ニ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ト稱スコレマテ頓挫ノ義ヲ引テ高下ノ狀ヲ喻フル時ハ頓挫ハ聲ノ起伏アルサマヲ狀スルノ詞ナルヲ互ニ相證スベシ九拜ノ頓首モ遠カニ首ヲ下ゲテ頓ヲ以テ地ヲ擊チ云フナリ段氏釋拜晉書ニ慧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天文志ト云ハ慧星ノ光芒ヲ形容スルナリ北齊書ニ尙書令臨淮王彧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擗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辭尙書令宋遊ト云

ハ頓辱ノ義ナリ又挫頓ト云フ北史ニ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李幼廉傳コレナリ荀子ニ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制王コレ亦クシキタチスノ義ナリ孫子ノ鈍兵挫銳名臣言行錄後集ニ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石安鶴林玉露ニ觀君子之摧抑頓挫如滯舟如霜木則知其為喪亂之時第一相ト云ノ類ハ頓頓挫辱ノ義ナリ

警策

文章衆辭ヲ連累スル時ハ必ズ氣勢弛マリテ一篇活動セズコノ時忽チ一片ノ要語ヲ擧ゲテ全篇ノ氣勢ヲ引キ立ル様ニスレバ文義コレニヨリテ益益明ラカニ一篇コレニヨリテ活動ノ機ヲ發スコレヲ警策ト云フ警策ノ字ハ文選曹子建應詔詩ニ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呂延濟注ニ言向坂行故警策也ト見エタリ又潘安仁西征賦ニ發闕鄉而警策李善注ニ曹子建ノ詩ヲ引テ證トセリサレバ警策ハ馬ニ鞭策ヲ加ヘテ氣勢ヲ引キ立ルコナリコレヲ假リテ文ヲ評スルハ勗メテ陸機ガ文賦ニ見エタリ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コレナリ李善注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

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サレバ馬ノ長道ヲ取り險路ヲ行テ氣勢ユルマリタル時一鞭ヲ加ヘテ氣力ヲ引キ立レバソノ勢イヨイヨ峻ナリ文章ノ一言ヲ以テ衆辭ヲ活動セシムルモノノ理全クコレニ同クキチ以テ之ヲ警策ト云フ楊升庵云六經ニモ亦警策アリ詩ノ思無邪禮ノ毋不敬コレナリ又云詩ニテハコレヲ佳句ト云フ水ノ波瀾アリ兵ノ先鋒アルガ如シ丹鉛今按ズルニ鍾嶸詩品ニ曰陳思靈運陶公惠連五言之警策又ソノ序曰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論平鈍梁世本傳大唐新語ニ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爲詩人所重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聲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窗燈林裏裏開啓水聲中更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人推其警策ノ類スベテ詩語ノ逸拔ヲ稱スル詞ナリマタ杜詩ニ曰尙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戲題寄上漢中王詩然レハ警策ノ名ハ獨リ文ノミニハ非ザルナリ

明意叙事

文ノ大要意ト事トノ二端ニ過ギズ意ヲ明カニスルノ文ハ或ハ直斷或ハ婉述或ハ詳ニ證ヲ引キ或ハ譬喩ヲ設ケ或ハ藻續ヲ假ル大要ソノ意ヲ明カニスルニ在リ夫子ノ十翼

コレナリ事ヲ叙スルノ文ハソノ事ニ就テソノ筆ヲ運ラシ千載ノ下ソノ文ヲ讀テ事ノ
豪末コトク著ハレシム尙書儀禮左氏春秋傳コレナリ離菰樓集與王 欽定論文集コレハ經言ニ
就テ文ノ大端ヲ舉ルナリ

周漢四家

六經ノ後卓然トシテ別ニ文章ヲ以テ一家ヲ爲スモノ四家アリ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コ
レナリ柳子厚ガ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太史公甚峻潔ト云
フ報袁君陳秀才選師名書眞ニ知言トスベシ實ヲ撫ウテ文采アルモノハ左氏ナリ虛ニ憑リテ理
致アルモノハ莊子ナリ屈原始メテ風雅頌ヲ變マテ離騷ヲ作り史遷始メテ編年ヲ易テ
紀傳ト爲スミナ前コソノ比アラズシテ後來依リテ法則トスベシ實ニ豪傑特立ノ士ト
云フベシ書錄 解題韓柳以後作者輩出ストイヘ凡文ノ義法ハ大要コノ四家ノ範圍ヲ出デズ
千載比倫ナシト云フベキナリ

唐宋八家十家 三唐人

周秦以後文章西漢ニ至リテソノ盛ナルヲ極ムトイヘ凡文ノ體製ハ唐宋八家ニ至リテ

始メテソノ完クキヲ備フ漢人ノ文ハ但奏對封事アリテミナ君ニ告クルノ體ノミナリ
書序等アリト雖モ多ク見ズ昌黎ニ至リテ始メテ工ニ贈送碑誌ノ文ヲ作り柳州始メテ
山水雜記ノ體ヲ創メ廬陵歐陽氏始メテ精ヲ叙事ニ專ラニ眉山蘇氏始メテ力ヲ策論
ニ窮ハム經序ノ體ハ臨川王氏ヲ優トナシ學記ノ體ハ南豐曾氏ヲ稱首トス故ニ文ノ義
法ハ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ヲ主トスベシト雖モ文ノ體製ハ八家ニ至リテ始メテ全ク
故ニ學者必先ツコ、ニ從事シテ後ニ成法ノ循フベキアリ劉孟詮 文集八家ノ目ハ眞西山讀
書記中ニ見エタレバ宋ノ時早クステニコノ稱アリ但明ノ初朱右始メテ八家ノ文ヲ採
録シテ八先生文集ヲ作レルヲ以テ四庫全書提要ニハ八家ノ目コ、ニ權輿ストイヘリ
ソノ後唐荆川亦唯コノ八家ヲ取リテ文編ヲ著シ茅坤最モ荆川ニ心折ス故ニマタ八大
家文抄ヲ選ス明史文苑傳 儲同人ハ八家ノ外ニ李翱孫樵ヲ加テ十家トス東坡云ク學韓退
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マタ朱新仲ハ樵乃過湜ト云ヘリ李翱皇甫湜孫
樵ノ文ハ汲古閣合刊ノ三唐人文集アリ韓氏ノ文ヲ學ハントスルモノコノ三家ノ集亦
ミナ讀マ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

漁村文話終

漁村文話續目錄

- 漢以後文體源流
- 唐宋古文源流
- 唐宋古文區別
- 古文有本
- 爭臣論
- 官名
- 古文誤字
- 文章軌範原本
- 唐古文源流
- 韓柳文區別
- 韓文來歷
- 圖通
- 蹈襲
- 樂染
- 范增論
- 放膽小心
- 左傳錯舉
- 標抹圈點

漁村文話續

海保元備著

漁村文話續

漢以後文體源流

韓昌黎自ラ文ヲ作ルノ意ヲ述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ト云フ兩漢併セ稱スルモノハ概言ナリソノ實ハ古文後漢ニ至テ衰フ後漢人ノ文ハ昌黎ガ取ラザル所ナリ故ニソノ自ラ稱スル言ニ曰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唐書ソノ集中送孟東野序答劉正夫書答崔立之書等毎ニコノ數子ノミヲ稱述シテ未ダ嘗テソノ他ニ及バズ柳子厚ガ韓氏ノ文ヲ稱シテ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ト云フハコレナリ答韋行書又柳子厚モ亦曰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又曰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邊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ソノ下特リ賈誼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ナ計フルノミ本集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又吳武陵ヲ稱スル言ニ茂盛ニソノ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ト云フ與楊遵書コレ後漢人ノ文ハ亦子厚ガ取ラザル所ナルヲ見ルベシ班固

漁村文話續

ガ如キ史才ヲ以テ遷ト併ビ稱セラルソノ文章多ク愧ザルニ似タリ然レモ昌黎猶コレヲ比數セズ江湖長翁集新史ニ至班固以下不論也ト云フ深ク昌黎ヲ知レリト謂フヘシ蓋シ漢書ノ文ハ成格ニ束ネラレテ變化ニ及バズ史記淮陰侯傳ノ末ニ翽通ガ事ヲ載スルノ一段讀ムモノヲシテ感慨餘リアラシム淮南王傳中ノ伍被ガ王ト答問ノ語情態橫出シテ文亦工妙ナリ然ルニ漢書ニ悉クコレヲ剛ルソノ文章落ニシテ讀ムニ堪ヘズ日知錄ソノ作ル所ノ燕然山銘ノ如キ既ニ四六ノ漸ヲ啓ク麗體金齋ソノ文章昌黎ガ意ニ滿タザルモ亦宜ナリ

文章東漢ニ迫ンテ衰ヘタリト雖モソノ實ハ李斯ガ諫逐客書ニ始メテ華詞ヲ點綴シテ古人ノ風稍ヤクコレヨリ失フ四庫提要鄒陽ガ獄中上梁王書ハ既ニ對偶ヲ以テ作り語類始メテ故事ヲ疊メリコレ駢體ノ漸ク萌セルト云フヘシ對命ノ作ハ封禪書典引問對ノ文ハ答賓戲客難駸駸トシテ偶句漸ク多シ四庫提要然ハアレモ三國ニ至リテモ猶漢以來老師宿儒ノ餘風略存シテソノ文章イマタ全ク衰ヘザリシヲ曹植專ラ儷偶ノ文ヲ主トシテ拙劣ヲ極メタルヲ當時ニテハ第一ノ文人ト稱セルヨリ陵夷シテ西晉ニ至リ

陸機ナド誤リテコレヲ摸擬セルヨリ人人コレヲ浮慕シテ文氣日日ニ卑弱コナリ行キ
 遂ニ六朝四六ノ世界トハナレルナリ梁ニ至リ競ウテ浮麗チ事トシテ文體次第ニ華縵
 ニ趨リ陳ニ至リテソノ弊極レリ然ルチ後周ノ宇文泰丞相タリシ時ヨリ干戈擾攘ノ中
 ニ在リテ獨能ク儒術ヲ尊崇シテ六朝ノ文ノ綺麗浮華ナルチ患ヒソノ弊チ改革セント
 テ蘇綽ニ命シテ周書大誥ニ擬シテ詔ヲ作ラシメテ羣臣ニ示シ今ヨリ以後文章ミナコ
 ノ體ニ依ルベキ旨ヲ命ゼリソノ他詔敕ノ類亦大抵温醇雅正ニシテ漢魏ノ遺風アリサ
 レハ周ニ至リテ六朝靡麗ノ風始メテ一タビ振フコトハ宇文泰ト及ビソノ時相與ニ輔ケ
 テ天下チ起シタル蘇綽ノ功ナリト知ルベシ同又陳末ニ姚察父子梁書ヲ撰シテ專ラ散
 文單行チ用タリ韋叡傳ノ合肥等ノ處ノ功チ叙シタル昌義之傳ノ鍾離ノ戰ノ功チ叙セ
 ル康絢傳ノ淮堰ノ築作チ叙スルガ如キ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ニシテ六朝蕪元ノ習チ一
 洗セリソノ他ノ傳モ亦皆散文ニテ書キテ遙カニ駢四儷六ノ上ニ傑出スルチ觀レハ陳
 末唐初ニ在テ姚察父子ステニ古文チ以テ振ヒシチ知ルベシ廿二史劄記又隋ノ李諤モ亦六
 朝文ノ佻巧ニ失セルチ論セシ一篇アリ周武ノ後ニ在リコレ等ミナ唐古文ノ先鞭ナリ

唐古文源流

唐ノ初ニ當リテ文章凡ソ三變スソノ初メ仍イマタ陳隋以來駢儷縵絶ノ陋習チ脱セザ
 リシチ陳子昂出テ始メテ風雅チ以テ浮侈チ革メ李翰集梁簡序自ラ古ノ作者チ追フト稱
 ス故ニ韓退之ガ薦士詩ニ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ト云ヒ書錄解題送孟東野序ニモ首ト
 シテ子昂チ稱シ柳子厚モ文ニ辭令褒貶導揚諷諭ノ二道アルチ論シテ唐興以來稱是
 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子昂ト稱ス揚評事文集後序陳振孫ガ子昂首起八代之衰ト云ヒ書錄唐
 書ニ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傳本ト云フハコレナリコレ唐初文體
 ノ一變ナリコレニ繼テ張說マタ宏茂チ以テ波瀾チ廣ム李翰集コレ再變ナリ天寶以還
 元結尤モ毅然トシテ排偶綺麗ノ習チ變ズ晁公武謂クソノ文古鐘磬ノ如ク俗耳ニ諧ハ
 ズ邵齊讀書記高似孫モ亦謂クソノ文章奇古ニシテ蹈襲セズ子昂蓋シ開元天寶ノ盛ナルチ經
 ルトイヘヒ文格猶舊規チ襲フチ免レザリシチ元結及ビ獨孤及二人始メテ奮起シテコ
 レチ消除シ蕭穎士李華マタコレチ左右シテソノ道マス江蘇煥ナリ提要コレ三變ナリ
 武德貞觀ヨリ以來スベテ三變チ更テ文章始メテ古ニ近ク江蘇長翁集コレ韓氏古文ノ胚胎

スル處ナリ唐實錄ニ韓愈獨孤及ノ文ヲ學フト云フ必ズ據リ處アリテ云フナルベシ
志四庫サレド趙翼舊唐書韓愈傳ヲ引テ曰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尙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
 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於公卿間
 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尙行於
 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廿二史劄記然レハ獨孤
 及梁肅早シ既ニ古學ヲ尙ビタルナリ昌黎ソノ徒ニ從テ學ビタルナルヘシ新唐書ニ唐ノ
 古文韓愈初メテコレヲ倡フト稱シ文藝傳蘇東坡潮州碑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ト云ヘルガ如キ昌黎ヲ以テ首稱トスルモノハ彫ヲ斷リテ撰トスルノ功ハ實ニ元結獨
 孤及ノ數子ニ依ルトイヘシソノ時風氣初メテ開テ明コシテ未ダ融ナラズ韓愈繼テ起
 ルニ及ンテ唐ノ古文遂ニ蔚然トシテソノ盛ナルヲ極ムレハナリ四庫提要サレドソノ實ハ
 當時ニ於テハ唯一二ノ大儒僅カニ能ク知テコレヲ信ズルノミ

韓氏ト駕ヲ方ヘテ俱ニ古文ヲ倡フルモノナリ柳子厚トス又李觀アリ俱ニ相上下ス
 韓氏ニ從テ遊ブモノ皇甫湜李習之亦ミナ相與ニ載テ挾テ起ルモノナリ讀書紀

ソノ時文章コトノ變ヲテ古文ニナリタルニ非ズ語類百九故ニ柳子厚ハ今之後生爲
 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々相望
 ト云ヘリ與楊韓文與馮宿論文書ニ稱意者人以為性下筆令人愧則人以為好古文
 眞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ト云ヒ荅陳商書ニハ古文ノ世ニ用ヒラレザル由ヲ述ベ
 テ爲文必使一世人不_レ好得無與操_レ立齊門者比歎ト云フ又荅李翺書ニハ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ト云ヒ及ヒ李漢ノ言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
 且排ト云フヲ觀レバ當時ニ在テ公ノ文ヲ知ルモノ亦甚タ多カラザルナリ知ルベシ黃氏
 昌黎文法ヲ以テ皇甫持正ニ授ケシヨリ持正コレヲ來無擇ニ授ケ無擇コレヲ孫可之ニ
 授ケ孫可之集與友人論文書故ニ可之毎ニ自ラ詫リテ吏部ノ眞訣ヲ得タリト云フ可之卒シテソノ
 法中絶ス後二百年ヲ歷テ宋ノ古文始メテ起レリ

宋古文源流

唐ノ末懿僖ヨリ以來寢ク五代ヲ歷テ文格マタ日日ニ薄弱ニナリ行キ宋ノ初ニ至リテ
 モ猶ソノ餘習ニ沿テ文章スベテ儂偶ヲ尙トビシナリ柳仲塗開起テ始メテ古道ヲ發明シ

大ニ世風ヲ矯ムソノ初天台ノ老儒趙生ト云モノ韓文數十篇ヲ得テイマヌソノ旨ニ達セズ携ヘ行キテ仲塗ニ示ス仲塗コレヲ讀シテ歎息シテ唐ニ斯ノ如キノ文アリケル哉トテ遂ニ文ヲ作ルノ趣ル知リソレヨリ屬辭一意ニ韓文ヲ法トシテ因テ名ヲ肩愈ト改ム又字ヲ紹元ト改ムルハ柳宗元ニ意アルヲ示スト云フ東都事略柳開傳容齋筆談引既ニシテ又名ヲ開字ヲ仲塗ト改ムルハ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讀書志但ソノ文章艱澁ニ失ス四庫提要故ニソノ初メテ古文ヲ以テ廢クニ當テ髦俊ノ士相率テコレニ從テ遊ブモノアリト雖モ要スルニ僅カニ髣髴ヲ希フノミイマダ一古ニ及ニ暇アラズソノ間甚シキモノハ專ラ藻飾ヲ事トシテ大雅ヲ破碎シ反テ古道ヲ以テ用ニ適セズト云テ學ハザルニ至ル范文正公集尹師魯河南集序故ニ開ガ學ソノ身ニ止ルノミ四庫提要開ガ後ニ在テ古文ヲ倡ルモノヲ穆伯長穆伯長トス當時ノ學者聲律ニ從事シテイマダ古文ヲ爲ルヲ知ラザリケルヲ伯長者トシテ古文ヲ以テ倡ウテ後進ヲ誘ス東都事略穆伯長傳ソノ文章師承スル處ヲ考ルヲ四庫提要ソノ自ラ柳子厚集ノ後叙ヲ作りテ予少嗜觀韓柳一家之文容齋筆談ノ言ニ据レバ或ハソノ獨得スル所ニ出ルナルベシ又姚鉉アリ柳開穆脩ト相應シテ毅然トシテ

五代ノ弊ヲ矯ントス因テ唐文粹一百卷ヲ編輯スソノ意力メテ末流ヲ挽回スルコ在リ四庫提要又尹師魯少キヨリ高識アリ時輩ヲ逐ハズソノ兄源尹コレナニト俱ニ伯長ニ從テ古文ヲ學テ大ニソノ道ヲ振起シ名臣言行錄引邵伯溫學卓然トシテ五季浮靡ノ習ヲ挽回ス四庫提要故ニ歐陽公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紹興邵博溫モ有宋古文修爲巨擘而洙實開其先ト云ヘリ聞見コノ時又蘇子美アリテ實ニコレヲ左右ス四庫提要子美天聖ノ間世舉テ時文ヲ以テ誇尙スルノ時ニ當テ獨ソノ兄才翁及ヒ穆伯長ト俱ニ古文ヲ作爲ス頗ル時人ノ爲ニ非笑セラルトイヘ歐公撰蘇氏文集序歐公ハ齒子美ヨリ長ストイヘ同初メ歐公少キ時ソノ家漢東ニ在リソノ地ノ豪家李氏ノ子堯輔ト云モノ頗ル學ヲ好ム公因テソノ家ニ遊ビテ韓昌黎ノ文集六卷ヲ殘弃ノ餘ニ觀ルヲ得テ乞歸リテコレヲ讀テ歎クテ白學者當至于是而止耳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コレコノ時天下イマダ韓文ヲ言フモノアラズ公亦方リニ辭賦ヲ事トス河南ニ宦スルニ及ンテ始メテ尹洙ニ從テ遊ンテ相與ニ古文ヲ爲リ當世ノ一ヲ議論シテ迭ニ相師友ト因テ藏スル所ノ昌黎集殘本ヲ補綴シテ苦志探頤シテ

寢食ヲ忘ル、ニ至ル宋史歐陽修傳歐公獨書奪本韓文後遂ニ文章ヲ以テ當世ニ獨歩ス
 ソノ詞語ノ豐潤意緒ノ婉曲俯仰揖遜步驟馳騁ミナ韓子ノ體ヲ得タリ示兒コレヨリ以
 來韓氏ノ文始メテ世ニ行ハレテ家家藏シ人人誦スルニ至ル然レモ眞コレヲ好ムモ
 ノニ至リテハ野人ノ璧ニ議シ隨和シテ好ト稱スルニ過ギズ筆ヲ執テ文ヲ作ルニ至テ
 ハ往往ソノ體ニアラズ能公ノ文ヲ知ルモノハ當世マダ幾人モナキナリ日鈔コレヲ要
 スルニ宋ノ文體ハ穆脩ノ徒コレヲ唱ヒ歐陽修尹師魯コレヲ和シテ格力始メテ回リ天
 下韓柳アルヲ知リ王安石眉山父子曾鞏コレヲ羽翼シテ古文ノ一脉ヲ傳ヘシヨリ元
 ニ在テハ郝敬虞集揭傒斯戴表元陳旅吳師道黃潛吳萊明ニ在テハ方孝孺王守仁王慎中
 唐順之歸有光等古文ノ正派ミナコレヨリ出ツト知ルベシ

韓柳文區別

文章韓柳ニ至リテソノ盛ナルヲ極ムト云フベシ故ニ穆伯長ノ言ニ學者苟クモ古ニ志
 シ立言ノ域ヲ墮ソフヲ求メントシテ二先生ヲ捨テ由ラザルトキハ予ガ敢テ知ラザル
 處ナリト云ヘリ蘇本柳沈晦ハ古文ヲ學ブニハ必ズ韓柳ヨリ始ムト云ヘリ四明新本

レモ韓柳並ヘ云フモノハ亦概言ナリソノ實ハ二家ノ文ソノ力ヲ得ル處各各同シカラ
 ズ退之自言フ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上章ソノ文ノ奧術宏深ナルヲ孟軻楊雄ト相表裏
 ス子厚ハ雄深雅健司馬子長ニ似タリ崔駰蔡邕ハ多トスルニ足ラス唐世本傳柳昌黎ノ
 文ハ經中ヨリ來リ柳州ノ文ハ史中ヨリ來ル後見柳州ハ問前人ノ陳言ヲ取テコレヲ用
 フ昌黎ノ文ノ卓然トシテ一ニ己ヨリ出スニ及バズ宋景柳文ハ却テ學ビ易シ韓文ノ
 規模濶大ニシテ學ビ難キニ似ズ語類百柳文ハソノ意ヲ說破セズ讀ム人ノ會スルヲ能
 ハサランヲ欲スコレヲ以テ奇ヲ見ハサントスレモ實ハ柳文ノ病ナリ同韓文ハ一ニ
 經ニ本ツキ又孟子ヲ學ブ古文關柳子厚ガ文ハ國語ニ出古文關マダ西漢ノ諸傳ヲ
 學ブ國語ノ文ハ段落全シ子厚ノ文ハ段落碎ナリ去レモ句法却テ相似タリ文章子厚ガ
 楚詞ヲ作ルハ卓詭譎怪ニシテ韓退之モ及ブヲ能ハス退之ガ古文深閑雄毅ナルハ子厚
 マダ及ブヲ能ハス寓韓文ノ事ヲ論シ理ヲ說ク一一明白透徹ニシテ指シ擇ブベキナシ
 柳文ハ然ラズ事ノ經旨ニ及ブモノハ動モスレハ是非聖人ニ謬ル碑碣等ノ作ノ如キモ
 亦老筆ト排語ト相半セリ唯人物ヲ記シテソノ嘲罵ヲ寄セ山水ヲ模寫シテソノ抑鬱ヲ

舒ルニ至リテハ峻潔精奇ニシテ明珠夜光ノ如ク人ノ眼目ヲ奪フコトハ子厚ガ放浪ノ
 久シクシテ自ラソノ胸臆ヲ寫セルモノナリ且ミ十晩年ノ作トス昌黎ガ所謂大肆其
 大於文章^ココレナリ故ニ柳文ニ於テハ擇ブ^フナキ^コ能ハストハ云フナリ黃氏是レヲ
 以テ朱子云ク歐陽公文ヲ論シテ只韓李ト説テ曾テ韓柳ト説カズト語類百 黃東發モ亦
 盛ニ韓柳並ニ稱スベカラズト云フ抄蓋シ韓ハ六朝ノ學有リテ一掃シテコレヲ空ウシ
 ツノ液ヲ融シテソノ滓ヲ遺スコレソノ千餘年ニ絶スル所以ナリ柳ハソノ學有レト
 イマタ一掃シテ之ヲ空ウスル^コ能ハズコレ韓ニ及バザル所以ナリサレトモ二家ノ必ズ
 相輔ケテ行ハル^コ者ハ俱ニ先ツ東京六朝ニ從事スル^コ在リ方望溪獨韓ヲ宗法シテ柳
 ヲ喜バズコレハ方氏ノ學東京六朝ニ涉ル^コ淺キガ故ナリ國朝詩人徵略コレ公平ノ論
 ト云フベシ焦里堂稱極メテ柳文ヲ愛シテ唐宋以來ノ一人ト云フ聖經室二集通恐テソ
 ハ通論ニアラズ

唐宋古文區別

唐宋諸公ノ文俱ニミナ經子史三ノ者ニ根據セザルハナク歐蘇諸公ノ文孰レモ韓文ナ

祖トセザルハ無トイヘトモソノ遺詣スル處ニ至リテハ亦各各同シカラズ王荜孫云歐
 曾諸公ノ文古ナラザルニ非ズコレヲ韓柳ニ視ラブレバソノ氣質ノ厚薄材境ノ廣狹自
 ラ區別アリソノ故ハ韓柳ハ皆先ツ東京六朝ニ從事シテ後ニ發シテ文トナセバナリサ
 レバ柳氏ノ文ノ如キコレヲ韓ニ比スレバ亦自ラ間アリトイヘトモ試ニ歐曾諸公ヲシテ
 筆ヲ執リテ柳氏ノ文ヲ作ラシメバ必ズソノ能ハザルヲ謝スベキナリ揚甫未劉孟塗モ
 亦云ク韓退之ノ文起八代之衰ト稱スレトモ實ハ八代ノ精ヲ取リテソノ粗ヲ汰シ
 ツノ腐ヲ化シテソノ奇ヲ出ス八代ヲ掃テコレヲ去ル^コ非ズ宋諸公ニ至リテ八代ノ美
 ナ併セテコレヲ一空ス故ニソノ文章沈浸醱郁ノ致瑰奇壯偉ノ觀ニ乏シ孟塗コレ唐宋
 古文ノ區別ナリ韓柳ハ多ク貴重ノ字ヲ用歐蘇ハ唯輕虛ノ字ヲ用ト云フモ鶴林亦コノ
 處ヨリ分界ヲナスト知ルベシ要スルニ韓柳ノ文ハ奇傑ヲ以テソノ長ヲ見ハス宋諸公
 ノ文ハ明白暢達ヲ主トス中ニ就テ論ズルニ韓文ハ千變萬化變ズルニ心ナシ歐文ハ變
 ズルニ心アリ韓文ハ高ク歐文ハ學ブベシ語類百 歐文ハ和氣多クシテ英氣少クシテ蘇文
 ハ英氣多クシテ和氣少クシテ後見歐文ハ益温ニシテ自然暢達ソノ事情ヲ模寫スルハチ

シテ宛然トシテ見ルガ如クナラシム蘇文ハ長江大河ノ如ク一瀉千里ナリソノ次道ヲ開陳スル人オシテ惘然トシテ心ヲ動かサシム黃氏日抄コレ諸公造詣ノ概容ナリマタ東坡人ニ教テ檀弓ヲ讀マシム山谷謹テソノ言ヲ守リテ後學ニ傳フト云フソノ故ハスベテ事ヲ記スルニ當リテ動モスレバソノ意晦ラソソノ趣ヲカリカチソノ辭ノ言ヒ足ラヌナ苦シム多クハ文句ノミ蔓衍シテハツキリト言ヒ取りノ成ラヌフアリ檀弓ハ或ハ數句ニテ一事ヲ書キ或ハ僅カニ二句三句ニテ一事ヲ書キ取ルアリ文句ハ簡ニニシテソノ味深長ナリ事ハ相涉ラズシテ意脈ハ貫穿ス經緯錯綜自然ニシテ文ヲ成ヌテ以テナリ清波雜志王應麟ガ東坡文法ヲ檀弓ニ得タリト云フハコレナリ困學紀聞或ハ蘇文戰國策史記ニ出ト云ヒ古文關鑰金石例文章精義或ハ莊子ヲ學ブト云フ文章精義亦ミナ相須テ並ビ證シテ公ノ力ヲ得ル處ヲ知ルベキナリ

韓文來歴

韓文ノ尤モ及ブベカラズトスル處ハ字字根底スル所アリテ苟モセザルニ在リ故ニ黃山谷曰杜詩韓文無一字沒來歴晁公武モ亦云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試ニソノ一二

ヲ言ハソニ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ニ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ハ漢書杜欽傳ニ昔者周公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ニ本クオノ字ハ金縢ノ周公自ラ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ト稱シ論語ニ夫子ノ周公之才之美ト稱スルニ本ク德ノ字ハ羣聖人ヲ泛稱スベシ周公ヲ稱スルニハオノ字欠クベカラザルヲ知リテコノ一字ヲ下セシナリ又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ノ勤字マタ金縢ノ昔公勤勞王家ト云フニ據リテ周公ヲ稱スルニハ勤字欠クベカラザルヲ知テコレヲ用シナリ又送許鄆州序ニ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コノ喜字先儒ソノ解ヲ難ンズ沈德潛ハ喜字或訛ト云フ家八文讀陳少章ハ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ト云フ韓集今考ルニコレハ詩ニ女子善懷ト云ヒ載左傳ニ慶氏之馬善驚ト云ヒ載荀子ニ愚而善畏ト云ヒ載漢書ニ岸善崩漢書志ナト云フ善字ヨリ變化シ來ルナリ荀子楊倞注ニ善猶喜也漢書顏師古注ニ善崩言意崩也ト云フニ據レバ善喜二字同義ニテシバノヒタモノナド云フ義ナリ故ニ韓公コノ一字ヲ下シテ聖君賢臣際會ノ難キヲ見ハス喜不相遇トハ兎角ニマハリ遇ハヌト云フホトノ義ナリ爭臣論ノ耳司聞而目司見ト云フノ文

ハ儲同人ハ尙書ノ汝鵬汝明ノ句ヨリ悟入スト云フ今考ルニコレ亦左傳ノ屠蒯ガ言ニ
 汝爲君耳將司聽也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昭九年本クナリ新唐書ニ公ノ文ヲ稱シテ造
 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ト云ヒ傳公亦自ヲ稱シテ惟陳言之務去ト云ヒ答李マダ惟
 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ナド云フニ据リテ公ノ文章ミナ己ヨリ生造シ
 出スト思ヘルハ誤ナリ只ツノ字句ノ經傳子史ニ根據シ來ルモノ一精鍊シ出シ字
 融化シテ渾然天成一モ斧鑿ノ痕ナシコレソノ及ブヘカラストスル所ナリ

古文有本

古人ノ文多クハ本ク所アリ唯ソノ步驟馳騁ノ妙卓然トシテ別ニ一家ヲ爲スヲ以テ名
 手トスルナリサレバ昌黎ガ進學解ハ東方朔ガ荅客難避居楊子雲ガ解嘲ニ本キ珊瑚
 齊東野語類百卅九韓コレヨリ前崔駰ガ達旨班固ガ賓戲張衡ガ應問等ノ屋下ニ屋ヲ架
 スルノ陋ヲ一洗ス容齊送窮文モ亦楊子雲ガ逐貧賦ニ本ク芥隱筆記避居諱辨ハ吳
 ノ張昭ガ論舊名諱ニ本クト云ヒ古文又北齊顏之推ガ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
 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開改布帛爲布皓改腎腸爲腎修也祖トスト云フ錢

毛穎傳ハ南朝ノ俳諧文ニ本ク袁淑ガ驢九錫藝文類聚九十一
 類ニシテ小シクコレヲ變ズルノミ避居佛骨表ハ全ク傅奕ガ上高祖疏ノ五
 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
 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
 齊襄尤足爲戒本ヨリ脫胎ス五百家注引邵太史又姚崇ガ遺議ニ曰今之佛經羅什所
 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
 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
 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
 齡此時無佛豈抄經籍像力耶唐書コレ又昌黎表ノ本ク所ナリ該柳子厚ガ封建論ハ
 呂氏春秋兵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
 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ノ說ヲ祖トス黃氏梓人傳ハ呂氏分職篇ノ使衆能與衆賢功
 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宮室已成
 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ニ本ク紀漁者對智伯ハ列子湯且子ノ

釣ヲ説ニ本簡乞巧文ハ楊子雲逐貧賦ニ擬ス容齋晉問ハ枚乘七發ノ體ヲ用テ別ニ機
 杼ヲ立ッ備毅ノ七激張衡ノ七辯崔駰ノ七依王粲ノ七釋張協ノ七命並見藝文類ノ類ス
 ベテ漢晉以來諸文士ノ弊ヲ一洗ス容齋游黃溪記ハ太史公西南夷傳ニ倣フ因學歐公醉
 翁亭記ハソノ步驟阿房宮賦ニ類ス畫錦堂記ハ盤谷序ニ似タリ劔湖鈞秋聲辭ハ風賦ニ
 似タリ西河合集書本論ハ原道ニ似タリ上范司諫書ハ諍臣論ニ似タリ書梅聖俞詩稿
 ハ送孟東野序ニ似タリ示兒送廖倚序ハ即退之ガ送廬道士序ナリ藥師院佛殿記ハ
 即坊者傳ナリソノ隱公攝ニ非ルヲ論ズルハ何氏膏肓ニ本ク堯舜后稷世次ノ差舛ヲ辨
 スルハ杜預春秋釋列世族譜ニ本ク文鈔老蘇ガ漢高祖論ノ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
 ハ唐ノ李德裕ガ羊祜留賈充論ニ本ク能改齊東坡ガ黃樓賦ハ氣力晉門ニ同シ赤壁賦
 ハ卓絕雄風ニ近シ亦ミナ自リ來ル所アルナリ珊湖鈞表忠觀碑ノ終篇趙清獻ノ奏ヲ述
 テ一字ヲ増損セズコレ漢書ヲ學ブナリ文章精義ソノ始メニ奏狀ヲ列シテ序トナシ制曰可
 ト云フニ至リテ係ルニ銘ヲ以テスソノ格甚タ新ナリコレ亦柳州ガ壽州安豐縣孝門
 銘ヲ祖トスルナリ學齋估畢萬石君羅文傳ハ退之ガ毛穎傳ニ依レルナリ蓋公堂記ハ子

厚ガ郭橐駝傳ノ意ヲ用テソノ面目ヲ變ゼリ箋新コレ皆前人ニ本ク所アリテ一篇ノ大
 體ヲ立ツルモノナリ

先儒論ズル所ノ外余マタ數條ヲ得タリ姑クソノ一二ヲ舉グ諱辨ハ漢ノ應劭ガ舊名諱
 議ニ曰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舊名諱今傳ヲズ此條
 所ニ見コレソノ證據昭ガ前ニアリ又北齊書杜弼傳ニ法曹辛子炎訟事曰須取署子炎
 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
 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韓公蓋コレ等ノ說ヲ推衍シテ一篇ノ大
 文章ト爲シナリ與于襄陽書ハ劉向新序ノ孫叔敖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
 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及ヒ王褒ガ聖主得賢臣頌ニ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ヲ祖トシテ一篇ノ議論ヲ生ゼシナリ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ノ周公
 ナ以テ論ヲ起スハ後漢書高彪傳ノ彪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酒覆刺遺融書
 曰昔者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
 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ノ文ニ本ク代張籍與李浙東書ノ盲於心盲於目ノ論

ハ莊子ノ警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道途ノ文ニ本テ一篇ノ議論ヲ成セリ、雜說ノ龍蟠、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龍ヲ以テ聖君ニ比シ、雲ヲ以テ賢臣ニ比スルハ、韓非子ノ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也、一段ヨリ變化シ來レルナリ、コノ外歐陽ノ朋黨論ハ、漢書劉向ノ封事ニ本キ、春秋論ノ趙盾非不討、賊許世子止非不嘗、樂ノ論ハ、劉知幾史通、感經篇ニ本ク、凡ソ此ノ類ミナ根據スル所アリテ、點化シテ一篇ノ大文章トナシテ、人ヲシテソノ述ヲ覺エザラシム、作手トスル所以ナリ

古人ノ文本ツク所アリテ、尤變化ノ妙ヲ極メシモノハ、柳子厚梓人傳ハ、郭象莊子注ノ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道ノ數語ヲ演ヘテ一篇數百言ノ大文章ト爲シ、丹鉛 老泉ガ仲兄字文甫說ノ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又也、ノ一篇ハ、詩伐檀ノ毛傳ニ風行水成文、曰、漣ノ一句ニ本テ變化ノ妙ヲ極メタリ、困學紀聞 上張侍郎第二書ハ、香山ガ秦中吟、傷友一篇、塞驢避路立ノ數語ヨリ、化シ出ス、丹鉛 東坡ガ

赤壁賦ノ末段、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ヨリ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ト云ニ至ルマテ、一節ハ、只是李白ガ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ノ一聯十六字ヲ用テ、演ヘテ七十九字ト成セリ、學齋 コレ等ミナ先賢獨造ノ妙ニシテ、及ブベキニ非ズト、雖モスベテ古人ノ一章一句ニ根據シテ、演ヘテ一篇トシ、或ハ數十句ト成ス、トハ從來作文家ノ伎倆ナリト知ルベシ

字句必ズ法ヲ古人ニ取リテソノ奇ヲ極ムルモノハ、韓氏畫記ハ、顧命ノ字法ヲ學ブ、文章 ソノ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句ハ、顧命ノ二人、雀弁執惠、四人、基弁執戈、上刃、一人、冕執劍、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桴、一人、冕執銳、ノ法ヲ學ブナリ、ソノ行者率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等ノ多ノ者字ヲ用ルハ、ソノ原考工記ノ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ト云ヒ、マタ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ト云ヒ、莊子ノ激者諍者叱者吸者呌者諒者突者咬者、齊物 ナト云フ者字ノ法ヲ用ルナリ、文 柳子厚墓誌ニ、十九ノ子厚字ヲ用ルハ、崧高ノ詩ノ十四、申伯ノ字ヲ用ヒ、烝民ノ詩ノ十二、仲山甫ノ字ヲ用ルノ例ニ據ルナリ、熊朋來 歐陽醉翁亭記ニ前

太守ノ姓名ヲ著ハサズ結尾ニ至リテ始テ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ト云フハ詩采蘋篇ノ結末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ノ法ヲ學ベルナリ文章ソノ通篇多クノ也字ヲ用ルハ易雜卦傳ノ例ニ依ル困學紀聞又莊子太宗師ノ不自適其適雜記ヨリ皆物之情ニ至ルマテ多クノ也字ヲ用タルヲ祖トスルナリ雜記東坡ガ鍾子翼哀辭ノ四言ヲ以テ七言ニ間スルハ荀子成相篇ノ句法ヲ祖トス困學紀聞表忠觀碑銘ノ天目之山苔水出焉ハ酈元水經ノ格ヲ用ルナリ清波雜志赤壁賦ノ自其變者而視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ノ語ハ莊子ノ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視之萬物皆一也ノ句法ヲ用タリ浩然齋雜談方山子傳ノ方屋而高ノ四字妙ニ曠ノ形狀ヲ盡ス屋ノ字後漢書輿服志方山冠ノ條ニ曠崇其巾爲屋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未遠冒也ニ本ク東坡豈一字トシテ出處ナキモノアランヤ滄邱雜記與職唐器書督記コレ等類ヲ推シテコレヲ考ヘバ古人ノ字ヲ用語ヲ下スニハ必ズ本ク所アリテソノ妙トスル所ハ圓通ニ在ルノ理ヲ曉ルベキナリ

圓通踏襲棄染

古人ノ字ヲ用ヒ語ヲ下スニハ皆定例アリテ杜撰ナルモノニ非ズソノ妙トスル所ハ圓通ニ在リ若シ錯リ會シテ字ゴトニ前人ニ蹈襲シ句ゴトニ陳迹ニ漆膠セバコレヲ死法ト云フ宋ノ俞成管テ文ニ死法活法ノ別アルヲ論セリ笠翁柳子厚曰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盪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與友人論文書コレハ六朝以來ノ蹈襲ノ弊ヲ矯ムルナリ又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遠是則大善矣與揚薛之書コレハ古書ノ文字ヲ用ルノ多キニ失スルヲ斥スルナリ摸倣ノ害甚シキハ第二也史通駸駸トシテ李王七子ノ弊ニ至ルヘシ劉知幾早クコレヲ辨ズ曰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史通コレ摸倣ニ過ルノ害ヲ云フナリ紀曉嵐コノ語ヲ以テ若爲七子發覆也ト云フ家範者コノ陋習ニ陷ルコト勿ルベシ又陳繹曾ガ棄染ノ一語極メテ妙訣ナリ染トハ如習韓柳習歐習蘇執一偏而不圓通皆是ト云フ文章コレハ一家ヲ摸放スルニ偏ニシテ變通ノ理ヲ知ラザルヲ斥スルナリ故ニ一意ニ韓柳ノ文體ニ似セントシ歐蘇ノ體格ニ摸擬セ

トテテ看ル人ヲシテ一目シテコレハ韓ノ某篇ヨリ出タリコレハ柳ノ某篇ヲ學ビタ
リト云フヲ知ラシムルニ至ルコノ類ミナ文ノ陋ナリ

爭臣論 范增論

東坡范增論ニ范增ガ機ヲ見ルノ早カラサルヲ責メテ增ヲシテ逃避ノ地ナカラシム
ノ末ニ至リテ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ヲ以テコレテ
結ブコノ法韓文爭臣論ノ前段陽城ヲ貶斥シ盡シテ末ニ至リテ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
不得爲善人乎ヲ以テ結ブニ本ツクコレ世ノ知ル所ナリツノ實ハ莊子天下篇ニ前ス
テニ墨子ヲ排撃シ盡シテ末ニ至リテ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ヲ以テ結ブコレニ家文法ノ本ツキ來ル處ナリ韓蘇文ノ絶妙ナル
ハ文家ミナコレヲ知レヒソノ法ノ莊子ニ本ツクハ前人イマテ論及セズ

放膽 小心

文章軌範ニ放膽小心ノ二目ヲ判ツコレハ文ヲ學ブノ道初メハ豪蕩ヨリ入りテ後ニ細
カニシマリテ書クベキヲ教ルナリコノ意ハ梁ノ簡文帝誡當陽公書ニ曰立身之道與

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文類聚廿三困學紀聞マテ歐陽修ノ言ニ文字既馳騁亦要
簡重王氏ト云フヲ祖トス蓋シ作文必ズ豪蕩ヨリ入ラザレバ筆端窘束シテ文氣活動
ノ機ヲ發スルヲ能ハズ故ニ先ツコノ處ヨリ根據シ來リ文字馳騁ノ勢アリテ後ニ始メ
テ簡重ニ歸スベキヲ教ルナリ

官名

官名ハ禮制ノ係ル所ナリ尤モ宜シク斟酌シテ謹テコレヲ書スベシ世ニ古今アリ境ニ
彼我アリソノ職掌崇卑モトヨリ相類セズ強テ彼土ノ稱ニ循ントセバ大ニ事體ヲ失ニ
至ルベシ彼土ニ在リテモ仍ミダリニ古官名ヲ稱スルヲ喜ハズコノノ北魏ノ時ニ在リ
テ李安世早ク既ニ明辨セリソノ傳ニ曰安世天安初累遷主客令蕭頤使劉纘朝貢纘等
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
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堂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
而殷勤亡秦コレナリ又孫樵曰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
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別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編孫可之集與真

ニ至當ノ言ナリマタ畢仲詢ガ幕府燕間錄ニ載ス范文正公人ノ爲ニ墓銘ヲ作り已ニ封
 シテ發遣セントシテ忽チ自ラ師魯ニ見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ト云テ明日ソノ文ヲ以
 テ師魯ニ示スニ師魯コレヲ觀テ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
 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ト云ケレハ希文憮然トシテ賴以示子不
 然幾失之ト云シト駭餘朱子モ亦云ク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
 代制度疆理皆溷亂不可考矣陶宗儀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續耕コレニ繼テ阮葵
 生茶餘張爾歧諸庵亦ミナ官名古稱ヲ用ルノ誤ヲ辨ズ焦循謂ク文章ノ道二途アリ經ヲ
 說キ古ヲ論ズルノ文ハ古ニ就テ古ヲ論ズルモノナレバ時俗ノ稱呼ヲ屢入スベカラズ
 行狀墓誌ノ文ハ當時ノ事實ヲ述ベテ將來ノ典要トナスモノナレバ必シモ過テ古ニ拘
 ハルベカラズ離菴樓集袁枚モ亦謂ク碑傳ノ標題ハ宜シク本朝ノ官爵ヲ書スベシ昔
 人スデニコレヲ論ズ但行文ノ處ニ至リテハアナガチニコノ例ニ泥ムベカラズ或ハ古
 稱ニ依リテ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ノ名ヲ稱シ或ハ俗ニ依リテ制府藩司臬使等ノ名ヲ稱
 スルコト古ノ大家ニ皆コノ例アリソノ古稱ニ從フモノハ渾瑊ハ金吾衛大將軍ヲ以テ扈

駕セルヲ權文公ソノ碑ヲ撰シテ公以大司馬翼從ト書ケリ奚陟ハ堯ヲテ禮部尙書ヲ
 贈ラレタルヲ劉禹錫ソノ碑ヲ撰シテ追贈太宗伯ト書ス宋子京ガ撰セル馮侍講行狀
 ニ大理寺ヲ廷尉平ト稱シ歐公ガ撰セル許平墓志ニ經畧ヲ大帥ト書シ歸震川ガ張之忠
 傳ニ某知縣ト稱スベキヲ錢唐令ト書シ浦南居士傳ニ某知府ト稱スベキヲ某太守ト書
 ガ如キハミナ俗呼ヲ脩メテ古稱ニ從フナリソノ俗稱ニ從フモノハ唐ノ時郡佐ト云フ
 ハ司馬ノ俗呼ナリ李玉ガ牛僧孺碑ニ宋申錫貶郡佐ト書ス又唐ニ院監巡院ト云フハ
 度支使鹽池監ノ俗呼ナリ韓文公ガ鹽法條議ニコレヲ用ルガ如キコレナリ小倉山房集
 袁枚ガ前ニ援ク所ニ據レハ凡ソ行文ノ間ニ施スニハ碑傳ト雖モ亦古稱ヲ用ルコト妨グズ
 今コノ例ヲ以テ推ス時ハ凡ソ行文ノ間始ラク彼土ノ官名ニ準擬シテコレヲ借用スル
 モ亦不可ナキニ似タリ余又韓文ニ就テコレヲ考ル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ニ曰方今居
 方伯連率之職送許鄧州序ニ曰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贈崔復州序ニ曰縣令不以官連
 帥不以信又曰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ノ類ミナ觀察使ト稱スベキヲ方伯連帥ト
 云フ唐ノ觀察使ハ周ノ時ノ方伯連率ニ類セルヲ以テ準擬シテコレヲ借稱スコレハ蓋